駢體文鈔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康刻譚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昔史臣述堯啓四言之始孔子贊易兆偶辭之端此上古之元音載道之華辭不徒以文言也及左氏傳曲臺記戰國之文百家之書莫不時引其緒至枚乘司馬長卿出而其體大備有書𠀋昭明詩之諷諫禮之博物左之華腴故其文典其音和盛世之文也後生祖述際齊梁而益工玄黃錯采丹青昭爛可謂美矣然不能有古人之意其蕩者爲之或跌宕靡麗浮而無實放而不收至蕭氏父子而其流斯極然其閒如任昉沈約邱遲徐陵庾信之徒爲之莫不淵淵乎文有其質焉惜也囿于俗而不能進厥體故君子有自檜之譏焉以至于今作者代興互有工巧世莫能尚揆其文善江鮑者豔厥體善徐庾者修厥文既其華不既其質習其流不探其源不可謂之善學者矣辨志書塾錄駢儷之文區其條爲三上焉者制作之文中焉者冠冕之制下焉者則齊梁之篇爲多而古人喻志之作入焉錄自秦始迄于隋幾以端其塗徑道其門戸而已夫人受天地之中資五氣之和故發喉引聲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徵言中徵羽此自然之體勢不易之理也其一言之中亦莫不律呂相和宮徵相宣而不能自知然則駢儷之文不由是而作者耶論者往往右韓柳而左徐庾殆非通論也余於此固未嘗學切好諷誦之大凡廟廷之上敷陳聖德典麗博大有厚德載物之致則此體爲宜吳江吳育序

原书空白页

駢體文鈔上編

卷一

秦嶧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琊臺刻石　之罘立石　刻碣石門
會稽刻石
後漢班孟堅高祖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封燕然山銘
蔡伯喈光武濟陽宮碑
魏曹子建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承露盤銘
梁陸佐公新刻漏銘　石闕銘
北魏溫鵬舉寒陵山寺碑
北齊王子淵上庸公陸騰勒功碑
隋薛元卿老氏碑
以上銘刻

卷二

漢揚子雲趙充國頌
後漢史孝山出師表
班孟堅竇車騎北伐頌
晉摯仲治太康頌
潘正叔釋奠頌
宋鮑明遠河清頌
梁簡文帝大法頌　南郊頌　馬寶頌
北魏高伯恭北伐頌
隋許務本神雀頌
薛元卿隋高祖頌
以上頌

卷三

漢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司馬長卿封禪文
揚子雲劇秦美新
後漢班孟堅典引
張平子東巡誥
魏邯鄲子禮魏受命述
漢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終軍白麟奇木對
宋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梁沈休文梁武帝集序
梁元帝職貢圖序
隋李公輔霸朝集序
以上雜颺頌

卷四

漢揚子雲十二州箴十二首　百官箴十六首
後漢崔亭伯官箴三首
魏嵇叔夜太師箴
晉潘正叔乘輿箴
張茂先女史箴
摯仲治尚書令箴
張孟陽劍閣銘
北齊王子淵皇太子箴
以上箴

卷五

漢揚子雲元后誄

魏曹子建文帝誄　平陽懿公主誄
後漢蘇孝山和帝誄
晉潘安仁世祖武皇帝誄　皇女誄
左九嬪萬年公主誄
晉成帝哀策
王恂晉武帝哀策
宋謝希逸宋孝武帝哀策文　宋孝武宣貴妃誄　皇太子妃哀策文
齊王仲寶高帝哀策文
江文通齊太祖誄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
梁王元禮昭明太子哀策文
陳沈初明陳武帝哀策文
以上誄哀策
卷六
漢景帝後六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後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明帝申明科禁詔
章帝建初七年禘祭詔　元和二年詔三公　元和二年祠明堂詔
和帝永元十二年恤民詔
鄧太后延平元年祭吏勑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駕幸丹徒詔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　大明七年告岳詔　大明七年校獵歷陽詔
宋明帝泰始二年禁采供不時詔
梁武帝設謗木肺石二函詔　罷鳳凰啣書詔
梁元帝次建業詔
陳後主勸農詔　太建十四年詔　追封吳明徹詔
隋高祖報李穆詔　賜高麗王湯璽書
以上詔書
卷七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漢宣帝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　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　元壽二年丞相遣郡國計吏勑　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勑
後漢陳孔璋爲袁紹王烏丸版文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
梁徐孝穆陳公九錫文
魏禪晉策
齊禪梁策
以上策命
卷八
蜀漢先主成都即位告天文
齊高祖即位告天文
漢匡稚圭禱高祖孝文武廟文　告祭毀廟文
後漢蔡伯喈遷都告廟文
齊謝元暉祭大雷何周二神文
江文通蕭太傅東耕祝文
盧子行遼陽山寺願文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以上告祭
卷九
漢王子贛敕掾功曹教
魏文帝以鄭稱爲武德侯傅令
曹子建黄初六年下國中令
宋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修楚元王墓教
齊江文通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任彦昇宣德皇后令
蕭彦達爲荆州刺史下教
邱希範永嘉郡教
陸佐公至潯陽郡教
梁武帝禁耆令
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　與湘東王論王規令　移市教　罷雍州恩教　與僧正教
梁元帝課耕令
周文帝下朝士令
以上教令
卷十
漢鼂錯對賢良文學策
公孫弘對賢良文學策
晉摯仲治賢良對策
郤廣基賢良對策
齊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梁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北齊樊孝謙升中紀號對　求才審官對　釋道教對　刑罰寬猛對　禍福報應對
以上策對
卷十一
秦李斯上秦王書
漢賈山至言
枚叔上書諫吳王
鄒陽上書吳王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劉子政上災異封事　訟陳湯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上元帝疏　上成帝疏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後漢劉毅論鄧太后註紀疏
劉子奇上桓帝書　改鑄大錢議
黄世英移疾疏
蜀漢諸葛孔明出師表
魏高堂升平諫明帝疏
晉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宋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謝希逸上封禪儀註奏　求賢表
齊蕭子良言臺使表　密啓武帝　諫斂塘役錢啓　上武帝請贈豫章王疑啓
孔德璋上新定法律表
任彦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别傳表
沈休文上宋書表
北魏蕭智亮考績表

邢子才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
隋柳彧請禁絕百姓作角觝戲奏
牛里仁請開獻書之路表
李士恢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以上奏事
卷十二
漢吾邱子贛難禁民挾弓弩
侯應罷邊備議
後漢蔡伯喈伐鮮卑議
孔文舉肉刑議
魏夏侯太初時事議
荀公曾省官議
晉摯仲治駁用古尺　祀皋陶議
潘安仁上客舍議
宋何承天尹嘉罪議
齊王仲寶南郡王冠議　諒闇親奉烝嘗議
以上駁議
卷十三
晉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
劉越石勸進表
梁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
沈初明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徐孝穆勸進元帝表
以上勸進
卷十四
後漢蔡伯喈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魏曹子建慶文帝受禪表
宋鮑明遠征北世子誕育上表
梁沈休文賀齊明帝登祚章
齊江文通爲建平王慶明帝疾和表　爲蕭公上銅鐘芝草衆瑞表
爲建平王慶少帝登祚表　慶王太后正位章
北周庾子山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爲齊王進赤雀表　爲晉
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盧子行爲百官賀甘露表
以上賀慶
卷十五
後漢陳忠薦周興疏
孔文舉薦謝該上書　薦禰衡表
蜀漢秦子勅奏薦儒士任定祖
晉陸士衡與趙王倫薦戴淵啓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劉柳薦周續之
陸休猷薦朱萬嗣表
梁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以上薦達
卷十六
漢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中山靖王聞樂對
魏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陳審舉表　上責躬詩表
晉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殷仲文解尙書表
宋鮑明遠侍郎報滿辭閣疏
齊王仲寶請解僕射表
王元長求自試表
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爲蕭太傅謝追贈祖父表　爲蕭公謝開
府辟召表　爲蕭公三讓揚州表　爲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
表　爲蕭公讓九錫第二表
梁袁千里謝武帝啓
陶宏景解官表
王僧孺奉府牋　爲韋雍州致仕表
沈初明爲陳太傅讓表
北周庾子山爲閻將軍乞致仕表
陳江總持爲陳六宮謝章　爲陳六宮謝表
以上陳謝
卷十七
漢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後漢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
魏鍾士季檄蜀
魏魏伯起爲東魏檄梁文
齊江文通討沈攸之尙書符
漢王子淵移金馬碧雞
劉子駿移太常博士
後漢竇周公讓隗囂書
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
北周庾子山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以上檄移
卷十八
漢王子贛劾匡衡張譚
陽方正奏罷鴻都文學
鍾元常上漢獻帝自劾書
晉劉大連劾周筵劉允李匡奏
齊任彥昇彈蕭穎達疏　奏彈曹景宗　奏彈劉整
宗元饒劾陳裒奏
梁沈休文奏彈王源
劉士章彈賈執傅湛文
以上彈劾

右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敷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裏詩書義必嚴以閎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之思耆以瑰爍之辭故高而不槬華而不縟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馬班已降知者蓋希或猥瑣鋪敘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琢以爲奇麗朴即不文華即無實未有能振之者也至於詔令章奏固亦無取儷詞而古人爲之未嘗不沈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詞深厚實見于斯豈得以唐宋末流潢蕩浮慥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駢體文鈔中編

卷十九
漢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王生與蓋寬饒書

鄭朋奏記蕭望之
後漢馮敬通奏記鄧禹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臧子源報陳琳書
王仲宣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魏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
吳薛敬文與諸葛恪書
晉伏文表與阮籍書
阮嗣宗答伏義書　奏記詣蔣公
呂仲悌與嵇茂齊書
劉越石答盧諶書
宋周義利報羊希書
齊張延符與尚書令王儉書
梁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王僧孺與何炯書
陸韓卿與沈約書
徐孝穆與王僧辯書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徐孝穆報尹義尚書
尹義尚與徐僕射書
朱瑒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以上書
卷二十
漢賈生過秦論
後漢班叔皮王命論
李蕭遠運命論
魏曹元首六代論
晉阮嗣宗達莊論
嵇康養生論
陸士衡五等論
潘正叔安生論
于令升晉紀總論
宋何承天安邊論
梁劉孝標辨命論　廣絕交論
北齊盧子行勞生論
隋李公輔天命論
以上論
卷二十一
漢劉子政上戰國策敘
後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序
王叔師楚詞章句序
晉陸士衡豪士賦序
石季倫思歸引序
郭景純山海經序
王逸少蘭亭集序
葛稚川抱朴子序
盧山道人遊石門詩序
宋張思光門律自序
齊任彥昇王文憲集序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陶淵明集序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全德志序　丹陽尹傳序　忠臣傳諫
諍篇序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標金華山栖志序
庾子慎書品序
北魏酈善長水經注序
陳徐孝穆玉臺新詠序
卷二十一下
漢司馬子長史記自序
後漢班孟堅漢書序傳
以上序類
卷二十二
漢董仲舒山川頌
王升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後漢蔡伯喈祖德頌　京兆樊惠渠頌
魏劉伯倫酒德頌
晉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龍威德頌　登遐頌
孫興公聘士徐君墓頌
齊江文通閩中草木頌十五首
魏高伯恭徵士頌
晉陸士龍榮啓期贊像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郭景純山海經圖讚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庾仲初虞舜像贊
戴安道閑遊贊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
後漢揚子雲酒箴
晉裴逸民女史箴
江道載逸民箴
後漢張平子綬笥銘
崔子玉座右銘
蔡伯喈黃鉞銘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士孫瑞劍銘　漢鏡銘二首
魏卞蘭座右銘
晉傅休奕擬金人銘作口銘
宋鮑明遠藥奩銘　石帆銘
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　漏刻銘　東宮後堂仙室山銘
庾慎之團扇銘
北周庾子山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東宮行雨山銘　東宮
玉帳山銘　至仁山銘　望美人山銘　明月山銘
漢崔子玉草書勢
後漢蔡伯喈篆勢　隸勢
晉衛巨山字勢
宋鮑明遠飛白書勢
以上雜頌贊箴銘
卷二十三
漢修西嶽廟記
後漢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王延壽桐柏廟碑
成陽靈臺碑
蔡伯喈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王仲宣荊州文學記
魏闕人牟準魏敬侯碑陰文
晉造戾陵遏記
齊王簡棲頭陀寺碑
梁沈休文桐柏山金庭館碑銘
梁簡文帝招真館碑　吳郡石像碑
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　皇太子講學碑
徐孝穆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以上碑記
卷二十四
後漢蔡伯喈胡公碑銘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太傅胡公碑　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陳太邱碑　郭有道林宗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袁滿來墓碑　胡夫人黃氏神誥　胡夫人靈表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齊王仲寶褚淵碑文
梁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北周庾子山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周柱國長孫儉神道碑　周車騎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北魏温鵬舉常山公主碑
以上墓碑
卷二十五
漢王史威長葬銘
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石埋于墓前
宋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宋張氏墓誌
齊江文通宋安成王右常侍劉喬墓銘　宋光祿大夫孫敻墓銘
梁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
梁簡文帝華陽陶先生墓誌銘　戎昭將軍劉顯墓銘
梁元帝庾先生承先墓誌　侍中吳平光侯墓誌銘
北魏温鵬舉司徒元樹墓誌銘
宋徐修仁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北魏崔敬邕墓誌銘
北魏故懷令李君墓誌銘
北周庾子山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周大將軍瑯琊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周譙國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後漢蔡伯喈爲陳留上孝子狀
梁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沈休文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齊江文通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
以上誌狀
卷二十六
後漢張平子大司農鮑德誄
魏曹子建王仲宣誄　仲雍哀詞
晉潘安仁楊荊州誄　楊仲武誄　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傷子辭　悲邢生辭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金鹿哀辭
哀永逝文
陶淵明自祭文　祭從弟敬遠文

宋顏延年陽給事誄　陶徵士誄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梁劉令嫻祭夫徐悱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
北周庾子山思舊銘
以上誄祭

右著錄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愨或豪侈而詄盪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興則詞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導先路王符應劭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然枝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殊體中郎之作質其有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

駢體文鈔下編

卷二十七
周淳于髡諷齊威王
宋玉對楚王問
漢東方曼倩答客難　非有先生論
揚子雲解嘲　解難
後漢班孟堅賓戲
張平子應間
崔亭伯達旨
蔡伯喈釋誨
晉束廣微元居釋
皇甫士安釋勸
夏侯孝若抵疑
以上設辭

卷二十八
漢枚叔七發
魏曹子建七啓
晉張景陽七命
梁何仲言七召
簡文帝七勵
以上七

卷二十九
漢揚子雲連珠
後漢班孟堅連珠
魏潘勗擬連珠
晉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宋謝惠連連珠
顏延年範連珠
齊王仲寶暢連珠
梁沈休文連珠
北周庾子山擬連珠四十四首
以上連珠

卷三十
魏文帝與吳質書　與鍾大理書　與吳質書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曹子建與吳季重書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曹子建與楊修書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應德璉報龐惠恭書

應休璉與滿炳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

從弟君苗君胄書

晉陸士仁答從兄安成王書

陸士龍答車茂安書

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

齊蕭子良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江文通與交友論隱書

梁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與何允書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　與蕭臨川書　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

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

任彥昇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沈休文報博士劉杳書　陳情書與徐勉

劉孝綽報湘東王書

謝幾卿答湘東王書

吳叔庠與施從事書　與顧章書　與朱元思書

北周庾子山答趙王啓　答移市教

周宏讓與徐陵薦方圓書

梁徐孝穆答周宏讓書　與李那書

李那答徐陵書

北魏王子淵與周處士書

周宏讓答王褒書

梁史世休答東宮啓

祖鴻勳與陽休之書

劉孝標追答劉沼書

何仲言爲衡山侯與婦書

北周庾子山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宋王元長謝竟陵王示扇啓　謝武陵王賜弓啓

齊謝元暉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隨王賜左傳啓

梁昭明太子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謝敕賚制大涅槃經講疏啓

十二月啓

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　屛風書

答公主餉胡子一頭　謝賚扇啓　謝東宮賜裘啓　東宮上

掘得慈覺寺鐘啓

梁元帝謝敕賜第啓　上東宮古跡啓　謝東宮賜白牙縷管筆啓

謝晉安王賜馬啓　爲妾宏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謝東宮賜城

傍橘啓　謝東宮賜淨饌啓

劉孝威謝賚錦被啓

張伯緒謝東宮賚園啓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

庾愼之謝東宮賜宅啓　謝東宮賚米啓　謝東宮賚古跡啓　謝

賚棃啓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謝歷日啓　答陶隱居賚朮

煎啓

北周庾子山謝滕王集序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謝明帝賜絲

布等啓　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謝趙王示

新詩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謝滕王賚馬啓　謝趙王賚

犀帶啓　謝趙王賚米啓　謝趙王賚乾魚啓

以上牋牘

卷二十一

漢王子淵僮約　責髯奴文
晉陸士龍牛責季友文
呑道元與呑公牋
後漢戴文讓失父零丁
梁吳叔庠餅說
後漢班孟堅奕旨
梁劉孝儀探物豔體連珠
陶通明授陸敬游十賚文
袁陽源雜九錫文幷勸進
韋琳䱉表
沈休文修竹彈甘蕉文
吳叔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孔德璋北山移文
後漢麋元弔夷齊文
晉陸衡弔魏武帝文
陳沈初明經通天臺奏漢武表
魏曹子建釋愁文
梁王僧孺懺悔禮佛文
簡文帝爲人作造寺疏
後漢仲長公理樂志論
梁蕭大圜志言

以上雜文

右著錄若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詼諧辨讔者流實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往往託思於言表潛神于旨裏引情于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檢就其徧者亦瀏理內苞秀采外溢不徒以縷繪爲工逋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爲游戲佻側洸盪忘其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關造作姸媸雅鄭每肖其人齊梁啓事短篇藻麗間見既非具體無關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
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膇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李兆洛序因端竟委之言披文相質之旨非深於學博乎文者不能及此

往年評駢體文鈔以李氏多精到語又自童幼諷誦丹黃雜題散見他所故辛亥秋輾閱評本識語甚略閱數年在安慶讀連珠七林有悟復于此本加墨篇各下語大旨不殊李氏偶有獨照亦匪定論以竢知者耳官全椒日行縣村舍中輒攜此書今年秋始再卒業篋中兩本評識詳略異同學子好事苟爲合寫亦微有益于文章機杼耶評此二本皆由後而前卷後題記月日著陳迹焉以自娛辛巳閏七月十有七日廷獻書時新令將上官漫卷詩書矣

李氏錄文未注所本體例不及張氏賦鈔之善亡友莊仲求有校定本甚精不可復見獻又書

獻賀慚子輿雅好文章李氏斯篇恆在几席勞人道長無閒舟車日月不淹卄有餘載丹黃點勘錯出他本緣素是非久不自識光緒乙亥于役鎖院四十餘日自下涼秋蕭瑟而已獨處多暇隱几微吟重發行篋首尾加墨簡書事竟卒業最篇初心夙好頗有異同進退之故以諭羣彥九月十日雨後譚獻記

後得蔣季卿刻嚴鐵橋全唐以前文目補注目錄下前人之勞後人之逸也獻再記

李斯繹山刻石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按此文史記獨不載然其詞固非後人所能僞也○○○疏鑿大手奚斯吉甫亦長其横　初變詩書一以駿厲疏鑿大手

此在泰山立石之前初誇大其幷兼六國故首述其在昔稱王繼及上薦高號繼乃頌其一家天下而不及其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李斯泰山刻石 史記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禪梁父刻所立石○○○精碩亦何減誓誥

此以封禪望祭立石故其詞特莊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李斯琅琊臺刻石 史記於是乃並海以東過黄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作琅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囊括幷吞之氣振盪于文字間

前半是頌秦德後半是明得意始皇登琅琊而大樂之故其詞特鋪張盡致　此及上二刻皆二十八年所立而詞皆稱二十六年者原幷天下之始而言也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國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士卒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維秦王兼有天下以下乃誦之序也反居誦後所以重誦也○○○古昔作序未有不居後者其身未歿云云識烈于胡亡

李斯之罘立石 史記二十九年始皇東遊登之罘刻石○○穎銳稍變

史記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蓋即刻所立

之石也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方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李斯東觀刻石〇〇各極後斂之用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幷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李斯碣石刻石史記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〇〇〇變化盡奇

特從壞城郭決通隄防用意爲後人因事立碑之式　東觀碣石二刻皆按時事言之昭設備器職臣遵分常職既定云云語皆有所指也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幷諸侯初一泰平平當爲宇與阻撫韻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李斯會稽刻石史記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〇〇〇

此在焚書坑儒大定法制之後故有考驗事實貴賤並通云云楚越俗薄故於宣義廉清尤詳言之也　秦相他文無不詄麗頌德立石一變爲樸渾知體要也其詞其氣便欲破除詩書自作古始亦即焚書坑儒伎倆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别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清峻又爲一格前後反正爲章法較有蹊隧

班孟堅高祖泗水亭碑銘〇〇已有姿致　漸就整密一變西漢之格

全學子雲古勁便欲相匹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劉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

班孟堅十八侯銘〇〇但見氣體無句可摘高于全史贊語

軏軏相國宏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于酇右酇侯蕭何　兟兟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輿
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右將軍舞陽侯樊噲赫赫將軍受兵黄
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右將
軍留侯張良　懿懿太尉惇厚樸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國兼
幷見危致命社稷以寧右太尉絳侯周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
而匡傾與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右將軍平陽侯曹參洋洋丞
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右丞相戶牖侯陳平堂
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功成德立龔封南宮垂號萬
春永保無疆右南宮侯張敖衎衎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恥
愧景刎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右衛尉曲陽侯酈商煌煌將軍輔漢久長
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右將軍潁
陽侯灌嬰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及要荒
聲騁海內苗嗣紀功右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勤陳破
敵以威靈金曜楚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右將軍陽陵侯傅寬斤斤將
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折衝扞難遂寧天下金龜章德建
號傳後右將軍信武侯靳歙明明丞相天賦庭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
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右丞相安國侯王陵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
使全璧身泚項營序功差德履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右將軍襄平侯
韓信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楨功
成食土德被遐邇古文苑注邇當作邑○右將軍棘津侯陳武晏晏曲成輿從龍騰安危
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右曲成侯蟲達肅
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徽諸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
土勳乃永存右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
入軍討敵項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右將軍青陽侯王吸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瑰瑋絶特追琢金玉之文崔蔡能爲也
寬博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王登翼王
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
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
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方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
以八陣莅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
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
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
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
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
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
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蔡伯喈光武濟陽宮碑○○厚重上追孟堅碑刻之文至伯喈別成規矩遂爲千秋效法
中郎之文皆雍雍矩度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
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
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
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
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
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
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
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己未
即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三年方內
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
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
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

麗顯融越不可尙小臣河南尹肇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

赫赫炎天爰耀其輝篤生聖皇貳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兇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曹子建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閔紆茂懿

亦是步武中郎 垂緒縱送頗窺太史不僅步武中郎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二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史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大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尙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代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王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赫其靈遭世霿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紹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曹子建承露盤銘有序作頌 一○佇色揣稱

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逕四尺下盤逕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爲銘銘曰岧岧承露峻極太清神若礌魂洪基嶽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纏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幷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載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陸佐公新刻漏銘○○整栗有度 辭尙體要淵規淑鑒

銘起盤盂辨物當名貴嚴而肅文雖失於辟積而密藻可觀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

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衡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靈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宏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策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寧可以軌物治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還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鍿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靈咸和餘舛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疏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楹席事百巾机寧可使多謝會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爲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鑿刁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圜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條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淵罔戰授受靡僭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製作大手整栗自然豈燕許沈宋所能

陸佐公石闕銘○寬緩是當時文體難盡責以尊嚴惟組練含容功力自遜刻漏

以典章法度之所係而絕無尊嚴閎鉅之思詞靡裁疎不及刻漏銘遠矣錄而論之以示軌轍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靡托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鈞陳翼百神禔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宏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衝而禽廬九傳檄以下相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泥首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還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留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會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旋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舟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

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模前王典故莫不芟荑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遊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方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元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崛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烟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銘詞不弱

溫鵬舉寒陵山寺碑 ○○ 夭矯騰驤負聲結響振清綺以雄麗宜乎山之傾倒也

此亦紀功碑也託之佛寺已爲失體文亦委薾不振以其爲唐初等慈昭仁諸文嚆矢故仍錄之 必以爲具體亦拘

昔晉文尊周續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尙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璧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斂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幾成務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胸懷擁元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囋上聞于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塗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嚾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王子淵上庸公陸騰勒功碑 ○ 設色不革怯措意沈靜亦是完篇方之齊梁浮響尙少

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衞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于三峽蹇產九折崢嶸高峯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晉通終因束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于天樞頓八紘于地絡彭濮未恭卬筰不討外憑劍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楯酋豪斯榆君長歷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荊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波洽沒建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司公奉天討星言載塗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致設壇之禮衞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鐘鼎大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勳斯樹某等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于陸霸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

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㶚道西通夜郎內憑玉壘外阻銅粱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鑴銘刻勳遠隔年代懸感風雲感德必祀千載斯文銘語奇逸此意他文未見

薛元卿老氏碑○從容大雅不厭鋪棻

文字因題而異亦因所施而異意存揚頌遂泛濫而忘其所歸是忘題也爲老氏立碑不詳立碑之意而詳立碑之人是忘其所施也自梁以下其蔽皆然駢體之遂爲分途皆自此等爲之厲也此唐初四傑之先聲其小異者尚有疎樸之致評以疎樸頗入微南朝文章惟晉人有之耳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

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息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于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于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于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本本其唯大道乎

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因以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市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衎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刑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

皇帝誕靈縱睿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鏡衢罇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鬬天齊地軸之所蚍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延奸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攙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

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君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墄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鸞鷟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鵷鵲

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于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興慚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璧水闡揚儒業綴五禮于將壞正六樂于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咸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宏三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潤塗納烝民于壽域

旄頭垂象窮變成形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漢桑乾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朝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

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

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地以效徵三足神烏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遍于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烟三農應銅雀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尙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禔猶恐祀典未宏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尙想元極壽宮靈座麞鹿徙倚華蓋剗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藩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皐東連譙國望水置槷揆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員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衞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事存元守一之傳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于王者冥福資于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將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

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六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慚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尙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眞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險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先浮元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遠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祠雙碑碎石惟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耀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贄王會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慚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銘語帖題文致遒婉

駢體文鈔卷一

騈體文鈔卷二　　頌類

揚子雲趙充國頌○賞厚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緒

史孝山出師頌○壯闊

蓴於子雲勁于中郎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六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搆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令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班孟堅竇車騎北伐頌○語奇句重下開昌黎

但頌車騎之功而不歸美命將之人殊失立言之體宜昭明不之錄也然其詞奧美且可以備頌之別格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榮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余光鏡野武旗冒蜺衝難鹿超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迹探梗莽採嶰阨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胄積象如邱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譟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宏濃恩降温澤同庖廚之珍饌汾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襗行無偏勤止無兼役怯蒙識而愎戾順二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郡跨祁連籍庭蹈就疆獵崝嶺轔幽山趨凶河臨安侯軼焉居與虞衍顧衞霍之遺迹覩伊秩之所邈師橫騖而庶御士怫慍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垠粮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夃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橐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隆高禋廣鞮以宏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雲濃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興有訛脫不可句讀嘉卉始濃土膏含養四行分任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宏昭德音超兮眇天濳眇兮與神參

摯仲洽太康頌晉書虞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吳寇初平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和雅亦有韻致

此專爲平吳而作詞有限斷故不爲空綺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蹔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遐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旌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

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駸駸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二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末二語如綴效封禪文而不得其理也　末語尚不為累

潘正叔釋奠頌 有序○

理勝於辭規諷得體　味薄氣平

有典有則義兼箴誨異乎鋪張之詞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二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於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宏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於西序顏回侍於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元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於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闛闓般辟俛仰可以澂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於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宮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聖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二元迭運五德代徽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會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佩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時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宏我以道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擣藻絲匪元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攀龍是廁身藻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

鮑明遠河清頌 ○

辭灌之功光輝斯發　開張工健無一閒冗之句　序亦有頓挫節族未可與簡文並論

大抵華腴害骨然明遠采壯箭文思清固一時之傑也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儀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元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螾爰定祥歷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

寢詩人于是不作膚非惑與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元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燿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貉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振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燕無留飲畋不槃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照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栖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撓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繁溢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閈有盈歌吹無絶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腴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力之士蘊儛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于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纏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古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其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裁俗文教也殊華逋獦束顙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厭應如彼惟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韙命潤色縢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祭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于後絶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乃作頌曰

竊刊崩石摭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綿邈鉅生大年贍學淵聞聲繡成景粉繢顥軒徒翫井科未覩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淩周躐殷蹶唐轢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虎御三傑龍步八埛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龜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恆通變一物有違咸言毀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籍體酎秋羊封壇春骼嬰耄兼粱鰥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邕風宣分衢讓畝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猋驚文憲精宏戎容犀利樞鈐明審程藝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覬桴鼓凝埃烽驛垂纓銷我長劒歸為農器閫外水鄉鄣表炎國隴首西南渤尾東北𧈧𧈧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棧轉隼邛僰狠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班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晨莩德宿宵映海無隱飈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閨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象匀匪直也斯偉慶方臻注彼四瀆媚比雙川伏靈遙紀閟貺遐年澄波海嶽鏡流蒸山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眂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潔源濫壑會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闡諸師說天竦聽窋介焉如響匪遠匪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

尸膈人術訏謨布憲絲言盈室歲有綿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
稟和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
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居鼎足槃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
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
鋪德樹聲

梁簡文帝大法頌并序○非徒平近固無取乎冗長

大法馬寶題皆不經而文之華腴不下顏鮑且裁章宅句彌近彌
平斯固後來所取法故亦不能闕焉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參漏重
瞳衡表連珠文爲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
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尙宏事殷之禮且屈在田
之則自五昴朝飛告赤文之瑞其兩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歸鼎
運斯集焦門厭棄德之君鮪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之睠命當
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王霸於時鳳凰裂序蒼
赤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水發圻乃緯九數而正之陰
兎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暉之攝提乖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
以辨之維冠冕於已頹綴珩珮於既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
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
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丘
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祥風煙效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
聽隃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疏
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建
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渢渢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緗縹
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栗殺青玉牒石記塡委
廣內暉煥麒麟置台命袞法河依嶽建職樹司區雲祥火高山容與
赤徼還迤色麗文譬章硏織鳥諫鼓高懸芻言不棄肺石通愬書謗
橋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姦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滌
海澄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熟玉輦詎率而銀甕
斯滿河光似纍樹彩成車氛氳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磊硌徵祥布濩
金鱗鐵面貢碧砮之琛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
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叔召虎之臣均鼙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秘韜
握朱元之異略受脤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
度金城而奏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脈西出天渠
昆夷罷患夙沙自服擭犬戎之鹿縣密須之鼓櫜街有受纓之虜詔
水觀受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浹乎無外
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應體乾之宏跡將欲改權教示實道遣
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扆神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
姑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
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
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
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骼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之
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階乎出
世也紫府青丘陘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太
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斯蓋
止愛久齡事在諸己篤而爲論彌有未宏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
之難徒階三淸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
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界
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
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如憑逵濟咸賴歸依曄乎若朝日之開衆
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爲般若
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無底籠萬善乎無相兆四垓而無邊
譬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

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羣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震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暘紀歲元枵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為金沼變鐵網為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櫨巖巖百栱穹窿紅壁元梁華榱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甍繞霤蓮抽井倒冒宇臨窗彤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峨峨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塹傍暉金薄之甎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皇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淄之地下層臺累駕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溫室含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鶴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闕故銅楹三丈追嵩井幹玉樓十二遙恥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忉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綿蠻霮䨴吁哉其不可狀鏘鏘盱盱瓌璚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璧日揚精景雲麗色熏風徐動淵露微垂後距屯威前茀警列武較星連鴻鐘吐響運天官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鑾豹服鼉鼓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象飾魚文佽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劍虎賁弢羽豈假鳴烏之射湛湛奕奕轔轔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雕輦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獅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愍二請之慇懃啓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宏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祕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於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化械士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犂普息詵詵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辯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寫瓶之思竝沾染氎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鬱搖動色請益無倦百司俱列簪履相趨豐豹焜煌華綬苒弱謂舍衛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illegible]除三比夫歌南風尙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距於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雄雄吐色珠火非儔曈曈上映丹紫競發榮河恥其祥潤汾陰陋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林般若聿宣通身盡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有若符契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宏懷焉之至誠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為心非關諸己荷負無倦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為西巡東狩讚頌以興柴山望祀詠歌斯作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為頌曰

玉牒悠𡨴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瑱姬水開璜河澄待聖海謐期皇方天譬地功歸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九華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修璧水洞啓膠庠輕軺徵聘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馥蘭綠字摛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踰月窟東漸扶桑阜宮類禹解網如湯銜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其鎲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液池下鶴高梧集鳳赤熊旦繞素雉朝翔觀玉伯友道訪西王遊經

建木巡指感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虬翼軑綠驥騰驤虎文駐蹕龍驂啓行闌干玉馬照曜天狼元旄映日翠鳳晞暘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㔶掃參差焜煌峩峩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不限四辯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讚揚空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煙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首萬壽無疆

梁簡文帝南郊頌 有序 ○題事正大故語有條理不至如大法之紕繆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官蒭言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篇氛氳於丹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熛祇之威曜卽璧月之遐照等乾覆之燾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弔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韶之世墜禮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袞咸作叶化台光麴蘖王風鹽梅帝載塵清世晏蒼兕無用其武功運謐時平鵷鷺咸修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弢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鼇之士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燥穀而紆珩組異人俊乂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雝容而廊廟謇謇同於多士諤諤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蕆彝於璧水九流八索亦繽紛於石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款關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禽越火枝之地銀甕卭杖踰沉羽之涘出赤野而連翩度元沙之泱漭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甑玉雞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總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邑比堯封委粟栖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煙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昃不勸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鑾旗徐動蹕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闡三明驚法雷於蟄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觶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抒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餧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沖秘隱嶙跨千畝於晉日閑曠麗遠吞七里於漢年五達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瀾漨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蕘光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牖穴懸紫殿仙宮霞騫鳥翥霧映倒梁日光疎敏玉桃卷葉銀樹抽芳百果千株三珠八柱朝葉與密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露禽乍聚望比翼之翶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故以能熊灼灼炫兩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烟而帶三靈圓丘閑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堦宏麗四維博敞宛若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承固是雕是琢鄙茅茨之爲儉非珠非玉嗤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閼星次營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將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壝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驥揚衡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鐃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鶡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管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塡塡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鄽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觴禮帝儀揖太淸秩羣望被大裘服山冕恭蒼璧之

明祀穆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籙同河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蜿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秸轡駕肩士女塡噎接袂爲帷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明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禮啓亭亭之業封天答貺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非薄微臣謬與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罄褊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氳遙哉邃古夐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朗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其一蛇軀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炤灼帝篆葳蕤廓寥中代合聖與誰於爍我后命世天飛其二玄默馭辯寂照兼眞就雲握曆望日臨民謙光履德義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其三期章孔備盛化宏道酌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杲其四肅恭明神遜聽前蹕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匏燔柴雲聳跨舜論韶寵堯稱拱其五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闈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鑾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其六蒲萄金橘靈壽木難素奈開署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閣彤丹葉垂疊雨花落重巒其七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辰炳燿七政承隆五方來洎四隩茲通懸繩度笮駕鹿追風其八既敷懋化復覩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霑墀紫概神草華平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其九照天漏渙遠肅邇睦惠靡齊民恩彌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茲景福其十

梁簡文帝馬寶頌○賦手詩心亦自韶雅

皇帝應百姓之心副四海之願復履玉衡還臨億兆天地交泰日月貞明至理惟新隆平方始遐邇壹體中外禔福含生欣欣若耘耰之逢夏雨懷情坎坎譬草木之值春風帝王之道超邁開闢睿聖之功殫歷邃古軒羲不足鄰柄堯舜不足憲章至哉大哉無得而稱也五月丁酉朔絲竹會于德陽之堂于時日進內宮星次鶉首仲夏之晷稍極陽城之圭蕤賓之鍾初應頻川之律縉雲旦卷南風晚扇惠氣入帷清陰周宇玉輿雲罕照日充庭羽林中權分階列校簪笏成行貂纓在席昭天之樂金石鏗鏘報地之禮威儀肅省詔以馬寶示羣臣太僕效官趣馬掌贊三令五申丞聯事舉八麗四圉給役相趨暉煜金鑣陸離寶勒天地無疆之德永星致遠之功鑾聝善鳴龍儀美稱沸穀權奇之威趨攄抑揚之態足轉驚電眼流含燭霧噴紛霏流沫飄灑數千爲壽豈待原蠶之禁萬里一息不藉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控其銜策伯樂不能辨其文機方知總轡崑岑周非吾馭張樂大野夏有慚德豈止沉河用璧獨有綠文之稱威德在木偏受蒼龍之名至於干將寶劍遙服晉鄭之軍蓮花爲玉騰威大海之際況乎馬寶義寶踰之方當夙沙自歸滑橋屈膝款關入塞偃武修文去病無出師之勞充國罷議邊之略五律成珍九河如鏡臣謹按瑞應經彌勒成佛經中阿含經覽悉經竝稱第三之馬者三千歲華子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方乘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硏機洞元備禮達義是以天不愛道白馬嘶風王澤效祥朱鬣降祉比夫圓蹄方足躑躅在郊風嘯雷奔聲遨處囿五彩依樹三雀登巢安髫鬌于當今弗擬議于休應百辟卿士咸稱萬歲伊臣不佞結慶雲霄親承詔旨預觀寶瑞手舞足蹈贊揚不足宴禮斯畢退而作頌其辭曰

帝廣運德欽明儀郊升道形聲德爲軌仁作經璇璣正太階平劃五禮和六英開四攝行八政轉輪皇飛行聖愍含識資惠命引蒼生歸法性菩提眞般若淨七寶均萬邦寧遜惇史觀陳詩域中大唯聖期闡元妙復孝慈解流澤隨因時刑已措續咸熙三農盛九穀滋萬祇

悅八神怡律有節曆得天景星曜慶雲連珠爲月醴爲泉民何幸值
皇年乾道應坤馬來度玉關升玉臺鏤錫煥鸞鑣迴槃雲轉堞塵開
千天駟百龍媒永伏皁櫪駒騄秣瑶粟秀芳芻九夷款四表清甿胥
樂輿頌輿

高伯恭北伐頌○醇質未漓　懇至似晉人
格高而氣卑意厚而語薄時爲之也然以視齊梁繁響則此固爲
雅奏

皇矣上帝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不融王猷允塞靜亂
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否逃命北轅世襲凶軌
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
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
積骸塡谷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野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
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埜獲
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
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
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

許務本神雀頌有序○氣足以載之　語有歸宿格雖凡近尚不至於猥雜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
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鳳之后
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治性靈含煦動植眇元珠於赤
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鱻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
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撝提建指
不肅清焉喉鈐啓閉括地復夏截海剪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
緜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
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士字民心爲百姓
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蚍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
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頻勤狼居之岫息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
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赬圖書漱醴半景
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
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
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貢元應特昭白爵主鐵豸之奇赤爵銜丹
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
飛武帳來賀文櫳刷采青蒲將翺赤罽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閒金
門日開兼留疊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冥徵得之茲日歲
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元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
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
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
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
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邱之
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
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
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綍綸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
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慚於往賢逢時盛乎曩
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元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祥圖
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乃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
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
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皁丹烏流火白雉從風
棲阿德劭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
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鷸扆銜環陛戟上天之命
明神所格綏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歌頌不足蹈舞

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薛元卿隋高祖頌有序 ○○頗得陳古刺今之義昏虐嗣主宜乎銜之

煬帝見而銜之以爲是魚藻之義然今尋其託諷之處亦殊不可得

太始太素荒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殊于羽族取類于毛羣亦何貴于人靈何用于心識羲軒已降爰曁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慚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分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元行定嵩洛水運據崤函未止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曆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鋩照野奸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戰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貐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于區宇出黎元于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鐘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于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宏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于日月內宮外座取法于辰象懸政教于魏闕朝羣后于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玁狁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于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國競結旄頭娉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于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于帷扆播神威于沙朔柳室氊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恆有僭僞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于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緜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太史改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于容旨聞一愆犯歎深于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宏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于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于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于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于天地終日乾乾誠慎于亢極陶黎萌于德化致風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邱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于穹壤和氣薰風

充溢于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于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元功暢洽不局于形器懿業遠大豈盡于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于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楚然乃作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元精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勾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跱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夷凶靖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元飛烟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衛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宥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皐虔心恭己奉天祀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元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元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想叡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爻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唐人爲之無此靈緒

駢體文鈔卷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〇〇〇 風骨孿於諸子華實化於騷賦譬之拳勇純以筋節運神氣不露聲色所以爲高

此非頌體後人亦遂無效之者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引喻處皆有噴薄之氣有神無迹

司馬長卿封禪文〇〇 襲舊六爲七此是何等志趣海嶽瑰狀金石奇聲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以允荅兢業立意故極波涌雲亂之觀而仍字字有歸宿此意揚班已不能窺況其下乎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羨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遊原遐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擇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柢之獸獲周餘珍收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寀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淸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喩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邁往之韻峻絕之骨奇宕之氣蕭疏之神頌語不襲商周幾欲抗手

楊子雲劇秦美新　○○　心苦于司馬辭慎于孟堅衆流山立語語金湯順逆集散與長卿或合或離紬繹之乃得文章機竅

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文之謂也然古藻駿邁之氣則與長卿並驅矣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尙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顚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芽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舋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

角之獸狚獶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莽經寶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元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允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轂句漸有轍跡劇秦處避重就輕辭恧心苦

班孟堅典引○辭義不能出馬揚之外　琢句益巧結體益順摹寫馬揚處有痕

裁密思靡遂爲駢體科律　語無歸宿閱之覺茫無畔岸此其所以不逮卿雲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

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元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允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恆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編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元秬黃鍪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温潤而澤故可密爾自娛

張平子東巡誥

非完篇然典則可法　中郎之流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胐率羣賓備

法駕以祖于東門居於靈宮是日也有雙鳳集於臺壬辰祀上帝於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爲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實愿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韙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兹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元知時萃於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氣甚靡尚不失爲雅音

邯鄲子禮魏受命述　衡成臺閣文體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不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元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釐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兹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日月光精氣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敘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勤功岱嶽升中上元斯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語無滲漏所以叶辭爲經　相如文如中郎碑版右軍正書不名一體此篇與巴蜀檄孰爲劍氣孰爲珠光讀者辨之

意雖寓規實則頌也解此措語之法乃能氣壯情駭　四子講德論倣之必俗此文倣之必駭世然必解此然後文有生氣藻麗絕特尤擷香拾豔之淵藪也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史記無人字疑脫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決流疏河灑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

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賓莫匪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從因遷延而辭退力爭上流言之亹亹終是頌不忘規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〇〇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即以品目斯文

張宛鄰云往時讀此文病其氣靡辭冗今再讀之始知其氣之淳厚辭之腴暢從容雅頌令人漸漬其中而不能自已此評與此文同不朽皋文喜中論亦是此意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彙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

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
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
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
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
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威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
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感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
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
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
者鄙也鄙殆之衆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
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龐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
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
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
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
遠乎陳邱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
集江海不以爲多鱣鮪竝逃九罭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
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
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
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
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
未巨過也愿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
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
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
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
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

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
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
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邱之
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
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
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咎犯趙衰取威定
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
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
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
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
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
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
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
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
潔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愿推主上宏風
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
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
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
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
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
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
秉賊其所臨治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竝施螫毒百姓征彸無所
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

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功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瞷剪髮點首文身裸祖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從難推波表裏瑩澈以視非有先生論覺恢詭舒和各極其勝春松秋菊華榮一致

終軍白麟奇木對○○駁足騰驤

此下諸篇爲後來卽事應制所昉皆頌揚多於述事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之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開闔動宕情文相生儷體之上駟也垂緒激射文字上乘開闔跌宕文之此爲開闔跌宕者歟

隸事之富始于士衡織詞之縟始于延之詞事並繁極于徐庾而皆骨足以載之初唐諸作則惟恐肉之不勝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崇函夏帝圖宏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睿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頼莖素毳幷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是

以異人慕鄉俊民聞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飾禮神之館塗歌邑頌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思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垝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允緹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芬藉觴醳泛浮姸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布筵稟和闓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〇〇　以意運辭可以取法寬博過顏而精練稍遜至于嫖姚生動同一機杼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矣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邱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宏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亡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薖軸之疾已消與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彰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穉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於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

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霓揚旍振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騶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停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咸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言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沈休文梁武帝集序○○矣一意滔滔運辭如有不盡可謂選言尤雅屬詞有體隱侯文之謹嚴者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王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德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音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援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擅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與絕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槧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乾籙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虡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車杕杜之讌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梁元帝職貢圖序○立言有體不徒浮藻詞足盡意不強爲閎肆故佳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邱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邱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李公輔霸朝集序○雖病冗散結響尚遒歸美推大運轉如意頗覺規模閎遠而蹊隧分明氣已漸濁氣頗壯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剏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

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棲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賓實非勳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宏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闥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塡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遜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卽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子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必多乖舛加以奏闔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蹔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治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實海之內忝曰一民樂趨之懷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史闕三字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夜慙惕史闕書露板及以諸人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史闕所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麓以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

駢體文鈔卷二

原书空白页

楊子雲十二州箴○○○子雲諸箴質多於文源出詩書者也本傳以爲法虞箴而推究盛衰折衷經訓才學識具備

子雲善倣所倣必肖能以氣合不以形似也細尋之乃得倣古之法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冀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兗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青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諸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祗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徐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揚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荊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豫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陳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益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雍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扼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荐臻迫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幽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組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并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抗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交州牧箴

揚子雲百官箴○○古文苑有分隸一二崔者

官箴不及州箴之贍鍊而古澤自足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廓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蕃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持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廓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光祿勳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摽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譙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衛尉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鑾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轡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與魯廄焚問人仲尼原醜孟子蓋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

駕敢告執皂

太僕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廷尉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

大鴻臚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譏子同高作秦祟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宗正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絲

大司農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躭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共僚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少府箴

温温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尙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執金吾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作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將作大匠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城門校尉箴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陘陸野有林麓夷原汙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尙

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
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上林苑令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
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
官宜其人七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掊克充朝而象
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淳孰不
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司空箴

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乎羣神我祀
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
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
躋僖臧文不悟文曒太室桓納郜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
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
之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太常箴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
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
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
漏言易稱不密則大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
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廟爲墟威
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尚書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
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
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
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
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
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
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
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博士箴

崔亭伯官箴○○雖稍平實要自溫潤大理一篇何讓子雲

雖不足繼武子雲而雅懿有餘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臺極委平國域制軍
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干戈載戢宿纏其紀上之云據
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
隆夏伊摯蹶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
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太尉箴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
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
九德咸事畜人用章黔甿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
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
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懋徒臣司衆敢告執籓

司徒箴

邈矣皐陶翊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
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弁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
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衞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
廣門愎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
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衞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
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

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沉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灾惡其效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大理箴

嵇叔夜太師箴 ○○ 前半故爲高論亦當時習尚然與嗣宗勸進牋用意亦同

此爲司馬氏言也若諷若惜詞多紆回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求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太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邱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宏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縠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遌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襲用漢人句法有痕

潘正叔乘輿箴 有序 ○○ 悚切序亦堅凝

彥和譏其義正詞繁信然然當晉武驕盈之時獨發讜論故隨事指陳反復致意自序所謂意詭詞野亦其苦心也 箴貴懇而奧子雲而外與此者希矣言之有物者皆在所取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補過教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丑

坻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謷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晳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緖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柰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張茂先女史箴　惠帝時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　○○　清華茂美極醇實是宋人所宗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尙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元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懽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摯仲洽尙書令箴　初學作張華今從藝文作摯虞　○　命意不同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村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循不長厥裔尙臣司臺敢告侍衞

張孟陽劍閣銘　○○○　精練

雖曰銘其體實箴也亦是步趨子雲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

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

梁益

王子淵皇太子箴有序　平鈍具體而已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懃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誠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正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疢甘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于前星秬鬯由于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

駢體文鈔卷四

原书空白页

揚子雲元后誄○文氣遒古

敘禪新處絶徵致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詞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渡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禪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夭隕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宏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絶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金當爲全央當爲殃）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社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譴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還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肅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夏撫鄠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元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嗚鳩拂羽戴勝降桑蠶於繭館躬筐執曲帥導羣妾咸循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退遡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有墮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曹子建文帝誄　章法渾成

文心雕龍云陳思叨名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子謂文之繁緩誠如所譏使彥和見江謝之篇更不知作何揮詆至其旨言自陳則思王以同氣之親積讒譏之憤述情切至溢于自然正可以副言哀之本致破庸冗之常態誄必四言羌無前典固不得援此爲例亦不宜遽目爲乖也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思過慕唐擗踊郊埜仰想窮蒼僉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民雲往雨絶承問慌惚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欲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没指景自誓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殪歿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曁三皇實秉道眞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於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闃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回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元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於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

亢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響瞻睹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戮違無輕心鏡萬機鑒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榮弗拘禰祖宅土之中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其檢導下以純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紞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絶域獻款內賓德儕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俶祜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均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濺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於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絶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絶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息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鑒吉凶體達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創元宇基於首陽擬迹穀林追堯纂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皇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往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元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兮痛閟闥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承凶諱以怛驚心孤絶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閡闕塞之嶢崢顧衰絰以輕舉兮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於我聽獨鬱伊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曹子建平陽懿公主誄○敘嫁殤有致

含意抑揚而授辭婉委此之謂不苟其模容寫貌則安仁金鹿等篇所自出也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猋雪雰凋蘭夭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實朗實極在生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咳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褓不停幃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不聆帝用吁嗟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珼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君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於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嶽爰構元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皓曜電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歿憐爾尚微阿保激摧上聖傷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關一閉曷其復晰

蘇孝山和帝誄 無萍

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銘章其辭

曰
忝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綱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閟宮有侐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愸少留民斯何怙歔欷成雲涕泣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潘安仁世祖武皇帝誄 貫以清思尚不嫌其淺狹尚有疎通之美

粤若稽古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元妙蒞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爲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帥奉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閭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其冒於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辦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讓禋封禪心棲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還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爲良永指太極寧神峻陽羣后擗踴長訣轀輬望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輅解駕白虎弭旆龍輴即定元闥載局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潘安仁皇女誄 敍色不俗

厥初在鞠玉質華繁元髮修曜蛾眉連娟清顱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亹亹其進好日之經辭令容止閑於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揚妙好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左九嬪萬年公主誄○ 秀不墮纖

昔蒲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尅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兩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生紫微日暉月明紅顏鬒髮金質玉形 二句據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四引補 既睟豔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閨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曄曄榮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煢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轜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

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
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晉成帝哀策○　巧而婉

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德
寄辭其辭曰

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光疊暉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元秀
夙達履德罔違鳳棲遐邈神宇凝夷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遺中
鑒無幽微韻隆汾陽道侔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亹亹神軌同天
攸縱爰有陽九紀綱中替姦豎肆逆牢羅失衛升降艱難協應神契
靈祚既保顯揚天命雺霧朝晞兩儀開鏡訓諮阿衡虛己絕正九功
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稜威電掃芟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
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遷背哀貫三靈痛流
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夷沖凝哉達識體正履終
衮龍既襲玉容斯幽登醪虛設觴爵靡酬墳牘莫啓聖迹誰修冥冥
我皇神焉何遊撫膺遐叫迸涕交流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陛殯羽翼
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鑾鳴衢旌旆徘徊六驥踟躕輕雲蔭轝流風
翼車哀哀同軌嗺嗺輓夫長號承幕泣涕漣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
我后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煢煢惟己渺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
令儀徽音在耳

王恂晉武帝哀策○○　悽淡獨絕

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轀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
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
名固理絕稱謂然祝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
髣髴其辭曰

惟皇作極五德迭允康實復夏武亦隆晉亹亹大宗希夷其韻鏡之
者元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

行遺其美廢華任眞捨荃存旨惟深通志羣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
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
簡則可從靜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圖陵
既衛威靈赫赫子來既搆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極役文教聿修
有恥且格迹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苑素羽
棲林殊柯通理異帶同根方融元液陶鑄斯民雲韶候奏比屋思淳
積祜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頹搆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雁
旻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幙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
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埏隧告啓史臣考吉警者
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驅紛以抗旂城闕儼以
整列馳道亘以通修悲平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翼衡
駟悲鳴而顧眄違華宇之晣晣即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緬終
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
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
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謝希逸宋孝武帝哀策文○○　聲實相副　選樓未采清麗爲鄰

應門洞望馳道南除叢塗已撤鬱鬯將虛哀子嗣皇帝擗摽池紼周
遑旌軫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盡百神纂而行雲沉萬國哀而
素霜霣衣冠緬邈弓劍不追敢緝謳頌髣髴希夷其辭曰

樞電皇根月瑤國緒胤裔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
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溫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聲芳納麓道昭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怊悵四始優遊
六位綴響蘭深緝言瓊秘悠哉梁踐眇焉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
鴻起荆河鸞遊楚漢泗濱霑明江區承煥陜左清郊棠陰虛館地維
不紐乾綱弛機羲庭薄蝕紫路流飛泣血派涘顧瞻川沂孝貫樞極
羲震寶圍誓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締華五雲卷燏雪怨園邑掃恥

瀛縣啓聖宸蓋集寶龍見王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裂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啓釁動算揮圖爰戡爰剪浹宙斯澄綿區咸鏡修風曉逸德星夕映溽露飛甘舒雲結慶禎被動植信洎翔泳彝禮克宣肇章必搆方堂饗極圓流肆胄南聳郊宮北清靈囿瑤軒春藉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鄗上呈祥介丘載佇在盈念沖成功弗處榮鏡中世烏奕前古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騰星玉几去襲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貿炎涼史詔龜筮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蜃輅之逶迤顧璧羽之容裔出國門而分天地向幽途而異身世龍旌鬱而青槐遠鸞䡖亂而白楊蹊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下蔕橋山錮雲穀林虧日輦道結寒松庭盡密芝蓋迫軫上驤眷巒萬寓肅其北轍靈阿閟其深隘南維有時傾離光不常鏡騰英聲與茂實方流華於舞詠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工絶　殊有宕逸之氣

淒麗之文江鮑特絶施之典冊每覺輕儇其於妃姬尚不嫌耳

此與文通齊武帝誄入後俱不作四言與哀策之體相亂矣不當援陳思爲辭也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途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霣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旐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

元邱烟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象分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怊悵秋暉展如之華實邦之媛敬勤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允瞀式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蕚均芳以蕃以牧燭代輝粲視朔書氛觀臺告祲八頌扃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輦翟毀袨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輧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烟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乎哀毀實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度旌委鬱於飛飛龍委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輼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天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謝希逸皇太子妃哀策文○有生動之致

楹凝桂酒庭肅龍輼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縫之掩綵悼副褘之滅華行光既宴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瑤有毀郁烈無湮藹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

霍岫虧天瀸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箅毓景帝里飛芳戚閈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曆幾望娣袂維艮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孌瓊相清徽就遠稷沴方搏臨華罷翠當曄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鑽氣變容衣中庭草曖階上螢飛傷縈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淒鸞䡖夕轉龍驂夜嘶綎既訣兮奠既徹背青闕兮去神闈旌掩鬱而還泛蓋逶遲而顧低素綍斂維華軿解馭山隧恆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沉委白日兮卽冥暮蘭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帝增八字淡語彌悲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於長寧陵禮也龍輁纚綍容翟結驂皇塗照烈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餙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動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壹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潤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居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闌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肆抄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園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王仲寶高帝哀策文○平暢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容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增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

靈源遙裔肇惟商邱聖功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美風允迪德音孔修月準數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炤外宏三至內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襲鼓磬屬響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敘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謨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君違斯政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效昏以忠登明資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坰禦姦以惠禦宄以刑獻捷宗禋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邇壹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旦杼軸興文偃武纘禹舊服所尚惟簡所寶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達元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映徽言夕永迹庇區服情深箕賴萬寓飧和百神受職粱甫欣儀雲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昃機炤惟寂達鑒靡傷慎終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玉軑之曒鏡動雲旗之逶迤振哀笳于八極響清蹕于咸池顧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憯憯其若垂感衣冠于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祜訴窮心于兩儀

江文通齊太祖誄○哀誄諸篇未有如此之詳盡麗詞相續綺繪自喜李評鮮采最當

華縟已極而敘次嚴整唐人遞相掇襲富或過之鮮彩終不及也直以碑版之體行之所謂累列其行也然天子稱天以誄似此辭繁不殺究爲失裁

日月虧華風雲黯色傷動紫微悲匝璇極嗚呼哀哉粵夏四月辛卯將還座於泰安陵龍鑾既整羽衛以陳深酸舊物掩咽故臣嗣皇帝承訣丹掖叫號青墀攀神光之一絕慟遠邇之何期弓劍有慕纂德寫辭僉曰若稽古聖璿圖靈鏡星樞發祥電光啓命誕惟弱齡惠示聰情如金如璧爰秀爰英於鑠冠歲騰華流藝允文允武克明克睿聿尚登學嚴道尊師宣數五禮優游六詩上疏舊滯旁鏡前疑才豁豔采筆盡麗辭在友斯悌于親伊孝儉恭共色夷阻一貌遊情勰矩縱心蹈教鄉術式慕州閭是效業優登仕先哲攸懋矧乃塞廓淵規

邃構宮府天地舟輿宇宙龍靜鳳戢斂奇擠秀昔在帝劉王室放命狡焉僞誕晦朔陵正鋒車北軼爟火南威太祖時乘爰茲發迹塞井滅勳夷竈鼃敵賞鏤王圖功鞬帝冊乃厲中葉天未斂難兵百袁曹禍十楚漢吳地前崩越壞首亂街號爟威火列金斷聚甲如陵獻俘爲觀北楚倔強曾未屈膝雲屯被野魚麗亘日廟勇既消國圖方匱神冊天開雄略世出凶劍鱗沉醜戈羽逸隻騎不還踦輪無匹厥庸戾止離珮委他犖鬱閶闔寵重山河皇彝有文朝采方藹頻煩金紐右右緹蓋毗戎肅禁參輦侍旆譽馥區中道夔坻外河濟國險淮泗邦塵要藩重設匪賢則親亦既推轂擁土庇民聲稜絕俗威懾殊鄰宋主陵遐紫殿遏密話言之詔詒在英粹寅亮大寶敷綸妙秘世識機鑒物宗淵懿無斁匪鍊靡奧不洎三階既馴五精惟至彭蠡九江地盡襟製亦有劉範衣纓是絕躍馬山岫泛舟河澨縞鏑星流紅旗電結鳩翼競扇豺牙爭礪禍纏紫禁兵交丹衛瑤扃若旍金扆如綴朝野傾儀咸歸上德實賴至公寫家提國懷險實泰危亡必克機進朝旦功定曛黑妙物更配具章重則深居擕外遙棲綿默高秩方臻元禮有序王曰念哉煇寵是與職褒宮閣任卷文武飾華麗貂縈金疊組宏猷溢俗曾芬冠古慓彼朱方亦惟宗秩陰圖食昴潛謀貫日征輪未晢偏旗銜律原燎既寂世嚚伊謐爰崇爰貴以望以實雁縣告靜象郡無虞杳鬱遠域清麗瓊都國填坻負朝委事虛實騖哲相嶽曜神居功美既損道富去益再紐契訓重匡禹迹方同范張濯情汾射散簪山郊解珮松石賴霞拂朝蒼煙憎夕韻屬元經恩流金液靈厭霸德少帝告釁滅慈滅養抵仁抵信枉獄炎鑪淫刑霜刃封忠翦義焚稚斲櫬慄慄萬坻曰怨曰震妖蜺將崩災裂昊蒼況乃鼎國資潞貧匡臨朝闌命遏昏立綱事緜毗漢義締翼商既綏地職亦懋天工權輿典緯俾作司空黼黻珊戈祐宇升庸徒賜先衮爰永渥沖實曰驃騎卷迹辭功寰寓睦政畿甸綸風沈氏滔天悖逆舊楚氣蹂

黃池志轢栢舉裂禮紊度毀經棄序黑騎黔山朱旗賴諸短兵相接長鍛爲羣顥如海岸矗似蒸雲合乃霧激離則霰分荊國既軼郢縣方焚袁劉二戾猋馳煒發聯謀制外儲兵襲內釁激瓊殿勢崩金闕志乘元璽圖矯秘鉞鴻妖逝星高稜乘月惟時諸侯上脫下競圖服滑蕩實綴仁聖煇燿國靈導揚主命曾規近晰深謩遠鏡左輪朱賴表裏斯定七德飾歌九功綷詠乃陟上鉉寵文方煇誕錫有秩綵吹旌旗贊政瑤光翊教太微實曰太傅爰登相國緝民以禮綜祇以德景福咸湊芳猷允塞羽泳式造紘縣是則金湯無險軌書攸同迥迥寵迹窈窈睿功寶珪黛壞俾王於東絢冊是敷懋物既崇設業設簴丹懸碧鏞於穆顯相黎元時邕冰州炎徼來獻其琛雁海龍關亦柔好音梁黿棧鼉越險浮深遠戎皆覲上靈畢臨山吐石青野降寶露瑞芝麗草珍柯爛樹人崩俗締元緯幽敷睠此妙德跂我王度進滯炎旻既變至公萎蕤嬌華文祖受終大宋有訓高擕萬邦容豫慶雲遊衍南風正服寶位圓光玉繩御繡懷古負黼夙興丘礙必靜淵漪咸澄勛扆有作黔黼其義矜卑廣慈合賤兼愛綴機剗賊輕章削罰迹去繁麥情歸素一軒靡龍刻楹無丹窋越賤申椒楚輟靈橘陵寢起邑池藻誰縣遙館罕御離房空薦惇教路宮淹神正殿斟酌信義左右律禮瑩彼皇維華茲國體冑業既樹璧流方啓漢求金岫吳實銅壍寧若睿德讓駟却劍實才爲貴唯功是念火職咸允雲官亦熙既皐方益匪稷伊夔無缺巡風寧竣辯詩玉燭調文元英最節乘山呈瑞航海歸覵不曠景冊靡空歲月受緯機衡兼甄詩史孫韓各辨莊墨異理昭政往藹洗鑠前軌逍遙星斗徙倚涼雲春飈方舞秋鴻初分式謠式詠載績載文邈哉我后淪泳賢聖磬品作號盡物歸政蒼黎汰歡元靈刷慶永戢嘉祉方寅景命締詳有文颺沛將掩理昧人詖道懸世險夐略遺圖忌華徇儉文閣陳几翌明告漸蜺僑闢食日月朏精矧在乘輿宇折宙傾祲纏鸞掖悲越紫扃去璇臺之照襲

珠殯之冥嗚呼哀哉帷宮低景輦路孅光惻柏門之黯黯泣松帳之茫茫上宮擗而詔御咽羣后慕而侍衛傷攢靈既儼遠日以盈鬱邑既奠龍輴方撤素月夜橫翠煙曉結揔虛金而下欷吟空簫而增絶嗚呼哀哉於是颯天駕而從綺輿澀神行而撫文輦傍建春而南蹕徑宜陽而東踐尙葢蓋而未散仡眇默而不轉睇千乘之共啜盼萬騎之相泫悲魏后之戀譙惻漢主之懷沛辭金陵之蓶莪降雲陽之杳藹風奇響而駐軒煙異色而低旆怨街邑之綵駿弔原野之縞蓋挽夫愴而征馬凝痛縈盈其如帶嗚呼哀哉複林油雲重山減日御房淒淒神路冥謐昭徒肅蕭幽祇疎蹕攀光灑慟臨泉澍泗璅坐長嚴雕宮永閟寂帳寂兮寂已遠夜釘夜兮夜何邃嗚呼哀哉結語甚率而俗

又不收合作誄之意皆非體也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 雅贍不縟

惟永泰元年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於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皐元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蠶衞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穜稑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所謁無詖顧史宏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侯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閟予不祐慈訓早違年方沖藐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還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璋瓚奚獻褘褕罔設嗚呼哀哉馮相告禨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未命是擬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宏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禺以同壞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鈠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墉寂其已莫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王元禮昭明太子哀冊文○○ 文質適中　辭與事副骨肉停勻

蠶幣俄軒龍驂踊步羽翿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揆德于旌旐永傳徽于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寔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儼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宏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陰羲弛位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璅元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學是司時敏斯務辨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沉吟典禮優游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邱墳勝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辭約婉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慚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威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恆耀山頹朽壤霧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

無蔭諸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允嗣長號躃蕈增慟
慕結親游悲動氓衆憂若殄邦恩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
紀節容衞徒警菁華萎絶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鐀𨭓𨭓孤燈翳翳
嗚呼哀哉爾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啟元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
增明昔游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
遠徂轊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坂之威夷
遡原平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于
簫籟變愁容于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
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即元宮之
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于懋典觀德業于徽謚懸忠貞于日月
播鴻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寔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
沈初明陳武帝哀策文 ○○ (矯矯自異 初明朗秀如珠光玉潔敘禪讓語含婉諷語語清綺)
望三靈而標目躋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𢰅之虛斟黃屋
祲而白日掩紫極涵而浮雲陰其辭曰
悠悠嬀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彤雲
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大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虵鞠旅大定番禺
載戡海渚承釁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
同謀俱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於天子
儷來有運事非獲已翠龜負字赤雀銜書謳歌適夏禮樂還虞負扆
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
太卜蠲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答靈貺
徒欺吏求穆卜詔絶頁毉羲軀失御天街褫蹕夏采升榮宮車晏出
洞閨移凶充庭罷吉閉窅窅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暘
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告容成戒期文衞如在葆鐸相悲去畢陌而
東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尙在魂過沛而何之待低昂之靈轟
奉寂寂之空帷銅雀沒於修松平陵隱於深柏節蘐鼓之哀音燎爟
火於通夕薤露落而暮日寒元霜疑而蘁草白銘功德於旂常被徽
音於鐘石迴天儀於清廟附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氳於
宗祏

駢體文鈔卷五

原书空白页

漢景帝後六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詔續尚書文中不當議誓誥之遺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訓辭深厚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踔厲奮發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帥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後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光武詔令遂有儒者氣象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明帝申明科禁詔○文采斐然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建初七年禘祭詔○文士語多體稍卑弱矣

祖考來格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百官執事各有差

章帝元和二年詔三公○○語含元氣大哉王言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

各尙寬平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章帝元和二年祠明堂詔○氣盛

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蕃衞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領之西冒耏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畤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慚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曆數既從靈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

和帝永元十二年恤民詔○漸淺近亦以覘國體之弱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鄧太后延平元年察吏勑○堂廉不隔尚如面談

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於天不愧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稾

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盛漢之隆于茲未墜

此以詔爲檄辭嚴義正誓誥遺風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緒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

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反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瀾漫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駕幸丹徒詔

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邇瞻途莫從今因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塋展罔極之思饗讌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沛永言慷慨感慰實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長並勤勞王務宜有沾錫登城三戰及大將戰亡墜沒之家老病單弱者普加贍卹遣使巡行百姓問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章句等于文人

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常道內難甫康政訓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巖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鑒寐凡諸守蒞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勸盡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為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即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虛竊榮薦遣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眾材成構羣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覈勤惰嚴施賞罰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告岳詔○宕遠有神

江漢楚望咸秩周禮禮九疑於感唐祀蓬萊於渤海皆前載流訓列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實維國鎮韞靈呈瑞肇光宋道朕駐蹕於野有事岐陽瞻睎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校獵歷陽詔○勁質尚近漢詔

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橫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嶽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畿表觀民六合蒐校長洲騰沙飛礫平嶽盪海鼖晉合序鐃鉦協節獻鬯如禮饁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盡天磬瑞率宇竭歡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過無出今歲租布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洽賚

宋明帝泰始三年禁采供不時詔

古者衡虞置制蝝蚳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為童戲之資豈所以還風尚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眾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為科制

梁武帝設謗木肺石二函詔 ○○梁武初政可觀人君享國久長亦有非福者

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

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蚍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或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筆巧是當時文體帝固長于屬辭

梁武帝罷鳳凰啣書詔○有致

朕君臨南面道風蓋闕嘉祥時至爲媿已多假令巢侔軒閣集同昌戶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啣書伎至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興乎前代率由自遠內省懷慙彌與事篤可罷之

梁元帝次建業詔强顏之詞亡國之兆

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既息關柝無警去魯興嘆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又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巡征九旂揚旆拜謁塋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宣力

陳後主勸農詔○可謂知本務矣雖空言亦可垂後

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賦自古輸藁惟舊沃饒貴於千金磽确至於三易腴塉既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於祇應俗吏因而侮文輟耒成羣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闢塍畎進墾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茲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爲格班下使明稱朕意焉

陳後主太建十四年詔○唐調已成尚有高簡之致

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惟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宏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疏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己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

陳後主追封吳明徹詔○語妙

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爰初躡足迄屆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侔於古焉及拓定淮淝長驅彭汴覆勍寇如舉毛掃銳師同沃雪風威慴於異族功效著於同文方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既而師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崤之爲易冀平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醊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其息惠覺爲嗣

隋高祖報李穆詔○渾健隋世詩文已將反質

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恆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隋高祖賜高麗王湯璽書○○○壯闊敦厚大哉王言然以此詒謀遂兆後嗣之敗　詞嚴義正樸厚壯切不必以後嗣黷武譏及詒謀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

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福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險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 追敕漢文機軸固略師南越一書也

駢體文鈔卷六

原书空白页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策命之文取式經訓二漢以還遂成絶軌

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蕃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蕃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宣帝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　厲而不溫宣之所以爲綜核與何嘗非交儆之義但覺忠厚之意少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過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毋怠以補朕缺於戲羣卿大夫百官慎哉不躬于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乂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于朕丞相可不慎歟於戲君其誡之

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　已成公牘文字字句多同似可不錄

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己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姓未能綏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缺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躬于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乂民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于朕以法爲命可不慎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誡之

元壽二年丞相遣郡國計吏勅○　有此詔法立體渾固故衰敝之後遺風猶美

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所計掾史各一大音聲者上荅又讀五條詔書勅讀畢罷遣勅曰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公卿以下務飭儉恪今俗奢奓過制度日以益甚二千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論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垣牆阤壞治所無辨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勿聽

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勅　此等易成文具然立法初心自善

御史大夫勅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下有缺文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汙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于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下有缺文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陳孔璋爲袁紹王烏丸版文○　氣漸凡下漢文之尾閭　骨幹尚健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幷領冀州牧邟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

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玁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〇〇〇所言不夸飾淵乎茂乎精神肌理與典誥相通自是子雲以後有數瑋篇神完氣足樸茂淵懿揚班儔也

九錫禪詔類相重襲逾襲逾濫稍錄之以備體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夜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宏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起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於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尅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威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道揚宏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家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

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以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徐孝穆陳公九錫文○遂爲臺閣文字濫觴尚有生氣後人不能霸先崛起功績炳如臚陳事實尚非出于夸飾文于元茂便似晉帖唐臨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谿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濮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躡於秦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曰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強胡內鼠茫茫宇宙喋喋黎元方足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猰貐於中原斮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官所在寧謐孫盧肇亹越貊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妖壘洞開白羽纔撝兇徒紛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佗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謨神算電埽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歷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居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琛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桀黠作亂衡疑兵切沲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恤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翻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強陣清妖氛於灨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皐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鬬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勁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掣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邱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會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運敖倉之府犀渠貝胄鼙鼓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攜用掩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

體交盟人祇感咽故使舟師竝路遠邇同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
要嶮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一校裁擒三雄竝奮
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氈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
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
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險固跪龍首以抗殿
揃華嶽以爲城雜虜憑焉強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
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脩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
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觀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內難初
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驥馬列
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封豨
莫不絓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淳而還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
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閒咸爲虜戍雖金
陵佳氣石壘天嚴朝暗戎塵夜諠胡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
靈釵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
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氊幕
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埽
是欃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囚烹於軍市投秦坑
而盡沸噎濉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
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
遽請灰釘爇櫬以表其含宏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龕
兇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迹混沌洪荒凡或
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聖之鄉含章挺生
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承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
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十兵
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灌然冰
泮刑漘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
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覬
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爲東帝公論兵廟堂之上決勝尊俎
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揃撲無待甸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
此又公之功也豫章妖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各歷歲時結從連橫
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濞已鏦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
斯擒曜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
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
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
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
九門寥豁寧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轡弁百僚卿士胡服
緌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穗之歌周大夫黍離
之歎方茲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舂興構宮闈具瞻
遐邇膠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闡泰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
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
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
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
弗懲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
物色邱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
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藴寶地有呈祥湑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澤馬
服御登賢既景煥於圖書方葳蕤於史牒高勳踰於象緯積德冠於
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
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表海胙土惟齊巖巖泰山俾侯於
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還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
營宇宙寧惟斷鼇足之功宏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酬庸報德
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
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

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玆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職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榦律等衡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宦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宏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玆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混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宏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生氣不減

魏禪晉策 所謂飾六藝以文姦言

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宏烈

齊禪梁策○飾以玄談君國如弈晉氏以後舉世波靡老莊之禍于此爲烈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如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卽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龍旂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于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啓瑞擿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宏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歷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弃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斮涉刳孕于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並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覩爭明夜飛枉矢上淪彗刺日既心亡除舊之徵畢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鐘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于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己于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駢體文鈔卷七

原书空白页

蜀漢先主成都卽位告天文○不假文飾

此文尙有典誥遺意其事本得正也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夸誕矣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茲從鴻歷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荅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毀廟之舉衡依經立義已得體而聚訟盈廷文有怫鬱之氣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無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匡稚圭告祭毀廟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列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于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于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令日還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

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
廟與天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蔡伯喈還都告廟文○疏古跌宕　集本作宗廟祝報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
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
復帝祚還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
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
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殷肱大臣推皇天之命
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于
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愼寢疾旬
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
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萁嘉薦普淖醎鹺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
尙饗

謝元暉祭大雷何周二神文○洗鍊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
部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鷙時曠忠賢流王于彘
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氳
配天

江文通蕭太傅東耕祝文○典則之篇不徒纖麗

敬祝先穡曰攝提方春黍稷未華灼爍發雲昭燿開霞地煦景曖山
豔水波側聞農政實惟民天競秬獻歲務昳上年有浹疏潤興雨導
泉崇耕巡索均逸共勞命彼倌人稅於青臯羽旗銜蕤雄戟燿毫呈
典緇耦獻禮翠壇宜民宜稼克降祈年願靈之降解珮停鑾神之行
兮氣爲散神之坐兮煙爲蓋使嘉穀與元鬯永爭光而無沫

盧子行遼陽山寺願文○華潤　淸綺之中有靈氣往來工而不纖巧而不薄尙有齊梁餘韻

事既不經文亦冗弱以其爲當時所尙故附存之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
暢劍戟忘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
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昭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輿
不遠而至殷網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幕榮光元扈告符
翠琰啓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鬯迎神亥氣操龜之俗
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尉候無警
書軌大同猶以爲負扆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
海東意元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
足寧屑袞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鮑
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蟪蛄綱於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跡所基宻
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鎭東偏峯羅羣
玉鷲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
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於是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效駕西
巡六龍齊鑾七萃按部雷動星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於勝地成之
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
歷宏濟區宇前聖後聖旦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淸廟
神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
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江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
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籙錯於靈河開金簡於仙嶽龍官
鳥紀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踰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
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
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於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
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勤微密結集法
藏帝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

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
爰受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
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期月輕舟總至
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幷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宏誓永事流通
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頂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
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嚴宏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
精舍而梵宮互有大小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
者旣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
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卽教當教寧殊玉牒須
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
寫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
雨用沃焦芽能生是佛本是般若人能宏法非道宏人恕己深恩卽
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瞥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
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
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
長王宮謁陛趨庭最存遠大出受藩寄每用祇兢非惟禮政刑一遵
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卨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
聞越用乖方旣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
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
有無上醫王隨病逗藥開乳舍酥爲方旣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譬
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
問孝問仁孔酬難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
相融義同泯合何有學毘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卽能悟眞師子嚴鎧
反貼毀于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于蜂房心同劍戟諍踰水火經意
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
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于仁壽總一乘于普會
開發含識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
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宏誓于無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
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駢體文鈔卷八

原书空白页

王子贛敕掾功曹教○ 威稜凜然　凜若嚴霜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買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魏文帝以鄭稱爲武德侯傅令○ 名言與白日一喩並垂文館詞林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曹子建黃初六年下國中令 此令文館詞林所載辭繁于此今從本集

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悋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耳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脩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憂畏之意自在言下　文館詞林首尾完具當從之題曰自試令

傅季友爲宋公脩張良廟教○○ 與薦譙元彥表樞軸頗近　金玉之聲風雲之氣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元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傅季友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機軸與前篇略同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邱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尙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江文通建平王聘隱逸教

府州國紀綱夫嬀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頗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無沬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蓽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琢辭自工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辨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維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酬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屆拱

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玆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蕭彥達爲荊州刺史下教　秀出

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宏風闡道靡不由玆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任河內史雲孤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彊三緘之歎

邱希範永嘉郡教　使事有法任沈之流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窐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鄽里酣酺卒歲越伍乖隣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陸佐公至潯陽郡教　雅飭

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願巴祗闇坐接客思匹吳應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揄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

梁武帝禁奢令〇　擇言　文館詞林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恆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琁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遂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洞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絕鄭衞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準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〇　觸心而言文致自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于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料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

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王規令○情至　簡貴勝劉孝儀篇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辨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寔俊民也一爾過隟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梁簡文帝移市教　似未完

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返蕭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況復衞卒遮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宏多吾旅泊冬川阻茲涸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　詔令

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囹犴幸得天無虛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艎且戒植柳官渡尙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宜留惠澤

梁簡文帝與僧正教○六朝駢偶使事必不平實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威修供具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寔有未宏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于應生之日則塹列形像自斯以後封以篋笥乃至棄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裡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㲲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尙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阿尙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況復最大圓慈無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榼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窗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邠卿之避讎且廣廈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靄日姿虧點月而琉璃窗牖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燕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勒永使准行

梁元帝課耕令○華辭尙以意運

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祥于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于南畯況三農務業尙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元苗坐餐紅粒不植燕頷空候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竝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周文帝下朝士令　○○周隋文體得趨于正一氣盤旋去華反質之候宇文一代朝宁漸尙經訓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其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

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疏達平夷直是歐蘇之先河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駢體文鈔卷九

鼂錯對賢良文學策○於無章法中排比成章法自是有意爲文紆回寬博不事急切新進立言之體

從任賢立說實隱然自負其詞泛濫遂覺塗徑欲迷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爲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

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幷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公孫宏對賢良文學策

○○擅生殺之柄二行是其本旨曲學阿世不啻口出而文體堅凝簡貴

精深不逮江都而切實簡當得開說之體不錄江都何也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鬼物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

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亦臣劉抗疏所從出

摯仲治賢良對策 時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策問虞對擢爲太子舍人○爽朗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於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鈞築而不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禦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見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郤廣基賢良策對○以治人爲言洞見得失骨幹稍脆氣脉尚不至弛緩
東京之流裔汴宋之先驅言其微至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邱夷吾論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宏政非政宏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

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鬻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餙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絶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汗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束縛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愼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繇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殺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尅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〇〇純以意運傳任之正則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虡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淸畎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木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措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雉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塗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楙遷通其有亡旣龜貝積寢緡繦專用世代滋多消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洊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卬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揄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歷明時昭還革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諍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洪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意勝　精深駿快洞見癥結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故恤貧緩賦省傜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實繁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冗務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昔在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曰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櫃之道未宏爲網羅之目尙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狥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王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非獻代言實寓風諫　亦闢闔動宕工力寧遜元長且有主文譎諫之意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曆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彫斲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征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

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嗚鳥蔑聞子衿不作宏獎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言慕古虛受弗宏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宏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樊孝謙升中紀號對　○○ 前人談藝有所謂純縣褱鐵此其選矣亦層層逼緊之文氣舉其辭可謂醇而後肆

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于易象往帝前王罔惟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還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關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雷轉雷驚因取荊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于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尙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樊孝謙求才審官對○ 似莊似諷若近若遠任傅徐庾之外別樹一奇氣壯

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于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衞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尙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鐘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宏高懸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于郡丞趙壹負才位終于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樊孝謙釋道教對○ 曲而有直體　正識宏辭當時所少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爲稱詁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元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遡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尙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

樊孝謙刑罰寬猛對○安得此長者言　閎遠整峻非唐人所能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絶東南白馬素車將降朝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皐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間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招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舍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樊孝謙禍福報應對○有爲而言

臣聞五方易辨尙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槎至於河漢惟覩牽牛假寐遊于上元上逢翟犬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權舩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周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思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駢體文鈔卷十

原书空白页

李斯上秦王書○○是駢體初祖　上二世言督責書爲子雲所祖亦當錄入○此之謂兔起鶻落此之謂語奇句重

此文若去其中閒一節則了無生趣矣然語既泛濫意雜詼嘲雖曰羈旅之臣要豈陳言之體玩其華焉可也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賈山至言○○○古厚而發輝麗之色矯健而涵博大之規呂覽韓非之流文章尚未與著書分涂

如高山大川姚云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而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下乎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游觀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王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

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捧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很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養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

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單句犨摯處不見其兀祇見其超）

枚叔上書諫吳王〇〇〇（欲言難言愈離奇愈沉痛國策之體離騷之神後來無繼）

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不可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不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鄒陽上書吳王（漢書陽奏書諫爲其事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〇〇百家未降爲別集）

尚是戰國遺響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于河閒六齊望于惠后城陽顧于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

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于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連犿弔詭骨氣奇驚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〇〇〇

樸而能華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發端雄奇敷陳懇到有屈刀為鏡之妙

王子陽諫昌邑王疏〇〇

門庭廓廡自成一代之文經生陳言闊約有體

下開匡劉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于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劉子政上災異封事〇〇〇

章法之完密提挈起伏之明畫往古未有來者莫繼

其氣之厚後人無能及者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

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奔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

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

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不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立誠之辭

劉子政訟陳湯疏○○　樸至宛密　精勁而宕逸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服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納誨之體無矜情無溢辭過折尚非東京諸賢所及　何其坦夷然

穉圭深於禮故其辭尤粹美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三代臣工因事納忠無覼縷雜陳者五子之歌所以爲僞也此篇雖蛛絲馬跡融成一片已開羅列之體

匡稺圭上元帝疏○稚圭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於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壼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

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敦樸○理勝

匡稚圭上成帝疏○散而不亢密栗而有餘　國語戴記之文正不待出奇盡變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人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楊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西京之末復見盛漢之閎壯者子雲之文也　亦英亦雄亦奇亦正此與諫獵可並美卿雲黼黻所謂三代同風者也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上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毅論鄧太后註紀疏○

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妃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南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宏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紀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雊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閾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斐然

劉子奇上桓帝書○　迫切之至亦祖伊微子之旨　伉直勁盪骨氣奇高而華詞已開晉宋文章氣運作者亦不自知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

朕虞議物賦士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爲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守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子奇改鑄大錢議○○　忠款激烈後事如蓍龜此之謂立言危士之世痛哭之言燭照數計而聽者藐藐伯喈諸人封事無此洞達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鳬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黃世英移疾疏○　措語漸巧　忠憤激發不暇曲折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顚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顚蹶滅絕漢祚天維凌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

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威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殞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宏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幷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威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微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諸葛孔明出師表〇〇〇立誠而後修辭六藝散矣賴此類文字淵源不隊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等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與伊訓洛誥相表裏

高堂升平諫明帝疏〇〇曉人不當如是耶　漸薄此無形之升降也　說理如家人使筆如風雨漢代質樸之體稍變而情辭曲暢拔奇于仲宣子建之外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

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其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千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〇〇〇聖稱辭達此爲近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

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於百世雖三五宏道商周稱仁洋洋之氣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俟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爲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狷漢之臣退爲開吳之王而蒸嘗絶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穨毀埽除塋壟永以爲常 上接兩漢下開八家亦古今有數之文

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驚心動魄 不啻口出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内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心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計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左右未有能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絶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未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于身後大賚所及永秩于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傳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悱惻忼慨 西平露布所出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居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在心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謝希逸上封禪儀注疏○ 義短則味短 典碩 彌繁彌狹徒以字句爲長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元勳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藏若其顯諡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絶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燻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理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宏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妄理聲雨怨神淳蔭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歷德振弛維功濟淪象元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啓遘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錄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燿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穨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

明衮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元時景集天廟服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巡蹕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待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邱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漢弁角即音棲翔禁禦衮甲霜味翾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元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山輿峙衡雲鶼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禮總氣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棲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閎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闕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元祇缺觀幽瑞乖期粱甫無感德之容介邱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寘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鞮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衞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峙律騰駕流文閎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集靈警衞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東教管闡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抱採遺文辯明訓詁□□□□進訪鄒魯草滕書壓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鐫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煇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

謝希逸求賢表○意有主賓辭有深淺亦云條鬯發言條達能盡事理亦以稍削藻詞風骨始振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己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昃旦調風采言廝輿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沿瀸奚取九成升歷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于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于盜趙文非親士踈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宏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動擾如此則下無浮議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穮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恆典

蕭子良言臺使表○言甚切至文氣疏鬯敘述之法亦沾被後人以樸語寫俚事而不失雅贍亦後來所無此是宋齊人所長

前臺使督逋切調恆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榆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詐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篚微闕箠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犹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繇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別指賜勑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合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是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蕭子良密啓武帝○亦是羅列上言而提挈波瀾有意爲文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吁嗟相視褫氣夫國資于民民資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于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消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譽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繇于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敻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恆事自青德啓運欵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凡此類文字史策采錄往往略節結語或節起語

蕭子良諫歛塘役錢啓○吏牘之最雅者唐人間有之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化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玆稼穡雖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繇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

困于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絶臣登具啓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降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于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于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繇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資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蕭子良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啓○ 一氣如話固以情勝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繇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于天性孝悌終于立身節義表于勤王寬猛彰于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于清貞無喜慍之色悠然棲于靜默絶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于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于小善河間悅于詩書勳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逾重廉潔隆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

孔德璋上新定法律表○○ 精實而運以惻怛亦立言之不朽者雖當時文體略同疑此篇亦出司徒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理法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卹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

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是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于帙裏冤魂猶結于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幷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弦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廷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謬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 微婉之妙任筆獨擅○綿邈動人季友彥昇而外殆鮮鼎立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絕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鶗鴂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轜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宏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葬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宏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宜

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安章使事巳開徐庾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宏此四聰非假二疎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稟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以臣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之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沈休文上宋書表○ 亦欲簡潔以自尊其體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宏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

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威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于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曆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歷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蕭智亮考績表○　氣平語堅歐蘇之初祖也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聾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人以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汙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營開百方

而逐利擢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譚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於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僞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煥矣

邢子才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魏書李崇傳亦載此文云崇所上當是崇與邵收同上而文則出于子才耳故從北齊書作邢邵）○○（彥和所謂扶質立幹垂條結繁之文）

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一鑾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礴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畝即使高皇神享闕于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諷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幷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于外槐宮棘寺顯麗于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柳彧請禁絕百姓作角觝戲奏○　清整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填咽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幷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

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勑論

牛里仁請開獻書之路表○ 詳贍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塡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宏正道訓範當時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書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此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宏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李士恢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障川回瀾之力可謂鳳皇一鳴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

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功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有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不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爲憲師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駢體文鈔卷十一

原书空白页

吾邱子贛難禁民挾弓弩○○精勁　森竦

臣聞古者作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衞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粗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侯應罷邊備議○簡勁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蔡伯喈伐鮮卑議　文至中郎漸講間架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漢有衞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幷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

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率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二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于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喜朝廷三年不成必迫于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移于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搔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刼摽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稠政密猶不能絕況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愛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螘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人之事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況以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贛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孔文舉肉刑議○堅墉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以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斮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夏侯太初時事議　汗漫自是漢末文弊然猶貫一而不亂

據本傳此蓋經承祚刪潤故其辭密切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

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于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

消于下矣其言有古今一轍者

荀公曾省官議○厚重　中多名言樸至而未茂美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大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幷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罰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命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道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幷于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寔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摯仲洽駁用古尺　簡當有法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記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于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緐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襍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摯仲洽祀皋陶議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禮移于律署故祀以社日新改孟秋之月故虞云然詔可　理足

按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摯仲洽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服齊衰三月虞上議詔從之　推闡入情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

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復如舊

潘安仁上客舍議　明白曉暢練句清贍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所言也乃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温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欐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欐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祗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欐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欐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何承天尹嘉罪議○清峻

六朝人此等文字一出一入具有鑪錘不阡不陌自成蹊隧亦議禮家科律也　記通典所采尚有可誦之篇

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者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以和賣結刑倚傍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于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爲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于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于今化

王仲寶南郡王冠議　敦樸之氣經籍之華文品極貴　稽經定制文品自尊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寔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王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于儲皇則重依于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準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後尅日謁廟以宏尊

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王仲寶穆妃小祥不應相待議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著作郎王逡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堊相間元素相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性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永服以窮生吉獨長絶于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則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别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同在家之人再朞而毁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

王仲寶諒闇親奉烝嘗議○晉以來南士著議之文極以雋永易漢魏之純懿往復自達禮由義起發端山立遂不可攻

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于諒闇之内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自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附附而後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于寢則不同於吉烝嘗禘于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于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議悉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虡充庭情深于恆哀而跡降于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塗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駢體文鈔卷十二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滑稽之雄

此與任彥昇篇皆意寓規切故語無慙色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辛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尙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眚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僁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劉越石勸進表○○誠心所發乃爲高文　悃悃款款樸以忠文如其人直可追配武鄉侯出師表

正大光明固是偉作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王之允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干聖聽天地之際既交華夷

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禹舜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如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覩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卲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牋○○嫖姚激越與他人孅婉之致異矣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縉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宏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瓚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整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受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明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沈初明勸進梁元帝第二表○○初明高朗悲深迫蹙甚于越石而文體遜其俊雄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以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期庭闕湮亡鐘鼎淪覆嗣膺景立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獯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賴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隕涕喋喋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圮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扆幃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是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

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競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雹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修埽塋陵奉覲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懷懷之至謹奉表以聞

沈初明勸進梁元帝第二表○（聲清于徐氣疏于庾彌雋彌薄文章可覘世運）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淸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壖垣好時蕪馬雲屯泣血臨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有二監作亂西涼義衆阻秦塞而不通幷州遺民跨飛狐而見絕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條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息永尋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卽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窅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黃帝迷於襄城尙訪御人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使樽俎有歸伊此倘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領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揮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起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衫衣而遊廣成登弇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郊祠配天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淸渭佳氣猶存皐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列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具玉鑾而旋正寢昔東周旣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拒抗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祈奏

徐孝穆勸進元帝表○○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閑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鐘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銅頭鐵額與暴皇年封豨修蛇行災中國

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
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狐之籙剋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
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
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
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
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
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
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蟜潼雷震南
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
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
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晨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菟西踰白狼
高柳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
其文昭武穆跗蕚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
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
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謳與爲讓某
官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
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
岱嶽且署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
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元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徵期非苞
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
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
爲君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
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
秦況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
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
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
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奉表以聞

駢體文鈔卷十二

蔡伯喈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備體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歡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牛一頭酒九鐘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曹子建慶文帝受禪表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于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鮑明遠征北世子誕育上表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祚諸前典衆多爾貴信之華封故積德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以中氣正月鐘靈納和誕躬紫閣膺祚朱紱弧矢夙陳珪璋攸覿雲光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孚柔顏載晬凡在氓隸莫不忭悅臣霑恩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謹奉表以聞

沈休文賀齊明帝登祚章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遜聽之所未盡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眇轡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鳧藻

江文通爲建平王慶明帝疾和表　巧思

臣聞慶動至元則昌衢敦序教孚上雲則紫寓交泰故邪寒溽暑無以變其和沴火疑陰不能徙其氣伏惟陛下至德遐穆實天縱聖仁鑄蒼岳道括寶海故丹陵之君歎金泥而謝賢嬀墟之后眷龍圖而慚德頌聲蔽達歌思匝道而望景暫虧輪光少暖玉標違和金幌輟念百祠未遑四嶽匪處吉蠲爲慶神御方休瑞廣文齡祥深武日具惟涵教欣愉兼薦臣班戚奉慈實自慶舞不勝悅豫之情

江文通爲蕭公上銅鐘芝草衆瑞表　似未竭思

臣某言臣聞象際元通豈以明昧岨運幽崖遙現不以人靈異謀威書璧誥既信其綵綠鱗丹字彌驗其文是以業藹鴻經則煙露呈炤精昭景緯則川岳發華故寶鼎白雲瑞集軒世芝房赤雁祥委漢年元石鴻鐘遠炳晉室玉璧彝器近耀皇宗自大明乘規泰始纂矩朱鬌素毳之至史不絕書奇葉珍柯之獻府無虛月今懋歷啓圖靈基再固頃歲以來禎應四塞近獲豫州刺史劉懷珍解稱所統建寧郡建寧縣昌村民于萬山中採藥忽聞異響從石上得銅鐘一枚長二尺一寸遠象古鑄近乖今製又州界之內樹生連理二木隔澗縢枝相通越壑跨水合爲一榦方之舊說彌復爲貴宣城所統臨城縣山中獲草一株交柯攢莖紫蓋黃裏貞潤暐曄自然天華採綴歷時質色不變□□□□炳據有徵近獲吳興大守臣王奐云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所統長城縣令臣張攜解稱其月二十五日甘露降縣東界下山之陰又東太守臣腦解所統武進令臣紀法宗云十一月十日

解稱其月二十四日甘露降於彭山松樹至九日又降如初臣以祥緯雜沓星燭波連斯乃靈迹深覃睿衷負感理應寫順祗無涵秘稽往徵古僉欣升泰瑤光日闡玉繩永休謹拜表遣兼長史參軍臣姓名奉銅鐘芝草以聞

江文通爲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　(琢句是其本色)

上書皇帝陛下伏承肇嗣天震雲飛璿極戎夏歸服民靈以戴臣聞黃旗紆藻瑞溢於姬帝紫雲垂蓋玅異於劉后實乃深賜天衷廣映祇迹伏惟陛下纂英駕聖涵靈縱睿矩心明裁繩道喆時遙裔雒符雜沓河紀是以膺符寶宮輯命珍殿誼洗雲窗德徽嫣夏璿發鴻源長禘偉業方絢聲金圖騰華玉歷波淬下坻炎矚上漢臣沿華締寵誠兼親屏禮升之日守官楚甸不獲勉躬儲外奉顗行間魂泣江郊心泫京國不任悲仰哽慰之情

江文通爲建平王慶王太后正位章

上書王太后殿下伏承以令日淑辰會光樞景慶芬祇外禮蔚寰中臣聞道懋第昌業廣祉威藻秩攸臻憲章斯飾伏惟殿下柔明固天夙資龔懿芬惠翔聲端簡散譽冠采摯姙騰耀徽姒丹陵蘊德元丘棲聖煙熅國牒衍溢民聽涵道席教且詠且洽臣忝任蕃圉無由隨例闕廷不勝荒情　(以上安章宅句遂成宮樣未宜循諷)

庾子山賀平鄴都表　○○　(盡謠瑋之量開纖仄之塗勢縱氣斂固是名篇章法兜裹一變齊梁以來疏散之體)

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同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刻木弦弧席捲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沈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捲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綏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尙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聲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姒啓繼夏禹之功入南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威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莅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

庾子山賀新樂表　○　(章句近人而清新相接骨體不凡尙非唐初闌縫所及)

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於經綸圖籍校讎烟燼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史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恭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爲二王序殷周爲三恪雖復朱干玉戚尙識典型素韍纁裳猶因雄據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皇于飛九州觀德改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含鑿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參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元象昔者齋居元扈爲曲在於雲門師渡孟津習舞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宏敞欄檻眺聽崇牙業業猛虡

趯趯翠羽揚旌靈鼉樹鼓杳冥雲霧蕩薄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鴈與斑麟俱下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櫪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爲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庚子山爲齊王進赤雀表　運用故實尚見古法

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鵠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惟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縣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十三日泰州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烏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淩雲之臺謹案赤雀銜書止于酆戶周之受命與乎此祥卽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恆慶不任鳧藻之至

庚子山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襲用己語古人不避何嘗不侔色揣稱而唐人學之便傷庸瑣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形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縣象履天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元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疏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鍾于洛浦卽辨聲乖聽鐸于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于司曆之官九變九成被于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幷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于分粟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琯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手成均增煇度量謹賚器奉表以聞　襲用己語古人往往有之

盧子行爲百官賀甘露表○　秀潤

河榮洛變授社於勛華元玉素鱗降靈於湯武其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呈光動色皆以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古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卿雲既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歡而上元乃顧神物荐委荆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僊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徼昌運俱沐元造驟聞秘社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后

駢體文鈔卷十四

原书空白页

駢體文鈔卷十五　　薦達類

陳忠薦周興疏　似未完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宜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與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

孔文舉薦謝該上書〇〇博大　東京之季文舉神駿下視羣篇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叔性兼商偃之文章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孔文舉薦禰衡表〇〇深美閎約　詄麗奇雋絕後空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秦子敕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　偏宕之氣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回固將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扶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危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于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崇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陸士衡與趙王倫薦戴淵啓〇奇思壯采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陸士龍薦張瞻書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皇帝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衞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精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縢於元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裘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慷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元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造語奇麗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〇〇　絕唱　茂密神秀文家上駟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廉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於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姧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襲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導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俶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鎭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劉柳薦周續之〇　差不愧隱秀之目

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竊見處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陸休猷薦朱萬嗣表　辭勝

臣聞陵雲褒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源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總州綱三端府職頻掌番機屢續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瑠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汚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愼擢才闕豪露

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行雲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〇〇大臣之言捉刀者真英雄也

臣某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素書辭賦清新屬言元遠室邇人曠物疎道清養素邱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忘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理尙棲約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鎭雅俗宏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駢體文鈔卷十五

原书空白页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〇〇〇辭重語複煩冤咄唶幾無轍迹晚周先秦之文絶似離騷　鄒枚皆出于戰國而鄒以婉枚以壯先秦之文原有此二種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爲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蔡澤春申夫人不遠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使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衞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其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移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猒也夫晉文親其讎而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斷處仍連正言若謡文章至此乃盡危苦之能然亦可矜

中山靖王聞樂對 ○○ 頓宕以盡致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回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曹子建求自試表 ○○ 憂危憤懣噴薄而成言在於此意在於彼畦轍井然旋轉旋頓由于筆妙宗臣悱惻至性語而有充耳之歎時勢阻之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元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鎭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在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

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四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于景鐘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句有可刪字不可減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鄭法子政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屛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以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

天聽而垂神聽也（其言殊摯而紆徐卓犖固文章之能事所不逮子政者樸至之氣耳）

曹子建陳審舉表〇〇（明目張膽噴薄而出）

若斷若續似無倫次而意理自密哀憤塞胷有不暇擇言者矣其沈痛殆不減子政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不必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不無太盡）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〇（逸氣）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

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以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言以聞

羊叔子讓開府表○○ 款款誠言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輕小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允莅政宏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廟堂之上其言如家人父子立誠固先于修辭也

李令伯陳情表○○ 言外尚有沈憂情摯語出自然遂以千古文事殊弱漢人渾穆之氣盡矣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微賤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羈旅局脊已無生之氣矣客子畏人惟憂用老當牢戶之餘生言言酸惻正不必推波助瀾已覺情辭激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遺兼丞張含齎版詔書印綬假臣

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身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較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地蹐天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一意盤互不待敷藻晉宋間文字與東漢祗隔一塵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〇〇文心激盪往而不留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元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根植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祿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與時論相近一往忿惜之言弭謗而謗愈生由于褻寵辭寵而寵愈固意在激上元規塵固汙人

殷仲文解尚書表〇〇惆悵之言乃似出以忼慨不可謂非奇作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喻昔桓元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于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具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宏善貸佇一戮于微命申三驅于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鮑明遠侍郎報滿辭閣疏○ 琢句　句奇情短徒以琢琱爲長敷奏之體至此漸乖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鮹經沈藏方絕光景祇戀遲迴結涕濡泗臣嚚杌窮賤情嗜踳昧身弱涓蟄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墾畛剿芻牧雞圈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燕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以無艮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運離事與衰合束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遘聖明煦蒸霜霰莩甲雲露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勤負羇班榮扈隸矜愚訓短哀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摩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王仲寶請解僕射表○○ 無一直筆手固不自揜　偏宕之氣屈曲之辭熱中灼

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宏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詶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兩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俱在代來何爲于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

王元長求自試表○ 遣辭體勢不獨爲徐庾前導且已爲王盧開山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私恩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勲而官昔賢會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慊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宏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巧思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歔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袵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

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情辭相副祇覺婉轉悱惻忘其寒乞所謂妙于語言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〇〇〇刻摯奮發氣盛言宜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己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宏議酌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絕似血誠噴薄而出自代言反以獲咎顛危之世不合以文字事人君子愼之

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〇朝爲朋友暮爲君臣特舊之言不無失體去歲以下不足爲典要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搆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遠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李凌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有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威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元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一意之運必綴以藻辭駢體與古文不能不分矣

任彥昇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波折可法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宏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欵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無意摹鄒而神理自合寫仿司馬子長處則蹊徑存焉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黷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游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開闔頓宕氣體岸異

江文通爲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

臣公言即日兼謁者僕射姓名奉宣詔書贈臣亡祖某太常卿亡父某爲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寵煇泉扃恩凝松石奉渥銘心祇光慟慮臣行阻祇元躬早荼棘如創之痛昃日不追終身之恤霜露彌感雖慙曾輿喬木之敬實抱仲路華轂之哀自謬籍珪金空貽組紱爵侈于公祿盈于私何嘗不靜欷其結默慕交深不悟睿孝動天昭性曠古惠被遠紀澤演慶世丹情靡諒峻冊愈凝大榮集身尚驚異施況寵洽山栢特振殊造銷骨瀝命猶不勝謝不任鯁泗荷珮之誠江鮑之流求工于句然疏古之氣尚在

江文通爲蕭公謝開府辟召表○

臣公言近被詔旨賜令臣府自辟僚賢竊聞治以才爲寶教以人爲貴激風揚蕤實資山東之英凝華重馥良在關西之彥近以闡耀世經發麗朝序而州策郡聘茲禮尚堙台召鉉辟斯文亟曖豈非感美難嗣故曠寂先芬者哉臣謬贊國機職宜冰鑒未能澄形炤藝薦品任官既乖覆業彌感深寄仰屬皇心遙覃察政洞俗宏此懿典崇臣遠寵輒仰睿恩謹宣巖壑庶幽居之士蘿薜可卷奇武異文無絕於古洮水貫河以清勁勝

江文通爲蕭公三讓揚州表○

諸篇語皆飾讓故有貌而無神其雕藻異綵固自文通獨擅

臣某言臣再辭非謙重讓靡飾實以爵高中世歷古所難寵冠上台緜代誰易詳圖辨箴如鏡如水檢崖覽志匪雕匪文魂祈夢請駐心挂氣陛下猶降以璽書之榮被以丹碧之采頓然變容一慮九逝臣以爲寒暑緜乎平分晦明驗乎天道咎譽起於微薄得吝生於小疵故金衡既陳錯髮之異必縣銅墨咸設分撮之殊已傾聖哲不能爽鬼神莫由避況臣鄙槩早盈陋才久溢第超庶后禮絶羣班仰贊東序之賓平參北宮之政窮盈極滿於斯爲甚鑒茲隆替淵冰非譬所以坐洞房而不悟下輕帷而嘆息也古之馭教當有道焉量能而受賞撰智而錫位深乃裂組遠故分珪前人以爲稱首昔賢以爲美詠自非上德横乎天地高績格於區宇烈譽馥於一時茂名鬱乎當世者豈有降今日而莫先哉臣爰蒙殊寄六稔遂交及荷摠任二燿忽周未能塞謗生民獲免僮訟何感勳之足題詎深烈之可銘乎而因委忝濫踰溢倫等朱軒躍馬光出電入貂冠紫綬寵靄霞熠闔宗奉國猶非報殉方將身侍鑾華雪齊魯之侵地手執羈勒驚燕趙之遠郊然後追迹范張濯纓汾射臣之志也華爵盛典非所敢寧伏熠古巡將流聖察無使匹槩血誠不諒於璿扆宏芬英猷遂蕪於里聽豈伊庸臣獨蒙其庇亦曰海隅咸被其利當賞其辭起有棱勿徒以調麗相炫

江文通爲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表○

臣某言以鼓司崇貴袞位淵嚴非德非功無忝無溢故誓魂肆請舒衷仰謁不能曲流慈熠遂乃徒洽恩奬周覽未交靈爽以懼臣歷古沿途循遠訪繪未嘗不麗選袞台妙簡槐采者也魯鄭之賢戚曹蕭之勳彥吳鄧之盛功王鍾之素業孔明之居蜀茂宏之在晉僉曰伊人是以處無懦色臣官逢昌世運漸時明頻煩紫幄綢繆璿命身薄施厚感厲愈深遂負機繩之託猥集衡梁之任風軌不樹徽猷罕宣無以式翦寇兆載弭姦萌致虹沴阻於上京蜺妖扇於下國實賴藩伯鞠旅侯甸入守攙搶旬始烟祛霧卷故皇道威稜之由神緯昭昌之効臣豈有探賾察幽之智攻城野戰之力哉今迹無小功事貽大賞愧窮終朝慙夢流夜咨此庸弱何以任忝伏惟淮泗猶梗趙魏未賓中原久蕪神州方翳思樂盛猷願厲聲頌將陪雲驂以北狩扈朝服以濟師乃爲少雪庸誠微謝天眷耳寧容遽竊茂爵輕領鴻名者乎伏願聖渥退覃賜以矜宥霈焉垂仁穆然惠德血祈旦亮慊志夕滿雖蹈疵戾猶深抃躍頓導處與前篇猶同心異

江文通爲蕭公讓九錫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厲心罄辭寫情畢議眇望神藻鑒見丹襟而帝閽以秘綸誥方明中外卷容左右軫慮臣以爲麗天秉經君上之彝憲儀地執緯臣下之恆軌故皇極載凝庶士交慎昔者重黎効官裁居炎冥之職羲叔能任方掌日月之序至乎御龍勤夏末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以古先哲后如茲之慎賞也臣乃謬貽國寄志在靖難若夫野戰虹蜺伏順者易爲威城攻鯨鯢奉國者理必全雲氣薄蝕下民咸貴更明恃險與馬舟中皆可異議故昌邑有歸邸吳楚無旋師斯激芬揚蘙物同其幸焚惡去醜世共其庇實爲仰憑俯順之効臣亦何力之有焉竊謂祿爲十郡必侯禹迹之勤錫以九命乃須周公之美況呂梁不鑿而器重元珪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京關識其崇貴畿服知其忝冒鏡前修而慙形覿往德而聳慮畏崖之請取譬深水審量之祈呈熠曒景伏願陛下遠牽雄範近覽英規憑霞停詔臨風輟恩豈伊愚臣方被昌化具目遺氓咸蒙其賴驅遣處皆有氣

袁千里謝武帝啓○

恩降絶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熠灰非喻蒭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

鄧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赊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無故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宏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激越之響下開宋四六安石子瞻一流塡綴太實鈍而獨弊不可爲法

陶宏景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恆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邱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睠言與念臨波瀉淚臣舟楫已遅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殊有隱秀之致然無學道之氣

王僧孺奉府牋○脫穎而出漸開唐人平實之派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玼辱方致徽纆解籙取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淸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慚袨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坐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襟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胆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能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與飾讓者不同殊有真氣但未道矣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旛旗受脤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漏迫鐘鳴高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駛無幾槿蕣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沈初明爲陳太傅讓表○○

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閽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王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褫龍章則四野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緣鵠之鼎軍威重于護將國禮貴于寒門則臣道尙卑孰云非偪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快馬入陣故是霸才

庾子山爲閻將軍乞致仕表○沈著之言開府獨擅文選三十卷徵婉之體盡矣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二珍衣稱時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圭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玉韓信以登

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忝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膂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怡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皐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勳公侯圭璧還封典瑞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章○

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顔拜奉曲私愁縈翟羽之色魯宮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潟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軿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竝集追想流荇之詩荷遽相弁遂失鳴環之節　殊健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表○工

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纏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工麗之中尚有拙致

駢體文鈔卷十六

教令所頒亦謂之檄非止用之軍旅也其體與移文相類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 淳實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書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特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惟無忽也意深重而語微婉骨幹大而脈理甚細西京之文去六藝未遠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 ○○ 甚有仗義執言之風紹勢方盛故無恭辭罪狀皆實亦故操見而駭斡旋失策仍多飾辭不覺瑕釁自露矣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轂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

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痍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衞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磊磊軒軒固是奇作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　諱飾語多遂爾囁嚅文不可不先質也反正開闔謀篇甚善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

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遂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樸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四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奴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順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鶵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篇末

如其未能一折正其命意所在

鍾士季檄蜀文○不事恢張亦不加詆毀摶捖一氣無不盡之辭

檄豫州最壯駭而詞慙以支檄吳嘽緩如不欲戰皆中有戒心也

魏蜀強弱形見故言之磊落獨得文誥體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錢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宏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職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跛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魏伯起爲東魏檄梁文○○頗似事後爲之往疑此文或事後所爲然梁武受制回惑亦自有召釁之逞必至於此也

此據文苑英華錄北史慕容紹宗檄梁文其詞與此相出入彼似整勁此則序事較密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一作所行孰之能改一作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泝川陸同光亭檄息犇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算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間遂乾沒於世上嗚呼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爲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整旅則有司存而愚褊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搆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孌彼諸姬破亡爲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貍等惡

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擐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流(一作離)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効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檝爲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胸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乘麾旄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爲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暫接埃塵且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一作猶)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一作但)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一作復)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愎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卽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食鉤吻以療饑飲鴆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狠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漢江(一作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爲多反覆山淵顚倒冠屨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一作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啓行迅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風飄雲動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衡卽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没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宣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曲直強弱侃侃執言警策而非冗長

江文通討沈攸之尙書符○　勁氣直達

侍御史大夫尊冠賤履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可曉未有憑凌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魂漂骨丹宗血祀者也沈攸之寂寥無聞起自甲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之幸鐫山裂地紐紫要金擁旗藩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方屏卽有專征之釁箕賦深斂毒被南郢枉墨矯繩害著西荆鬼怪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狠戾其志乃沿少而得老山陵不奔移殃爲慶踐祚無賀按劍稱予遂乃關馳逆書亭炤妖火此而可赊孰不可宥今遣陳承叔彭文之等敢勁三萬前驅電躍呂安國任侯伯垣崇祖曹虎頭等樓艦五萬射蛟中流茍元賓郭文孝程隱儁等輕舸二萬高旗蔽日周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諸帥莫不氣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踰亭樓索鐵拔距孤視口旅顧眄則前後生風暗嗚則左右激電然後鑾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五輅遲旆丹艦發炤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黑騎浴鐵爲雲于是高山與深谷共湮紫芝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驅逼寢手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袪射袂唯功是與購募之科具列如上信如白水皦然無二臺明詳旨飛火普加宣下文書千里馳驛

王子淵移金馬碧雞○○　逸氣盈涌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縹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兮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劉子駿移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迺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玆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愈古厚愈疏宕然樸至之味遂覺中壘爲銳減矣

竇周公讓隗囂書○悱惻之言出自長者　文致純實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于衆何如棄子徼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生人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尚質健然非完篇

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鬬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駭崩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袵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居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衞將之師復有狠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庾子山又移齊河陽執事文○詞舉事顯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陽執事自拭玉繼書通關去傳實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過茲禦客或慢重扃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駕馭孫吴驅馳貔虎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會非及郢縮載之畢前旗已迴彼國兵馬不防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建旌壘上未及五申安鄴城傍先驚七伏當時鋒刃或膏原野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領納宿無鬬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

駢體文鈔卷十七

原书空白页

王子贛劾匡衡張譚○樸而靈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
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
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
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與中
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
向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
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于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
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
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陽方正奏罷鴻都文學○因事納忠貴在簡切勁氣直達後不能到簡勁得體
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
㠯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松覽等皆出
于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
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
假手請字妖譌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
嗟嘆臣聞圖象之設㠯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
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㠯宣明聖
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鍾元常上漢獻帝自劾書
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
科條事當推劾檢寔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
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遠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

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
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
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
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
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
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
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
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
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誕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
內凶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
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
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
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
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
跣伏須罪誅
劉大連劾周筵劉允李匡奏○事奇語切文瀾蹴起
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
不得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
寄自頃忝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
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
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
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
興論于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
而不以軍興論至于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
飾辭以應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
法曹參軍劉允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

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柱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于黃泉嗟嘆甚于杞梁血妖過于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㢩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

任彥昇彈蕭穎達疏○以藻語推究事理當時文體如此彥昇婉密尤屬專長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而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謹按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飧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臣斯在陛下宏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開宋人之源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可謂筆挾風霜　駿邁曲折氣舉其辭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橈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王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獫狁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二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宏廟算惟此庸固理絶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任彥昇奏彈劉整○雅令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詰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㪷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奴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

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婢奴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贖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　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　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　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云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傚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欵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宗元饒劾陳裒奏

臣聞建旟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　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　使事可法

沈休文奏彈王源○曲勘盡致筆端甚鋒銳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宏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擻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釆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

徹而托姻結惟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劉士章彈賈執傅湛文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喜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關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籍特逢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駑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押對鞠書累逢顯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覩殿令之忠甘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宜其狥乎東市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鴆之逆雖迹似折好意由肆憾惡慢于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蚡之嘆是使王嬙悲于連累黑要喜于得用太子舍人始興藩王臣蕭毅幸因祉祚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游于雕苑號怒之客日醉于雷池致使博徒跅弛慢醉盈路靦顏受辱曾無發糾並恕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譜事請議貶黜付之鄉論不得厮預宦流刺尙施行輒不禁止

駢體文鈔卷十八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柳宗元言拔地倚天惟此文足以當之長江大河奇峯怪石而又出於自然直是無意爲文

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

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容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周秦渾穆之氣盡變兩漢精純之體若失起落皆有千鈞之重層層逼掇始出本意如神龍之出沒一掉入于九淵

王生與蓋寬饒書 ○○ 筆駿利而氣深厚

西京文多宛轉隱曲此獨切直盡意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鄭朋奏記蕭望之〇〇　譎宕不啻口出

亦從戰國策出有蹙丈爲尺之勢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馮敬通奏記鄧禹〇　源于鄒枚　黃河千里一曲

此等文自西京而轉後漢之關也此尚有壯氣後乃益靡耳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辠而不竭其誠哉伏見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横擊于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于是江湖之土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尾之軍靁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預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于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〇　幸災之言辭鋒甚銳　破觚散樸險悄如見其人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嘗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

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形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弘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臧子源報陳琳書 ○○ 熱血噴薄亦至文也

隔闊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疎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纂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卒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明目張膽稱心而言亦千古至文也

王仲宣爲劉荆州與袁譚書 ○ 亦深切矣尚非垂涕泣而道之誠不至也代者故不能飾全以利害爲言不聞倫常之訓本末倒置而文體固自清雄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

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絶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絶爲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讎之計已決旆旃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辭巽意狹飾辨強顏文氣殊苶然章法變化滔滔自運繁而不厭

離絶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己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絶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搆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賫見薄之決計秉飜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飜然自絶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遠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控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似有闕失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

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作似爲）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輿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以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阮孫二書用同馳檄可入前卷○用意在蜀亡之後情事易于竦切文未滿量　蜀亡之後形勢利便精采遜鍾士季檄蜀而婉宕殊勝）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詞苟以夸大爲名更傷忠告之實今麤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欵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罙入其阻幷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幷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山河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辥敬文與諸葛恪書○ 逸宕非六朝所及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置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伏文表與阮籍書○○ 有心激發非以讚譏處處雙層蹴起昆吾切玉此爲國工 垂縮進退處處雙寫故無病于複緟而大有回薄之味

幽異恣肆似出鴻寶其劇句鑿字亦江鮑所祖

義白蓋聞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總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闔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沈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噱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闇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相額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元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智不出凡器無限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斷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騖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狥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總人之綱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己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駮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侜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有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讎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箭寫律踞廁讀書誦之可悼深怪

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元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轢地絡觀持世之極總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終身以當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賄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略命世驅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沈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驥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劃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轡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臥囊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屋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有秘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穎於肝膈而不揚之於清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爲損含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於見劫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艮苦想必勃然承聲嚮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弃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伸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義白嗣宗超軼當此清深直是勍敵

阮嗣宗答伏義書○玄遠之旨未見似稍遜于來章駿邁似東方生　晉人敘情之篇多此類而每苦瀾漫今但取遒整者

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顛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元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瑑虫所不能解也然則宏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氣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鷃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溟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綱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網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艮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清轢於元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元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閑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趣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

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宏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
以自愁比連疹憒力喻不多阮籍白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亦自嫖姚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
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
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
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
陋猥見採擢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
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
舉可謂伐雷鼓于聵者之側

呂仲悌與嵇茂齊書○○尚有內轉之氣故麗而不縟○窮士失職以兀奡見其幽咽探四六之源者正在此種意密而局展亦云跌宕昭彰矣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
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
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
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飆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
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
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所
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弦急常恐風波潛駭
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嘆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
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元朔蔕華藕於修陵表龍
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
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
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
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
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
影中原憤氣雲踴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
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
倒蹋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
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
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
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
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
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
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悢然知復何云 排調怨悱以此陳訂不知己者之前既不擇言又不
擇人

劉越石答盧諶書○誦之灑然佳在骨堅 沈痛契闊反言若正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
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
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緜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
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立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繇
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
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
天下共之但分拆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
之爲妄作也昔騄驥倚輈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
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已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
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
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黯然

周義利報羊希書○隱秀 楊惲嵇康之間然實開纖俗之派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寀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邱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鬐望鼓鰓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翥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巒危桂榮秣芝浮霜剪松沉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鴆粱錦實迺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酖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冠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離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粭而出望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謂覺迕則反而還閉居違官交造頓罷捐綦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轂價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閉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雖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侯振飲之罷侯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酆肅尋伊鄗傍眺燕隴邪履遼衛覜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芴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舊俊止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行氣不滯琢句甚巧

張延符與尚書令王儉書 ○ 情韻不匱筆牘之辭尚不寒乞四六意對爲上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與瑯邪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

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彯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慚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皐徉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夐舉輡轗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渑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山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威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念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奄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岷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夐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 情生意消然而靡矣情致綿麗自足而 古來樸健之體至此無餘矣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喋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黄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顔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源于魯仲連燕將之篇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 ○ 懸鶴藝圃　齊梁之間有此不阡不陌一派頹病其有句無篇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養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

綏元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步於邯鄲入庖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蠻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晤思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當日文章流弊言之深切稱心而出不事依傍

王僧孺與何炯書○此文從報任安書出而冗散疲薾幾與背馳文章升降之故可觀

亦是詞勝然無不副意之詞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

地刻木昔人所悲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鐘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絶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遭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衛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覯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筍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途遙力躓傾蹶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巵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

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主留善
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兹惠詬憐其觳觫加肉
朽骨布葉枯株輟薪止火不得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正復
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
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
施何以從人何以狥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强近之親是以構市之
徒隨相媒蘗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
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
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
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晩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
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
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
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食螻
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擒綺縠之清文
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鴻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
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
芳烈裁書代面筆俱淚下開闔處尚見疏宕

陸韓卿與沈約書○似不完具　頗有拙致亦近澀體

齊梁每有淸辨之文而多累於庸冗錄此可識其凡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淸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
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
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大旨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
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
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
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元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
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淸謳有辭章調韻者
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
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
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
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淸濁爲言劉
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顚之說與元黃於律
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兹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
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
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
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
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
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
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
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
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
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
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
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休文之論本有可議第此書亦非探源

徐孝穆與王僧辯書○○吐音高亮比于詩家之沈宋　徐庾出而大變六朝之體勢

孝穆文驚彩奇藻搖筆波涌生氣遠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之意
書記是其所長他未能稱也

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
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
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

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
皇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
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會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
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
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烏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
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儷袞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
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
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
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雷
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
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或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
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林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
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
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壥斯滿鸎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新城
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止鄉名穀熟
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
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
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縮
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
子階緣多幸叨遘皇華鄉國同危公私焦迫邳彤之切長亂心胸徐
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犯幽祇躬當勦滅何
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
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
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
迎門請盜恆懷廢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
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溫凊饘飴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
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
全死同氷魚之不絕似蟄燕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
漢南亳興殷備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
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仗歸旍而永慟
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
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閔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
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
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悮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
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帥郊迎負弩鄉亭里候
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得而言
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
頓伏苫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鷰雀躑躅鳴號含識懷情未有其痛
且夫曾耕雨雪猶尙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咽公履忠宏孝冠冕縉
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嶽行糜仲月王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
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漢
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顏魯公書力透紙背

徐孝穆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沾溉千載有如創獲古人之格自我而變後人之法自我而開文章氣力至此正不必以皮相論矣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
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
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
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
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山川長波含五
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
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荆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
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

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威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勘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期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溢城峯號香罏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之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買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衞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千刀劓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讎佩弭腰鞬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葅筋臨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邱墟蓁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旃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

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鄭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鄭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虛縻旍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會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鵷鸞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期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寒暄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聽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精靈〕

徐孝穆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往復數書此最文質相宜當于事理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在此月十四日告敘覽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昴之徵疏勒效忠時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絲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圉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于至誠睦隣之懷由于孝德遂蒙殊獎歸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讎未殄方憑大國之威宗祐阽危尤仰親仁之德僶俛恩寄號靦惟深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于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彊兵爲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于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循常之恆禮明公固天所授宏濟本朝曲阜同功營邱等烈若夫伊尹庖廚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勞書契以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

爲難荀息之忠良以喜慰但聞先朝秉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于十方仁壽之功沾于萬國兇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于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非虛言淮陽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是軒轅之陣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侵華夷俱騁而沖人數歲復子方賒德未感于黎蒸威不加于將帥斯等怏怏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于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軨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里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已據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會柝聞郴方之尚遠胡桑對薊匹此爲遙水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無關梁國豈不追慚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隣之意東門黃犬固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勳滅我宗祊何所逃釁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更具往還想不遠而復無貽祗悔也英謨有在方興杞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于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 道峻　屈曲洞達如中郎八分

頗有詞嚴義正之致勝于僧辨答書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元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奰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釁載齊車以誓衆壘萁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電邁不重朝而戮封豕纔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崤函卽都諸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離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徇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蕩刷讎釁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敕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爲乏主冢宰匡翊寧俟長君雖則未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國家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論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奉奏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徐孝穆報尹義尚書○ 辭意相發句法變化皆足沾溉後來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目懸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游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第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高遠谷永之筆無慚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楊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輪緊王府屈膝闔門川酋洞豪強梁溟海神兵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

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邱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於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雁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遜翮飄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雹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荀罃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閎庭奏歌鐘座延僑肸賓客之敘方於阼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之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扆但當令艽艽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薄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艮有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鶴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後半多訛缺

尹義尚與徐僕射書 ○ 殊有勁逸之氣足使答書退舍亦一時名篇

義尚白漳濱江涘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寢粖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霧恆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踞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泰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於仙嶺每占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李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覯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輶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邪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霸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一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脣齒是以隔河分歃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遺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宏之

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朱瑒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 凜凜 詞義俱足不待繁稱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聞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冑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尙思匡救雖繼包胥之念終遘萇宏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玆知己志在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體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進末僚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往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瑩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駢體文鈔卷十九

原书空白页

賈生過秦〇〇〇學傳左氏時近短長竟無一語出入其間故奇〇以駢體爲名不當入此文既收此篇何以遺仲舒對策〇韓潮蘇海皆溝澮耳〇左思云著論準過秦題去論字而錄冠論體亦得不必拘於著書非文章之說文章豈有不源於著書者

文之次第當從史記秦亡於子嬰故首責子嬰之不善救敗而歸諸壅蔽傷國正意具于此矣下乃補出形勢之不足恃以圓險阻難犯之說末乃暢言取與守不同術見秦不亡于子嬰而亡于始皇二世以補注遂過不變暴虐重禍二語而意則側重始皇故前後以救敗正傾相呼應李氏云文第當從史記要亦遷就之言始皇二世子嬰層遞而下而結束以先王知壅閉之傷國云云秦之盛也以下總攝上文爲後王正告是著書本義史公則以子嬰猶可全秦故移其前後觀典引可見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無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幷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

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于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勿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班叔皮王命論　○○　起伏結撰盡言盡意遂成東京文體匡劉而後此其轉棙○所謂頓之山立導之泉流○言在此而意在彼

安徐重固　匡劉以下之文此評盡之而子政標姚矣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

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鷰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李蕭遠運命論　○○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此文注腳○希世苟合一節與感所由○處處即東即起晉以後人不能矣○奇氣噴薄要亦憤懣之言○駿足奔馳源出國策與李斯逐客督責二篇亦相出入

可謂浩乎沛然矣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

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衞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除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跛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

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曹元首六代論 ○○ 文無今古以有隱顯射激者爲高深○○正喻始終一意所以關亂不亂然蹊徑存焉○○摹擬長沙轍迹太顯

一氣奔放尙是西漢之遺往復過多則利害切身不覺言之灌灌耳義門辨此爲陳思之文信然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鎭親疏足以相衞幷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幷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衞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衞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若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於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咨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衞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

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芘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見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埽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阮嗣宗達莊論○(文有首尾故嗣宗不失為至慎○上接東方與抱樸同其規格)

約文子及道德指歸論而為之文亦相似　通易論佳於此而散漫無紀(晉宋文弊)問答之體與解嘲客難略相似而用意自不同晉以後著論每多此類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愁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閑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脯脯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裒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鷁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

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悅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峯之上者資端冕服騂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騂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元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積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欲奔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病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元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爲小雲將不失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實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兵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成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爍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洿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淨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

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相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材也（以意校補）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遐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元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膈脈亂次而退蹜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此等文自論衡出時有牙慧可取

嵇康養生論○（獨然自放）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不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

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
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
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
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
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
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
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
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
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
害性故棄而不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
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
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
心元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
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陸士衡五等論 ○○ 閒架遂成○須尋其論議營陣與元首同異處乃識文章升降之故立言先後之法○何嘗不闔闢盡能而不能執規矩以爲方圓措意欲挽昔人之偏

運思極密細意極多然亦以此累氣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
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
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
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
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
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
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
上在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
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
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
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
譬如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
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
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
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
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
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
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
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
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
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
置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
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趨亂不
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
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
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
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
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
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捷士狹者逆遲六臣犯
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
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

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二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鎦銖稱量而出字句皆有氣類千古為散朴于後為指南）

潘正叔安身論（理勝○傷于平鈍）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得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自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鷙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強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耶豈不始于私欲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

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形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蓽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于令升晉紀總論　○○　雄駿縝密皆未滿量襲過秦一節為諫篇之疏○晉紀亡佚昭明選文著書降為單簡○厚集其陳使轉處有力有神佳篇也

雄駿類賈生縝密似子政晉文之傑也　縝密則有之雄駿則未盡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智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天下有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

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天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者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

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途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幾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去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顚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何承天安邊論〇婉雅〇指畫精鑿文事安翔由於所見既深故無虛憍之氣平實周盡文氣近東京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鎭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衞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敗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閒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

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牛車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宜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雹埽嵩恆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衞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烏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衞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也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衞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帥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牛車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佰兩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衞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牛車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坻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閑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刀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

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
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
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劉孝標辨命論○奇才不達與感之由因以自命故激昂憤厲語無餘蘊然後知蕭遠爲溫然其辭

疎越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
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
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
數天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
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
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同焉皆得不知其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
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
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
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
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
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
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
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
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
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
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
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
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其才而莫
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
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
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
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
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
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
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
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嗚
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
神之辯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
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
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
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
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
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
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
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
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
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宏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

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烝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狠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元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弟立忠貞漸禮樂之餘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劉孝標廣絕交論　○○　梁　尚有韓非呂覽遺意○辭勝于理文苑之粲

以刻酷攄其憤懥真足以狀難狀之情送窮乞巧皆其支流也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從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宏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元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

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僊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此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大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盧子行勞生論 有引○文有真氣有生氣者可以不朽正不諱其怨懟駁雜○末一節亦反言若正

亦絕交之流而氣已涉俗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此論因言時事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姸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閑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中冠之後濯纓受署纆

纅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論此風波溺於倒蹎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心豈徒蟲惜春漿鵄恡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尙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瓬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買謐郭槐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憊此之爲役葢其小小者耳當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擥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鹖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尙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邅危元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騎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鄉撝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葢塡閻寳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絶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上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媿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擔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眞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斆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埽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黃蕘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李公輔天命論○承華縟之末流稍思反質所以兆初唐也○洸洸易盡

較王命論便有雅鄭之別而春容茂美固足下開燕許

粤若邃古元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

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
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
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元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
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
宣王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體之集沒降巨鳥之奇累
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於魏室建盛業於周
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
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
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
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衞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
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
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
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嶲毒巴庸蠶食秦楚此
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
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
鬬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閒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
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
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雲改
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
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書
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恆如升推帝居
歆刱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愼刑恤獄除
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閒出盛德無
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
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
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

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
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
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
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元澤而不知也丹雀
爲史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
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
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
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
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
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棲棲汲汲雖聖達而莫
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劃神州
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剡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
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梟而爲鼎若
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
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
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
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愼哉蓋積惡既成心自
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
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
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
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
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
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
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
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
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

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瘈遭顛覆之軌趦趄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有命不恆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昊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駢體文鈔卷二十

劉子政上戰國策敘 ○○ 賈以勁氣不徒渾厚

姬傳先生云不及過秦雄駿然沖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兆洛以爲如先生之言則知東漢魏晉之文所自出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悞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効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許叔重說文解字序 ○○ 尚是周秦諸子體勢

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嘖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卬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王叔師楚辭章句敘 ○○ 漢世文章無論純駁原本經術其味深長予復堂文錄甲編敘詳之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辟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絶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某終後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陸士衡豪士賦序 ○○ 頓挫回薄意內言外不當僅賞其清新此士龍所謂清新相接者也神理亦何減鄒枚鄒枚隱顯激射處不易至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

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於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謂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石季倫思歸引序○ 氣體不俗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慠然有凌雲之操歘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遺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郭景純山海經序○○ 斗旨瑰文郭生獨絕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

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恠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母樂而忘返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恠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濳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亦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王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恠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滅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元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騶耆之翔巨以論垂天之陵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王逸少蘭亭集序○雅人深致玩其抑揚之趣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葛稚川抱朴子序○散朗修飭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于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悉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年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

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廬山道人遊石門詩序〇〇〇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崟爲幽異乎勝妙在觔墨之外　少喜此文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岩元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于舊俗而未睹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絕徑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友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廬乃造極于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于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觀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靜于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說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元音之有寄雖仿佛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懽而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邪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元覽達恆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邱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迺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迹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于中遂共詠之云爾

張思光門律自序〇極矜慎肥甘　狂狷之言傲然不屑山肴野蔌一洗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缺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正以屬詞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僧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辨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日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宜振綱也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〇雖甚敷腴語必傳實輻輳清英品目固當美于休文　行以傳狀之體名言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筮以淮水若離薊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藝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宏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

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宏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恆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還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郃分司盧欽兼長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宏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宏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宏以青冥之期公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旨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宏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迨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聲名而悼恩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帙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 六藝附庸蔚爲大國江河萬古精爽宏多矣精神足以不朽三十卷之書遂與六經並壽吾師吳和甫少宰嘗深論之比之菽粟之于珠玉云

式觀元始眇覿元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如此次則箴興于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詞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釋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 ○○ 識度非常 深至 似勝文選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莫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

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鵷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又爵祿可辭不必傍求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作文與選集之理俱備　音節可誦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鷲園善誘馬苑宏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元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媿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元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師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義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鮮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同歸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倘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梁元帝全德志序 爽氣

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陸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驅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梁元帝丹陽尹傳序 雅令

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眄遇之深

多用宰輔皇王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 ○○ 當宁有此沈痛之篇而覆亡不晦知六朝有無本之文 悲悼感憤寄慨在耳目之前

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于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蹕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斮刳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于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棲于宮寢麥穗黍離被于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于危年甘滅亡于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望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似未完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平衍之篇可留可去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闃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蓋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摛藻銅省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偏綈緗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咸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欹案而忘怠況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偕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謬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曩據區區前史不亦恧歟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礙五時密教月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華豈直得解纓須提舍鉢瓶沙騰疊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電起至於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弈興詠並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儒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一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劉孝標金華山栖志序○絶似賦體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圜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爲足毛羽瘡痏於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絶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願閑逸每思濯青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膏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木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艮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陂陁下屬深渚嶟岏嶮巇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壟路迫隘魚貫而陞路側有絶澗闇庳谿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圍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霪滴瀝生響迴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抗白蔕抽紫莖蓊蘢苯䔿梢風鳴籟垂條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藍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渠紅花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邱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賁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翱翔羣鳳風胎雨轂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迺鵾日伺晨響類鐘鼓鳴蛩候曙聲像琴瑟元猨薄霧清囀飛猨乘煙咏吟嘈囋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薰鑪夜爇法鼓旦開予則跕躧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分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璸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跱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濺瀉渀涌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外則艮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鼈旨膳碧雞冬蕈味珍霜鷄鷇巾取於邱嶺短褐出自中園寒蔣逼側於池湖萱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釀醥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鐏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嗢噱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與嵇生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庾慎之書品敘○調已凡下

元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元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滕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圜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

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頒正而化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舍繁從省漸失頽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含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塡飄板上謬起印中波迴墮鏡之鸞楷顧彫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以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玆業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戢山之扇竟未增錢淩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跡或有淺深輒删善草隸者一百二十二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酈善長水經注序 ○○ 雖未與山海經敘抗手亦頗樸屬微至其託體然也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川域之說而涉士游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絶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絶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衿求其尋省之易

徐孝穆玉臺新詠集序 ○○ 無字不工　四六之上駟峭蒨麗密

陵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瑇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以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山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鄰巧笑唯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明蟬之薄鬢照墜馬之垂鬟反插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

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别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
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硏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
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
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
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劍晨嚴銅蠡晝淨三星未夕
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
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宮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齒無怡神於
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
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
書選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
斯而已也麗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
牋皆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
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
既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兹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玩於書帷
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却老金丹之術
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館流詠止於洞簫孌彼
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無或譏焉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下 此卷不當撰錄非可以蕭選述贊藉口序類

司馬子長史記自序 馬班二序不當箸錄此亦誤于蕭選之有史述贊也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
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
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
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
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
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
立幷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
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
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
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
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
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
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
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
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
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
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
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
以至于秦卒幷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
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閒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
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
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
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
閒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
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
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
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
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文之變作禮書
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
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
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
馬法所從來尚矣大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翲忽五
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
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
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幷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
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
三跡闔廬殺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
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
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
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
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

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于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秏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陳國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于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于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于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于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勿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于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于權吳楚之兵亞夫駐于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

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
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
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
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
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
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衞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
世遵其法作商鞅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
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
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
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戰武安爲率破
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
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
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
以救邯戰之圍使其君復稱于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
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于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
第十七以身狥君遂脫彊秦使游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于魏齊而威信于彊秦推賢讓位二子
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之兵爲弱燕報彊
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
子用狥其君俱重于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
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
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于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
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
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
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于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
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
于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
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
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
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
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
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
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
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
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
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
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
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
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于勢而倍死作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
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
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于言敏于行務在鞠躬
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
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
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
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
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
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
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于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

頃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于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說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孟堅漢書敘傳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叙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

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宮不新館
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孝
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
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世宗曄曄思宏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
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
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
六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辠人斯得邦家和同述
昭紀第七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
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
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
陵不邑閹尹之呰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
之威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
十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彫落洪支底剭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
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
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
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
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宏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
臣侯表第四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
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韙見戒述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迪于秦有革有因觕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
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
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于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
律度量權衡歷算逌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
律歷志第一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
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雷

電皆至天威震燿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
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張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
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
一供貢下賦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推古
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
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
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
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
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
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
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第七坤作地勢高下九則自
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
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
導惟河爲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
陻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
志第九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
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宏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
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
志第十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煽烈赫赫炎炎遂焚咸
陽宰割諸侯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
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謀甘
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
惟其舊横雖雄材伏于海隝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
烏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
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
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賈廛

從旅爲鎭淮楚澤王瑯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
終用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
楚戊實淫䵷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弈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
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
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
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
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絶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
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
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鎭守關中足
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元默繼而勿革民用作歌化我淳
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
折武關解阸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
擾歸漢乃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
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
十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
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廑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
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
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險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
風議博我以文敬緜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
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或哲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
孫傳第十三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
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
田橫顚沛被之拘繫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述蒯伍江息傳
第十五萬石温温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夭夭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
民衛直周張淑愼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孝文三王代孝

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
思心既霿牛旤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
三王傳第十七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
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
八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攬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旤
如發機先寇後害述爰盎鼂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
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
于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
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魏其翩翩好
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挻旤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
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景十三王承文之
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醟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
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絶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
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躬戰七
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
詘王命述李廣蘇武傳第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
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
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
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
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
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
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
爵乃試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宏卜式兒
寬傳第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
亦罹咎慝安世温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

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
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
鉞身釁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旤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嗚呼
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勤成一家
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齊昭亡嗣燕剌謀逆廣
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
十三六世耽耽其欲浟浟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
不忠其身善謀其國述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東
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
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
庶幾云已宏唯政事萬年容已咸垂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
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贏葬建迺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
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
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
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弈世載德
貽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
皤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
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
節救在三哲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不疑
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
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于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四皓
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湼而不淄禹旣黃髮
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述王貢兩龔鮑
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元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
孫是謨革是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
三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宏光大天

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彷彿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爲尤
悔深作敦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
延壽作翊旣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敞亦
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嘆述趙尹韓
張兩王傳第四十六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皆陷
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
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倩懊懊覿霍不舉遇宣迺拔傳元作
輔不圖不慮見躓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疆
列于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
氏蘧蒢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
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安褎褎
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山敦慎受莽
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
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旣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
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才道德
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
十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
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
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
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
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
而覃思草法纂元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
傳第五十七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
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
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

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與曾是強圉掊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姼姼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顚覆薄姬碌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黄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

史記漢書自敘之篇章實齋所謂員以神方以智者於此昭然若揭作讀之以子長疏拙處多孟堅整栗處多用韻亦班較密獻坿識

駢體文鈔卷二十一下

董仲舒山川頌　繫辭戴記之文　荀賈賦篇此與鼎足

山則巃嵸𡾋崔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灊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智者鄣防止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王稚紀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幷序　○○　森竦　筆力甚偉

以質得古出于凡將滂喜者也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先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廎寫輸淵平阿泉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盤臨危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遰㝵弗前惡虫𡚁狩蛇蛭毒蟃未秋截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于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烝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剌過拾遺厲清八荒奉𩳁承杓綏億衙彊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蕩真雅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執繼縱上順斗極下荅巛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

序曰明哉仁智豫識難易原夫天道安危所歸勤勤竭誠榮名休麗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幷序　○　原本鼎彝敷陳善績辭不迫切自有矩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詞尚體要經術之遺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爲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籌策在帷幕之內決勝負千里之外析珪於留文景之間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謨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爲令令退爲嗇夫釋之議爲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嗇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從言孝武時有張騫廣通風俗開定畿寓南苞八蠻西羈六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賓各貢所有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爰暨於君蓋其纘縺纘戎鴻緒牧守相係不殞高問孝弟於家中謇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略藝於從政少爲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爲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郎中除穀城長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臘正之際休囚歸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年路無拾遺犁種宿野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子賤孔蔑其道區別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

邵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瑋西門帶弦君之體素能雙其勛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前喆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新

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來木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有勛利器不覿魚不出淵國之良幹垂愛在民蔽芾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繆唯淑是親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无疆子子孫孫

蔡伯喈祖德頌 有序○樸致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不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千有先功匪榮伊辱

蔡伯喈京兆樊惠渠頌 ○○○ 中郎之文如平原大河氣脈綿遠神理出于詩書經術之士爲範百世異時淫麗浸染我思大雅之卓爾矣 純懿閎遠中郎絕塵韓曾之流從何學步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墝埆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畝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謌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注〕顧校云父母下脫一句獻案乃有樊君單句 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劉伯倫酒德頌○寓言 巵言不放慎與阮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物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河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 有變化有頓挫可謂跌宕昭章矣 神完氣足意內言外不刊之文

此士衡所謂文繁理富意必指適者也優游彬蔚精微朗暢兩者兼之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頴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頌曰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嶽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清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壞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基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漢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於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弦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觀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還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鶩靈邱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頴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寶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

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宏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劍宜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陸士龍盛德頌 ○○ 足使仲宣變色陳思卻步使孟堅變色　亦堅勁亦標姚直

風骨不逮功臣頌而織詞甚縟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爲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慨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爲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冀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叡哲越三代之高蹤膺有聖之元景蘊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疊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鑒民顧天思文叡聖以宅神器六合炎駕八荒星錯企皇居於阿房掎逸鹿於九野謀猷回遹天人匪祚乃繭斯國授漢于西京是以先紹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蟠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綖以蓋天廓元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堂海紬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飧納獻規之客元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鮒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艮平鳳棲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逋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肅地□□□纘於舟輿竦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歷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圜丘延萬乘於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戎羌蠻夷之墟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天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無施忝寵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邁懸自西徂東行邁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卽命舟人弭檝水沚瞻仰山川舊物湮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拊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實銜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觀薄狩五服時邁玉軫言巡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愚情振蕩靡審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閶闔之情謹住水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文王之容可觀永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勳茂功超蹤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地厚貴獻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舍人臣陸雲上

於皇漢祖纂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棲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頹維弛綱靈曜熠爍隮景扶桑則天未墜重規昊蒼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順憑河拓景襄嶽殷韻龍章炯偉虎質

碩變有秦不競罔極黔首震驚子師思虔神主上帝曰咨天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旣受帝祉雲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廣克遐威凌羣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蒸徒蒸徒旣和旣和旣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旆電尋推師蕭曹撫劍高吟元戎薄伐時罔不龕凌波川瀆肆野陸沉咸陽克殄旣係秦后峨峨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王命王命旣愆黜我西上於鑠王師遵時匪怒爰赫乘釁席卷三夏嘽嘽戎軒矯矯乘馬燮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曜纂籍授首區夏旣混宇宙蒙乂肅肅帝居巍巍神器有皇于登是臨天位繡文于裳組華于黻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維辟公宣聲路寢發號紫宮頌此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大予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開國乘制分圭祚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冢宰內幹武臣外閑漸澤冀域沾被戎蠻連光大素萬載不刊（語見其大）

陸士龍登遐頌○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言千歲不死之壽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者旣集而登遐未有焉莊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顧可以言寄之遂爲頌云爾（郊閒人　王子喬　元洛　孔仲尼　九疑仙人　大勝山上女　李少君　梅福　張招　左元放　劉根　黃伯嚴　費長房　何女子　焦生　鮮卑務壁　韓衆　夷門子　林陽子　任化子　鬼谷子）

淵哉郊閒懷寶採薪媚茲伯陽常道是賓俯翼遊周攜手入秦遺物執一妙世頤神思我元流浩若無津王喬淵嘿遂志潛輝遺形靈嶽顧景亡歸變彼有傳與爾翻飛承雲倏忽飄颻紫微元洛妙識鐵餌神頽在陰倏逝卽陽無景逍遙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合神自靖孔某大聖配天宏道風扇元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與言譏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淸歌先試丹書有造茫茫九疑登暉太素有漢登閑神具爾顧登彼靈丘聿來載步貽我則歌永揚遐祚大勝之娥厥猶翼翼降宮有和納符帝側揮杖指辰絕音頹息茗茗元右在彼峻極少君善祠怡爾豐顏俯覲劉漢仰接姜桓式宴安期巨棗爲餐神光攸往後來其嘆在漢之衰頹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遺形逝彼文辭胥此洞庭神輝絕景豈外北冥張招澄精妙思元芒則是神物錯綜徽章乃幽乃顯若存若亡因形則變倏忽無方左生清純放情元昧在物淵沉泝虛攸遂清酒一壺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萃載見君子言觀其蔚劉根登嵩遺世盤桓形委服容口厭瓊蘭挹彼呼翕爲爾朝餐景絕巖穴光茂雲端伯嚴志道翻飛自南北食中嶽練形嵩岑奔星凌顏朱光垂陰雲精九口握耀盈襟長房有懷承師問道蒙險洪海晞心元浩將登蓬萊祚爾難老嘉命旣錫如何勿考逝矣何女芳靈旣彫安寢曾邱逝魂淸霄喪魄載營大墓崇朝玉趾再步於焉逍遙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頤神太素淑思元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北狄務壁在彼沙漠含神自頤靜居有恪自彼王庭聿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闥衛衆終化靈毛揚葩愼爾貞心神祉來荷靡靡夷門體道含眞殄茹靈卉凌雲頤神林陽餌車明視聽耳壯子旣湌步晞千里任化凱入輕雲揮止移形善變載坐載起悠悠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在彼二子芬響蘭揮有來盈耳（秀色）

孫興公聘士徐君墓頌（有序）○○（亦遂初之微言　亦淸言本色）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邈音徽遠播餐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

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𡸁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邱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清深

江文通閩中草木頌十五首 有序 ○○ 拓橘頌而大之拙語可思

僕一命之微遭萬代之幸不能鐫心礪骨以報所事擢翼驤首自致丹梯爰乃恭承嘉惠守職閩中且僕生人之樂久已盡矣所愛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今所鑿處前峻山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饑猨搜索石瀨戔戔庭下有故池水常決雖無魚梁釣臺處處可坐而葉饒冬榮花有夏色茲赤縣之東南乎何其奇異也結莖吐秀數千餘類心所憐者十有五族焉各為一頌以寫勞魂

江南之山連障造天既抱紫霞亦漱絳煙金荊嘉樹涵雲宅仙姱節詎及幽意誰傳 金荊 竦枝碧澗臥根石林日月斷色霧雨恆陰綠秀八炤丹實四臨公子不至山客徒尋 相思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壤上籠赤霄盤薄廣結捎瑟曾喬七年乃識非曰終朝 豫章 異木之生疑竹疑草攢叢石逕森菼山道煙岫相珍雲壑共寶不華不縟何避工巧 栟櫚 桐梓舊麗松栝稱奇焉如茲品獨秀青崖羣木斂望雜草不窺長入煙氣永參鸞螭 杉 木貴冬榮檉實寒色停黛峯頂插翠石側碧葉菴藹頳柯翕艴方陋筠櫝遠笑荊棘 檉 寶跨荔枝芳軼木蘭懷蘂挺實涵黃糅丹鏡日繡壑炤霞綺巒為我羽翼委君玉盤 楊梅 惟園有實惟山有叢丹藟鶩露紫榮繞風引霧如電映煙成虹伊春之秀乃華之宗 山桃 美木豔樹誰望誰待縹葉翠萼紅華絳采炤列泉石芬披山海奇麗不移霜雪空改 石榴 迸采泉壑騰光淵邱緗麗碧巘紅豔桂洲山人結侶靈俗共遊時至不採為子淹留 木蓮 藥實靈品爰乃輔性却痾衞福蠲邪養正縹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仙圖是詠 石菖蒲 黃蓮上草丹砂之次禦孽辟妖長靈久視驂龍行天馴鳳匝地鴻飛以儀順道則利 黃蓮 華不可炫葉非足憐微根儻餌棄劍為仙黃金共壽青腰爭年君謂無妄我驗衡山 薯蕷 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奇不俗載華載實同銜夕露共炯朝日夷陂無二沇冥如一 杜若 桂以過烈麝以太芬摧阻天壽夭折人文詎及藿香微馥微薰攝靈百仞養氣青雰 藿香 鬱伊多感磊落表奇字字洗鍊江郎文境如是

高伯恭徵士頌 有序 ○ 此中有真意

語無琱琢詞必矜慎故能以慤勝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麚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羇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咨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明士咸稱范陽盧元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元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反一敘於懷齊衿於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嘆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年矣然詞切於心豈可默乎

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盪游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寧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縈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秉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王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彼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成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苛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百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宗二賢誕性英偉擢隸閭閻聞名象魏響響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上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治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食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己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惟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居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士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龔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名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斂抑清怨

陸士龍榮啓期贊○ 有遠勢 雅辭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頹陵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泝懷元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又得爲男矣是二樂也或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爲之三日悲常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邱滅景榛藪居真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豈非天真至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贊其辭曰

芒芒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夷明

收察滅迹在陰傲世求己遺物自欽景遯瓊煇響和絶音戀彼邱園研道之徽思樂寒泉薄採春蘩鳴絃清泛撫節高徽有聖戾止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負道寔嘉於鑠先生既體斯和能羆作祥黃髮皤皤耽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黻冕陋我輕裘永脫亂世受言一邱媚茲常道聊以忘憂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有序 ○○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譚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僊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污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選言尤雅

郭景純山海經圖讚 ○○○ 全乎莊生之旨大語深語奇語可觀精麗自成一家

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桂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 迷穀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鵁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鵁鳥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太華山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鸞鳥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瑾瑜玉

榣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 榣木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粲然中峙號曰天柱 崑崙邱

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封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魂 神陸吾

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留 沙棠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西王母

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文貝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名曰惟帝江 帝江

鳥飛以翼當扈則鬚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于轂至用在無 當扈

駮惟馬類寔畜之英騰髦驤首嘘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駮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劔氣激白虹鰠魚潛淵出則邑悚 鰠魚

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帶山則鯈壑焉遺岱聊以盤遊 鯈魚

蹠寔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耳鼠

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 幽頞

磁石吸鐵瑇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磁石

狍鴞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

若(狍鴞)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天馬)蚌則含珠獸胡不可狪狪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繇招之自我(狪狪)犰狳之獸見人佯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為歸之于天(犰狳)治在得賢亡由失人莜莜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誰見其津(莜莜)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貴(蠵龜)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觴禱百神以和天氣(帝臺棋)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山膏獸　黃棘)爰有嘉樹厥名曰栯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栯木)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艷厥媚三遷(荀草)厥苞橘櫾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為美談(橘櫾)大騩之山爰有萃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猿)蝮維毒魁鴆烏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戮厥罰難犯(鴆鳥)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冥作紀南夏天清地靜(岷山)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為病媒(跂踵)清冷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灑景黔首祀禜以弭災眚(神耕父)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浴泳(帝臺漿)賤無定貢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三珠樹)有人爰處圜邱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不死國)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三首國)羣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焦僥國)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之薄味(視肉)筮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夏后啓)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為多減不為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三身國　一臂國)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為水間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女祭　女戚)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女丑尸)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為彭祖(軒轅國)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皁(乘黃)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臂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無臂國)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瞽洞見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眇(一目國)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夸父)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歐絲野)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倮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毛民國)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為物警辨以酒招災自貽纓羂(狌狌)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木禾)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不死樹)醴泉睿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袪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為聖(甘水　聖木)金精朱鬣龍行駿時拾節鴻鶩塵不及起是謂吉黃釋聖牖里(吉良)怪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騶虞)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為疏合不為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王子夜尸)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都廣之野)吹萬不同陽照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休所安焉知渙凝(款冬)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芣苢)草皮之良莫貴于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麻)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萍)

(子言絡繹倜儻非常)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意存風教　宇遂俠耳)(伯仲士衡持論尤勝特堂)

神彩壯於士衡(此論未然　竊以為渾穆不逮矣)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跡有優劣至於體

分宜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于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宏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載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舉其契相與宏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于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述豈徒蹇諤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之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元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元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元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詼誕韻與道合形氣不存方寸海納和而

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在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僞處死非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既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元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宏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公衡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揜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圭質無塵玷立上以恆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元流俯宏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江東著述推崇吳賢處較詳

庾仲初虞舜像贊并序○措語清折

夫至道元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道資沖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爲準極功極于天則配乎上帝法施于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于致治王道煥乎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棲神而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廢其軌景洞其元真雖冥照之鑑獨朗天下惡乎注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于宇宙南風散乎五絃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于有涯哉蓋亦暢悠悠之心者也其辭曰

元像焜耀萬物之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既暢妙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窈冥

戴安道閑遊贊并序○神情散朗當時之體　蕭疏是當時文體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元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之發詠闡乘桴而懍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邀八疵于元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

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于林中驟感于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與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緜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騖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怱順巢𥝢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絶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三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幽然一悟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 ○○ 粹然以尚友之志發在心之言高迥絶塵

此亦讚也重於所感故不云贊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絶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貞風淩俗爰感懦夫 夷齊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箕子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管鮑 遺生實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程杵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七十二弟子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 屈賈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韓非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汚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魯二儒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其意 張長公

楊子雲酒箴 ○○ 奇作意凡五轉而後折落本旨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裴逸民女史箴 ○○ 是爲立言理足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邪徑雖利無尙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氷璧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江道載逸民箴 ○ 造句高奇

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居上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欲實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技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告善黨

張平子綬笥銘 ○ 渾成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德更理笥衡時爲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緡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寔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隣

崔子玉座右銘 ○○ 不朽之作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容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

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蔡伯喈黃鉞銘○渾健從尚書出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
東夷高句麗嗣子伯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
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
郡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
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犇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
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室罄不懸人逸馬畜弓勁
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治
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雷奮守有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
勢羌戎授首于西疆伯固冰散于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貾事三
年馬不帶鈌弓不受彄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東階以
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
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
罔設介士斯休
蔡伯喈東鼎銘○追琢之章
銘功之體此最得之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橋
元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
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越在先民毗於
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
鑒於法罔敢不法憲於誠罔敢不誠用總是羣后保乂帝家勛在方
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於司徒
蔡伯喈中鼎銘○稍平實矣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
元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

宣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愼厥
身修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
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
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敘是惟臣之職祇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
此
蔡伯喈西鼎銘○變化　三篇遂自爲起訖古人往往如此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
大夫元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
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閑私悉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于
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既乃碑表百代
士孫瑞劍銘○質健
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勛伐彌章暨彼
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
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漢鏡銘
尚方御鏡大無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元武順
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湅治銀錫清而明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
石如侯王
又
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
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卞蘭座右銘○緜密鍛鍊
重階連棟必濁汝眞金寶滿堂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
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愼汝口
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窅處獨
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爲純

傳休奕擬金人銘作口銘 ○○ 不事椎鑿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
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
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鮑明遠藥奩銘 ○○ 詼麗
歲賣走丸生厭隤墻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煙靈飛生光龜文
電衣龍綵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
鳳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赬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繫虎杖或亂
蛇牀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為良
鮑明遠石帆銘○ 不盡巧故為大方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濴地軸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
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宏藹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旌未起
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
島服瞻貞視悔坎水巽木乃剡乃鏟既刳既斵飛深浮遠巢潭館谷
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則安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戎
遂留昭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祗心載惕林簡松栝
水採龍鵠覘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含圖命辰定歷二崤虎口周王
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赬艣帝子察殂
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梁元帝梁安寺剎下銘○ 徒事妍辭不必立意
阿閣巀嶭洞房窈窱似靈光之金扇類景福之銀鋪垂琬琰之文璠
鍗琅玕之仙寶神童戾止亟連翩于威鳳薩埵來遊屢徘徊於紺馬
有識之所虔仰無著之所招提觀慧樓而下拜望天街而興善辭曰
塵沙無始造色無先飛蛾不息縈蠶自纏篋蛇未斷藤鼠方緣苦流
長汎愛火仍燃髻珠孰曉懷寶詎宜挺茲靈覺時惟天仙真藉表聖
化乳稱權寶剎千道高翻四懸鳳樓含日龍臺吐煙紫山翠羽紅水
青蓮雪宮月殿晨暉夜圓宵長梵響風遠鐘傳仙衣有拂靈剎無遷
梁元帝漏刻銘 易盡
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
簡在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
五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
靡絕龍首旁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
如弦斯直如渭斯清
梁元帝東宮後堂仙室山銘 工而入纖
太華削成本擅奇聲峯如雪委嶺若蓮生雲除紫蓋霞通赤城金壇
是籙玉記題名鳳依桐樹鶴聽琴聲殿接南箕橋連北斗秋河從帶
春禽銜綬朱鳥安牕青龍作牖
庾慎之團扇銘○ 人意中語故自大雅
武王元覽造扇於前班生贍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
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恩深難恃
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庾子山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有序○ 綺密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峯尋雲深谷無景方之鷲
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
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度杯遠至疏山鑿洞鬱
為淨土拜燈王于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于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
李允信者藉于宿植深悟法門乃于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為亡父
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
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剎昔者如來
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
假道陽烏迴翼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

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閣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
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
冰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
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庾子山東宮行雨山銘 彌纖仄矣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羞來翠幔朝開新粧旦起樹入
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
併脫紅綸天絲劇藕蝶粉多塵橫藤礙路垂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
河神

庾子山東宮玉帳山銘○ 清麗

玉帳寥廓崑山抵鵲總葉成帷連珠起幕玉菡難移金花不落隱士
彈琴仙人看博嚴留舊鼎竈聚新荆賣石初爛燒丹欲成桑田屢變
海水頻盈長聞鳳曲永聽簫聲

庾子山至仁山銘 尚有拙致

峯橫鶴嶺水學龍津瑞雲一片仙童兩人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
暫落畫樹常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窗銜竹影菊落秋潭
桐疎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庾子山望美人山銘○ 秀句

高唐礙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嶮踰
地肺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常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粧臺
諸窗畫開斜看已識直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庾子山明月山銘 小賦

竹亭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迥葉落窗疎看椽有笛對樹無風風生
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唳鶴秋夜鳴猿堤梁似堰野路疑村船橫埭下
樹夾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崔子玉草書勢○ 并索靖一輩不足語此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
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
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
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
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黚點䵏狀似連珠絕
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
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螣蛇赴穴頭沒尾
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
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蔡伯喈篆勢○ 非秖小篆殆爲大篆古文言 古文苑秖十句

鳥遺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
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
之棼緼揚波振擊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
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
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
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
不能覩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
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宏懿蘊作
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較而論旃

蔡伯喈隸勢○ 所謂如數家珍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奐若
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
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
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
虡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
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

不能計辛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衛巨山字勢（謂古文）　汲郡冢中古文讀此如見

黄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草隸乃其曾元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詞之所宣

成公子安隸書體（八分與隸晉代已相出入近來以有波發無波發別之亦恐不盡然但賢于劃八之說）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闕之後嗣存載道義（闕四字）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寔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于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磥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耀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横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二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應手必緣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元翰形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黊折怵擲挫安案繽紛駱驛華藻粲爛絪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擲繾綣結體剩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蟬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宵霧朝升游煙連雲俯而察之凜若秋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

鮑明遠飛白書勢　此體遂絶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雹此瑶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絶峯劍摧驚勢箭飛差池鷰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駢體文鈔卷二十二

漢修西嶽廟記一作碑 〇〇

醇質近先秦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膴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冑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虣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邸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克厭帝心嘉瑞仍會風雨應卦纖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曜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會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章建乂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如玉在璞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〇〇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川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居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袤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覲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立政彊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朝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閺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凶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后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濕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

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香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語致跌蕩若素波之淪漣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高峻祗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温潤

漢成陽靈臺碑○ 彌拙彌巧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兆含穹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操履規柜之度則乾巛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求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感先闇後明遂以侯伯迹踐帝宮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神龍所熹靈龜隱刑紛涌波流比目鮑魚擢鱗通泉元礫蕘蘆生莛臺涯貫長歷久崇如□□三代改易荒廢不修五蓮精還漢受濡期興威繼絶如堯爲之承祠基年鮑魚復生故有靈臺當夫魚沛衞仕驛憲鮑魚服之延壽□□之際道小衰沮遂遭亡新禮祠絶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漢隆威德被四表大平未至靈瑞未下四夷數侵軍甲數擾匪皇啓居日稷不叓案經考典河洛秘奧漢感赤龍堯之苗冑當修堯祠追遠復舊復治黃屋推原聖意災生變見天以譴告前後奏上陳敘大義招祥塞咎爲漢來祚朝廷克省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廷尉选位連自表奏詔莢嘉命遂見聽□□爲大中大夫歸治黃壁令月吉日圖立規坐興業會工厥處夷平上合天意下應□□□□□飭五色華精上闕通天戶嚮少陽前設大壓侯神之堂地致石墀其下清涼可舞八□以□大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氣依怙於人廢之則亡存之則神復飾羣宗貧富相均共慕市碑著立功訓□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齊革精誠先薦毛血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幽荒率服徐方來庭萬國蒙祉黎元賴榮莫不被德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慶都德靈大兮承神精燿統赤裔兮爰生聖堯名蓋世兮上受符命迹帝制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歷紀盈千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祭兮上來多怙降福沛兮萬國禧寧孰不賴兮光宣美勛永□蕃兮垂視罔極億萬歲兮濟陰太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字元讓從公車令來成陽令博陵蠡吾管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來丞潁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還下邳尉尉潁川襄城楊調字君舉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還鉅鹿太守仲球伯儀從太尉掾還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還徙不絶皆興治大聖黃屋之力

蔡伯喈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劉彥和云理扶質以立幹魏晉而後絶不見此體矣

佳在無飾辭

社祀之建尙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爲后土及其末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恆動于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延熹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尙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續封呂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之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王仲宣荊州文學記○雖亦成章斐然而氣已苶矣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大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遊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聞人牟準衞敬侯碑陰文○韻語古法句格亦傳季友任彥昇所祖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即郇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勢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鑿室而可以蔽藏不墳而所冀速朽珍琦素白而靡尙衣服隨時而則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臼季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處高據之厚地將秭億而永久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而倉頡家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覲並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駮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

晉造戾陵遏記○紀遏制度使千載下如見所謂有用之文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幷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十當爲百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

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滮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逄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王簡棲頭陀寺碑

○○辭不汎濫漢魏義法未淪名理之言出以回薄紀敘之體貫以矜遠此爲南朝有數名篇沾溉唐初何能青勝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宏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勤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荊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治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宏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邱

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䑿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旣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宜身愈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辭曰 銘詞秀出

質判元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旣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闌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元津重柮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膴膴亭皋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懷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旣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踈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文士但能作百姓有餘天下無事語已爲難羣之鶴

沈休文桐柏山金庭館碑銘○亦少陵所謂清詞麗句而大體平夷矣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棲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元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騖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絶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示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皁尙幽棲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旣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元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縶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結懇志於元都望霜谷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强不已翹心屬念晚臥晨興餐正陽於亭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舃忘歸以茲丹轂表之元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嶢屼圭山璀璨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旍拂月龍轡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祕瞻彼高山與言覆簣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峯迴峭壁漢分星臨雲置墠駕岳開櫺澗塗蹇產林麓蔥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恆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則更生變戀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梁簡文帝招真館碑○長笛短簫一何清綺　簡文自是文章之秀四六之體至梁而成昭明尙有樸致元帝簡文益巧構矣

夫東瀛淥水三變成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尙以星起牽牛部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元之又

元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灑雖日門採藥之地楚望懷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喻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峗自然不度句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岡陵之畫魏后冰城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宏真卽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岫棲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峯下之地而勢閑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峯下之地卽以爲治故號招真高堂迥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米陵赤石之觀同符宏敞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衰壠蒼茫薜蕁千仞之木氣叶星昬華飛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綵花卷舒蹊逕陽桃侯棗榮落巖崖樹息金烏簷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牖鳴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算歸轂變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還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畤北鐘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鬭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齋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乃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唯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隆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矚山踰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莫棲豐雷朝上元陽作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筒燒鉛雜鯉折桂和蔥羽衣可服雲軿易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無語不工然尚以氣運

梁簡文帝吳郡石像碑○敘文處如鏡如濯乃不爲偶對所滯　當師其敘事生動處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涌滄溟昭覃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淞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爲業掛此簷綸無甄小鮒布斯九罭常待六鼇遙望海中若二人象朝視沈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于是謂爲海神卽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于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尙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沈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普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唄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騖而靈相峨峨漸來就浦仰觀神像嶷然雙泛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衞一名迦葉于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仙之姿非凡所徙試就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迺孫權爲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于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乃動至自舟中故知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覲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汝靈侯奉勅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耶論劉

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俟嵇康之鍛既鑄既鏤是磨是銑瞱如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覩十方俱聞說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于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于莊嚴妙色實有厥徵夫魯聖云亡尚追儀于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于優孟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稽命之禩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司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規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爲銘曰每一波瀾輒儷事相比傳前人云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最爲此道祕鑰然非多讀書者不能

巍巍天象堂堂最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鉤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冰晨遊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咸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輪足起萬字胸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所驅類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嚮必盡勤劬覩相塵滅聞聲惑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

梁元帝荆州放生亭碑　不完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恆遊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尙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鷁逐兔詎識杠鼎方前北海之餐鸘鵠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牀之雁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萍之宴碎金斷錦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

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牆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眸玉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衢罇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東極長男之宮不獨

銘于銀牓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于金碑

徐孝穆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袍帶氣漸重而後來燕許方以此名家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于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于公侯班佃必于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茬茬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于涙泊括地象于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年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後皐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酈下軍違命上策不宜敗我王師受拘勍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風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于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于海外信義感于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于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轀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于焉永固萬邦之

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宔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鶊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檽躬親辦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詰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壥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讐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浦奮翅高飛雷捲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攙搶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大堯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碑志之文以徐爲正庾爲變孝穆骨勝子山情勝

徐孝穆晉陵太守王勱德政碑○　章法有淺深賓主可翫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茲表其深源何籌慙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揚宗之華轂又有佽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丰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于胸襟行藏不槩于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友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夸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于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難三堯動息有方問羊知馬鉤鉅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灃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夭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駢體文鈔卷二十三

蔡伯喈胡公碑銘○○中郎文每有𥳑語拙語而質樸以立體故不爲累後人不可藉口　凡用韻處古意可法

表墓之文中郎爲正宗凡可爲規範者皆在所錄不一律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恩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于畝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還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熹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衮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還太常司徒威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尊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牆曷以尚茲夫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傳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謚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栩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丕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粤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蔡伯喈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阯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必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拜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八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于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耆耋老成

勳被萬方與祿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
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
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綵帛含斂之備
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
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
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
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
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
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
封建南藩受茲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輔輅車雕驂四牡修扈贊事
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
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伯喈太傅胡公碑　合以上三篇觀其部勒變動之法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
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鴈門
畢整屬扶風魯宙潁川敦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
文而不華實而不樸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
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闊文學睹皐陶之闈閫探孔
子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
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
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
不出焉乃還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
十年而無愆強記同乎富平周慎逸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
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敦以忠肅
勵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纏
榮而靡傃鞭撲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
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
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
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羣黎參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太
中於皇極傅舊德於幼沖率旦奭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
思沖升降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允
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餘
登臺閣據賦政策勳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惟我末臣頑蔽無聞
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於薨斃參與嘗禱列在喪位雖庶
物戮力不愆于禮進睹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
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
煥文德伊胡后應期運作漢輔嘉中興膏民庶澤洪渟亶攸序亘地
區充天宇轔高逵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邃古耀昆後　雖諛贊亦必肖似其
人雖複緟亦能變化其體合二篇而觀之可考見後人章句所鄉法

蔡伯喈楊公碑○危世抗節之大臣直書其事亦生氣遠出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
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
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
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
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
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
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戚六年守靜外戚火燔爾乃還太僕太卿公
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胥靡起家復
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
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
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黜英

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勑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黄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勤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神絪縕仁哲生應台階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蔡伯喈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摹尚書語後人疵之　三楊碑文烈篇稍弱）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唯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式建丕休勳啓洪範公祗服宏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續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嚴嚴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于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祗敬遵有虞于上庠莘莘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回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卽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

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允其祖武化洽羣心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蔡伯喈漢太尉楊公碑

○（氣象淵靜本于經術）

公諱賜字伯獻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丕相翼宣咸以威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閑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闈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溥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威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弁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允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蔡伯喈朱公叔墳前石碑〇〇（公叔名人碑文簡質不溢後人不能）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刺史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寶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愍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蔡伯喈陳太邱碑〇〇（文有道氣漸近自然推崇至極猶若不盡少時誦習頗有違言亦兒童之見也）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僚賀之皆埀首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以微言圯絕爲歎苟非若人則失實）

蔡伯喈郭有道林宗碑〇〇（陳郭兩賢如見其人中郎諸碑皆在此後　楩柟之幹琴瑟之音李氏云中郎爲表墓正宗此二篇尤上品也）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柔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

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袪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碑文亦垂亦縮仍是一筆書銘詞語語可味

蔡伯喈貞節先生范史雲碑○骨堅後人不能到　頗開方便法門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及延二子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迍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蔡伯喈袁滿來墓碑○存備一法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齔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習百家治易孟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偉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于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蔡伯喈胡夫人黃氏神誥○以不歸葬爲主開後來以一事成文之法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別封于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

生童紀未齔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蹈因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曁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近侍顯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郡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敘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軺執贄朝皇后採柔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龍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榮體安其玄遠圖長慮用遺舊居欲留此焉康寧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祗慎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沒於蒼梧殯於虞郊二妃薨於江湘不卽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還從魂氣所之不繫邱壠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襲從遂營窀穸之事舉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粤翌日己酉葬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碩于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賻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于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陽于肅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黃國氏建至于近祖亦降于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衍既作母儀履信思順登壽耄耋用永蕃孌子孫以仁追稽先典曆茲洛濱齊蹟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于億斯年

蔡伯喈胡夫人靈表○以子婦姑要爲主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違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於神明故能參姙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譽祭服有珫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韡次曰寧稺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讓郡孝廉及季更歷州郡寧舉茂才葉令京令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卽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闊中饋婉孌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憯怛罔極遂及斯表鐫著堅珉頌曰悲母氏之不永兮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兮惜聞誨之未央庶黃耇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恆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尋修念之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夭心傷悴以自憂曁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欻欻而日邁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尙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未及傾徂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眇悠悠而莫追

蔡伯喈議郎胡公夫人哀讚○以寢疾遺子之官爲主讚語皆爲顯言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承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顯儉節以免吝悔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寇

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衞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人乃自矜
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遺顯到官月餘所疾暴感春秋五十八中
平四年薨于京師顯有剖符之寄偪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
絕不能自宥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困悴而傷懷知
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
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
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敘我憂痛作哀讚書之于碑愍予小子夙罹
凶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
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
咎悔踐繼先祖即爵其土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
榮此寵休疾用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邱景命徂逝不慭
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
替違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緶棺而
不見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還靈柩而
同來考妣考妣下闕文痛莫慘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窈
而無間兮出入闃其無門昇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
不遂兮思情憭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達乎昊乾

王仲寶褚淵碑文○尚有生氣不能無待于起衰　逐事鋪敘中僅堪摘句文章至是

逐節敷敘中郎遺矩羌無鎔裁但苦詞費仲寶休文尚疎雋可觀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
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
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叚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
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
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章志而晦
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
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
緯敦睦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
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
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宏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言必由於
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
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
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
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維時寶
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
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藉甚以父憂去職喪過
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
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執銓以平御煩以簡
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此之謂疏雋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
不移朔還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
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
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衞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
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伯戶既秉辭梁之分
又懷寢邱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衞將軍盡
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
興衿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竝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
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衞尉固讓不拜
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宏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
詠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
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
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
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

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宏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海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靖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荊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宏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上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曖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於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邱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元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元宗萋萋辭幹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頹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遞怊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如元白長律詩平易近人亦是檢點有法度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似健于仲寶前後訣頌已甚敘歷仕措注有勢銘詞複述則呂黎以前遜病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才威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於天滔滔猶

四瀆之紀於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治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二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恆授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戢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阜提封百萬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會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宏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侯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侯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皋地將分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距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郛壥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壯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

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鉤距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埸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惟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宏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鑿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彊民獷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畜蝝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歘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衢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二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賈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剺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慙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

追贈侍中領衞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
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衞聞凶哀震感絶移時因遘沈痾緜留氣序
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
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涕泣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
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絶業分命懿親台牧竝建對繁弱以流
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
宏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元言聲悅之麗篆籀之則
窮六藝於懷抱究八體於豪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暌之妙
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威德之容交士
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
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憖留梁摧奄及豈惟僑
終蹇謝與謠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
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
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
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因采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
懷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有除
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蒸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應期誕德絶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
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
政成期日用簡必從月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
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
如何輿山止蕢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齊殞晏平
行哭致禮趙徂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輿
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諸號追臨波望哭
無絶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卽宮長夜逝川
無待黃金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庾子山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 使事跌宕子山擅場

子山諸篇密藻麗思無以復過而每以纖仄爲累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旣紹虞賓鳳凰于飛實
與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將軍覆吳王之蓋曾祖載爲宋
王司馬留鎭關中赫連之亂仗劒魏室黃河參凌或亡追路烏江艤
船更無歸迹今爲河南洛陽人也高祖冠軍將軍營州刺史吳人有
降附者悉領爲別軍自是官帥擁鐸更爲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
樓船之陣父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中都獻公太祖扶
危濟傾經綸夷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
關中餽食非直滎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公秉照晉之靈
降神明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藩九齡能對諸兄以公先
君愛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雖復年未大成矢心守節旣遭燻穴翻
從壓紐太祖初封函谷始合諸侯以公辭令參謀機密故得戎政克
宣師言無漏賜姓步陸孤氏委鹿輅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劒方之吹
律綽有餘榮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應平
準水衡貫朽長平粟紅授使持節車騎太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
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東京鼎實先加鄧隲
之勳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啓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
御轡取定鑾和之節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
不爲太守博陵有王沈之封其兒不爲刺史還驃騎大將軍開府入
掌納言治司宗伯又爲軍司馬職居常伯勤問於南宮位管王言運
官於北斗豈止郊天祀地龍門嶰谷之聲贊鼓頌旗白露涼風之月
暗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人于觸具以聞奏朝野稱之
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羌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

慙德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樝之禮既珠盤
插血定楚國之連名七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是謂使乎固稱光國
三輔公侯五陵鐘鼎銅街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
千六百戶餘官如故上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正陽平生鑄金之術
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弁白絁十疋公
訪得其主卽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持留掛樹方之
今日異代同風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
歲成論功書之年表尋授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露冕觀風停
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愛王基之德曾未期月被
勅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少陽養
德前星守器尊師讓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劉寔道高於
大邦譬以山濤榮深於小輦本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自理舊疾微
增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書校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嗚
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世天子以大臣之喪
躬輟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攢祭詔贈大將軍謚某公禮也以
今三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之高陽原夫人郁久閭西遇王姬愛敬
肅恭言容令淑有聞箴盥無廢紘綖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開
墳松柏已拱季孫成寢邱陵始同況復圖畫賢妃方在甘泉之室瘞
埋才子卽用高陽之原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沈階基不測
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爲世範行爲士則留連墳素怊悵文詞霜府
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身具六龜腰恆四綬
陳平密謀既非天子所見荀彧上策又非諸侯所聞其爲郡也惟取
赤土封書其爲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
而已嫡子操至性過禮純孝不遺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
聞悲者則下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滇機富春沙起開陽柱飛大夫屈節將軍振威南越
受吏西陵解圍昔我烈祖垂翼秦中白馬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
琴哀土風營州恆州擁旄世載壯節旃衿人雄關塞直河穿趙平雲
臨代生謂立功沒爲留愛降茲嶽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
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漏孝筍寒生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
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來參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遞參三事
歷副六卿天師光宅地載謨明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讖言默識溫樹
無名謙恭周密言行無乖忠公兕殪陰德蛇埋軍國紛總部領填階
馬不入廏金不入懷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
桓榮西京疏廣年齡俄頃風電相摧銘旌兩沒池柳雙迴縈縈允子
在疚銜哀身彰野火心懼天雷日月其除榮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
太史歷對天星墳連地市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

庾子山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有奔軼之氣愴惻之情銘詞不獨意複並仍用碑文中史事他家所無

公諱裔字遵允河內溫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正司天重黎之後
又以羲和掌歷夏陽適晉得隨會而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
其後金行受命玉筍南遷帝系極於輿圖中朝至於江表曾祖楚之
晉太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也元顯見
害之後桓元篡逆之初爰自齠齔客身屠釣河內道左抱劍長號代
郡城前慟悲靈祭江淮志節之士汝穎風塵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
附既而雲生伏鼈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尤映野公乃收合餘燼泣
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成皋之坂擁衆萬家歸於魏室魏明元皇帝
遙授平南大將軍荊州刺史襲封琅琊郡王尚河內公主命王承制
從賓國之儀於時宋兵憑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魏太武
皇帝授王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
元戎啓行志雪冤恥登壇慷慨三軍掩泣黃河漕粟已出石門白馬
連旗將臨野坂既而雲中柝起代郡烽然反旆南園途窮北略贈征
西大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荊兖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司徒

謚貞王祖金龍封瑯琊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贈司空謚康王父悅鎮南將軍豫州刺史漁陽莊侯以荊河刺舉時值亂離釁起蕭牆遂終非命公遺腹載誕流離寇逆複壁襁負深山擁樹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爲傭酒市遭太夫人憂苫草壙塋以終灰燧形骸毁瘠逾於喪禮年十有五始幹家事檻前鑿柱即取遺書石上開松仍求故劔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蜂起孟津以北無復封畿嵩山以南即爲鋒鏑公建議修武立柵温城函谷西封河橋北斷長亭籍馬並入武城百里租車咸輸温縣太祖文帝締搆關都經綸夷阻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馬文淵之擇主去隴坻而歸身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詔大統七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十年河内故義四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使持節領河内太守加前將軍懷州拓境兩鎮奔波柳泉轉戰三城授首十三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將能率衆入關者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戶千室即以爲封固辭不受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囷馬牛之賞將同量谷朝廷以華陽西極漢水東流歎孟達之奔兵怪劉封之失策魏前元年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昔稱導漾今聞上潞烟沈火井雨歇雲門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柱國蜀國公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公卷甲北塞懸軍東馬遂得策預葭萌勳參綿竹封龍門縣開國子蒲州刺史仍領新州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中正隆周授圖天保大定以公才望仍爲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絶即改封瑯琊縣公邑五百戶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武成二年被勑赴援信州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荊門水急幾沈吳漢公乃月峽先登瞿唐直上天子以公操履忠勤儀刑亮直乃徵爲大御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戶樞機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殿中無雙者矣四年大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授都督懷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偃師張慕河陽牧馬雖接戰於富平已連營於官渡五年詔追還拜始州刺史更討信州賊山彰尋寶渝恃險峽路五尺絙鈞纔通縣水三門橋飛齊渡既而風行草偃谷靜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衡天保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氣振巴邱之兵威警建平之戍五年還潼州刺史益州柱國公降帝子之重鎮天井之星延閣擬於叢臺岷山方於代郡公仰稟雄謨參謀遠略故得身預舞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六年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方欲關沫若徼牂牁見夜郎之侯習昆彌之戰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嗚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邵邠晉四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之季女王姬肅恭褕翟禮典四教兢莊三星令淑有光隆慮之賢足表平陽之感生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葬於武功三時原大夫墓樹以柏諸侯墳高於雉吁嗟滕公來居此里詔謚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千尋澄波萬頃蓬蒙射法力牧兵書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故得師出以律天幸將軍者也至如官曹案牘未嘗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岳彌峻三台更明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腸元甲階庭仄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酹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爲之開館嗚呼哀哉世子侃孝家忠國揚忠顯親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植之松柏不忍凋枯銘曰

欽若歷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族夷興馬書窮獲麟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象浦通關龍沙開候上襂石起河陽水鬬五馬南浮

三星冬宿太傅作牧奄有江沱司徒避亂承制荆河南勞推轂猶思
枕戈龍媒被野蒼兕凌波莊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
山竄趙武家藏李爕伍員道阻燕丹路遙南奔楚塞北避秦橋水流
登隴寒風度遼有功都護則重嫖姚懷書上馬習禮從容陣圖六甲
兵占八風藏松實劒射柳琱弓推誠買復屈節廉公八翼頻飛六條
亟秉勇此仁義行茲寬猛持印山開沈黎盜靜取甲無邱均田不井
懋功賜爵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方層參合更鑿皐蘭渝川
毒水爇道災氛地亡都尉灘悲使君谷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旐
秋霖泣軍遣奠雙設銘旌兩布沁水同墳平陽合墓悲哀嗣子攀號
靡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自此何世從斯幾年麒麟欲闕華表中然
地形樓起松心蓋圓茫茫邱壠代代英賢

庚子山周柱國長孫儉神道碑○激盪有氣然已佻薄

蓋聞放勳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
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惟賢非后勿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
君臣一德啓心沃心見之昌寧文公矣公諱儉初名慶明恆州高陸
人也北岳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故多奇節甚茂華風高闕圖南
二王齊軫長城拔本十族分源高祖太尉北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
揆恆衞既從淮沂其乂祖豹龍驤將軍恆州刺史常山剌舉非無取
代之符龍驤總戎或似平吳之號父鹹年止弱冠榮終解印公以五
常蘊智六氣資德乘天則策馬秉靈降神則牽狼應象直心于物水
火恬然無負于天雷霆不懼富貴自取豈資唐舉之言聲名有聞無
勞李膺之識年十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太
祖文皇帝駕馭天綱苞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尚書諸葛亮之西歸
玉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葵邱有一匡之功天水黠羌漁陽
羣盜乃還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三年滑州蟻聚
保障沈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丞相大行臺假節撫軍行滑州刺史

大統元年授持節西夏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郅支抱馬如聞耿秉之
戰單于願識似畏王商之威五年還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
夏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爲公既而江漢遼遠車書寂
寞蜀主的顱未出檀溪之水秦王飛雉猶向南陽之城六年以公爲
使持節都督三江三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
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楚城鄰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贈藥部內
屬城爲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兄弟不讓延壽責躬吏民有
過翁歸引咎天子異之璽書勞問贈賄加幣王人接踵大丞相書云
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公善于撫馭長于接
引山藪無棄苞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不敢發民不忍欺至
是將校耆老于州城之南起清德之樓勒賢臣之頌杜鎮南之作牧
當世樹碑竇車騎之臨戎生年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于時戶口
日增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衮職有闕待公而補鼎飪
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殷民望荆南杞梓並皆上書詣闕連名乞留
河內之借寇恂更懇謁帝交州之請士燮還著上表九年授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臺尚書仍爲大丞相司馬以公識度
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非關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
不同二山無廢十三年加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尚書右僕射加
侍中進驃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有之
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荆州事十六
年大丞相總十六軍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下參謀幃幄高選霸僚
公爲長史其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
更遇王基章華衮衣還迎郭賀昔日伐蜀之謀張儀與秦昭計合平
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太祖始定成都卽有江陵之志公密獻其
策懸符深旨糧運久積梯衝立備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遂
得席卷三荆此又公之勳也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書云由公

立計果如所謀令公作鎮江陵以安蜀地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里非惟景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國其年授大將軍太和之中曹真于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于軍中即拜公之此比綽有餘榮詔曰吳人未復須助謀謨今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革命光宅欽明作貳天官允諧邦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雍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控駢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拔園葵而去織婦無二惑而絕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詔賜繒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天和元年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官城臨河曲戍清陝右高視棠陰部領宴煩晦明為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八鑾蹕降臨軒懸輟樂九旒龍旆之錫三河騎士之送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河鄯甘瓜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謚曰文公狀貌邱墟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煙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侵松獸死盡忠事國竭力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謀百僚仰止忠貞亮直明王敬焉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誦在心取為時用居常服翫或以布被松牀盤案之間不過桑杯石鼎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慕墳埏奉遵遺訓是以衛青之冢仍陪漢武之陵管仲之墳即接齊桓之墓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既畫雲臺乃題麟閣更贈公為鄶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極神魂再改銘旌恩隆封墓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吉日良辰郊祠野祭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廟陳請象魏有詔許焉桂棟杏梁綠墀青瑣按歌會舞鳳蓋霓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飄而零雨是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欒公之社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道鍾屯剝世屬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客車周室繫馬秦臺乃齊七政爰啓三才烈祖夔諧九襄梁棟取才逢獵求賢入夢匡贊官雲謀猷紀鳳律定公族珪分職貢乃惟嗣德寶秉英靈身圖斗宿面繞樞星青衿敬業童子離經信陵虛右千木分庭忠孝純深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參勿失溫席扇枕承顏悅膝凍浦魚驚寒林笋出肅肅風正洸洸器局直似貞筠溫如瑞玉清不置水明不舉燭馬願如羊金須似粟上將克昇元戎既序夏陽三捷夷陵一舉憑軾下齊陵江入楚鼎反歷室鐘歸大呂六卿咸事天官是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清風有頌綠竹聞詩贈行之冊超然帝師昔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濶無違一心風雲積慘山陣連陰陵田野寂松徑寒深夏嬰之隴橋元之墓馬見千年車回三步左無長樂前非武庫直望高碑增悲行路

庾子山周車騎將軍賀婁公神道碑○句調往往自襲使事亦熟處難忘

昔者軒邱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于周張仲為孝友謀于晉張彥為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于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于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彝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于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池州刺史惟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

于郭伋羊車在道卽見賞于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淸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戸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爲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旣寧沈黎卽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旣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鬫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鎭岷邱揚旆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上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于靈山武侯南征浮船于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卽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卽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邱陣法聚石成圖旣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客城池門闌戸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官旣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于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恆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于謀策諸葛公休長于撫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鐘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游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飄颻方臨武威之戍邱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于武溪戸柩反于魏里梁鴻死于會計妻子歸于平陵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卽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靑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靑城仙洞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飆霸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擧連鑣袞服草靡靑邱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劒足身挺書堪面試旍節旣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虵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旍旃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脤河陽偏師洛浦署陣成皐連旗廣武朝兵減竈夜營多鼓箭起六纛鋒推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祟發兩星醫驚二豎游魂通夢言反舊塋紫泥賜冊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爲廟欒公爲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温鵬擧常山公主碑○泠泠叩玉之音

啓泰微之層構闢閶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廣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芳芬有性温潤成質自然祕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淸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閑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執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淸冰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窆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

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邱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塋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駢體文鈔卷二十四

原书空白页

王史威長葬銘

此爲埋石造端蓋自爲之取辨名姓而已猶得明旌旗識之遺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
何依王史威長

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石埋於墓前

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
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

宋臨澧侯劉使君墓誌（從續古文苑本）

誌墓盛於晉代乃所傳惟傅休奕一篇又非全文當以此爲權輿
矣其序次之式亦頗可垂範

曾祖宋孝皇帝祖道鄰字道鄰侍中太傅長沙景王妃高平平陽檀
氏字憲子謚曰景定妃父暢道淵永寧令祖貔稚羆瑯琊太守合葬
瑯琊臨沂莫府山父諱義融字義融領軍車騎桂陽恭侯夫人瑯琊
臨沂王氏字韶風父簡長仁東陽太守祖穆伯遠臨海太守合葬丹
徒練壁雩山所生母湯氏宣城人葬練壁雩山兄顗茂道散騎常侍
桂陽孝侯夫人廬江灊何氏憲英父愉之彥和通直常侍祖叔度金
紫光祿大夫合葬練壁雩山第三弟彪茂蔚秘書郎葬江乘白山夫
人河南陽翟褚氏成班父方回太傅功曹祖叔度雍州刺史第四弟
寔茂軌太子舍人夫人瑯琊臨沂王氏淑婉父津景源中書郎祖虞
休仲左衛將軍合葬江乘白山第五弟季茂通海陵太守葬練壁雩
山夫人陳郡夏袁氏妙□父淑陽源太尉忠憲公祖豹士蔚丹陽尹
第一姊茂徽嫡陳郡長平殷臧憲郎父元素南康太守祖曠思泰□
軍功曹重嫡瑯琊臨沂王閔之希損鎮西主簿父昇之休道都官尚
書祖敬宏左光祿儀同第二姊茂華嫡廬江灊何求子有秘書郎父
鎮長宏宜都太守祖尚之彥德司空簡穆公第三姊茂姬嫡平昌安
邱孟詡元亮中軍參軍離父靈休太尉長史祖㬎彥遠丹陽尹第四
姊茂姜嫡蘭陵蕭惠徽中書郎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祖源之
君流前將軍第五姊茂容嫡蘭陵蕭瞻叔文父斌伯脩青冀二州刺
史祖摹之仲緒丹陽尹重嫡濟陽圉蔡康之景仁通直郎父熙元明
散騎郎祖廓子度太常卿第六妹茂嫄嫡濟陽考城江遜孝言父湛
徽淵左光祿儀同忠簡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史重嫡瑯琊臨
沂王法興驃騎參軍父翼之季弼廣州刺史祖楨之公幹侍中夫人
濟陽考城江氏景婼父湊徽源太子洗馬祖夷茂遠前將軍湘州刺
史第一男晃長暉出後兄紹封桂陽侯第二男旻淵高拜臨澧侯世
子第三男暠淵華第四男曇淵邃出後第四弟寔第五男□淵頖第
六男晏淵平第一女麗昭第二女麗明第三女小字僧歸亡葬□□

宋故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臨澧侯劉使君墓誌

君諱襲字茂德南彭城人宋高祖武皇帝弟景王之穆也神姿韶雅
風譽夙懋弱冠拜秘書郎逮二凶肆禍人倫道消君身離幽執僅免
虎口事清還復舊職以母憂去官既除又拜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自
升□二宮令望允緝出爲鎮蠻護軍廬江太守莅政平簡聲績兼著
遷明威將軍安成太守屬中流構釁四表迷逆君英義獨發招會如
神故能以一□之旅尅濟忠節義超終古誠冠當今皇朝欽嘉爵賞
取榮除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封建陵縣開國侯俄徵太子右衛率加
給事中未拜還侍中冠軍將軍改封臨澧縣開國侯鎮肅石頭寔當
關要之寄還左衛將軍未拜仍除中護軍春秋卅有八泰始六年三
月十日薨於位聖主嗟悼朝野傷悲有詔故中護軍臨澧縣開國侯
志行貞純才用理濟忠勳著於艱時懃績倡乎泰運年志始壯奄焉
凶折悲傷惻割寔兼常懷思加寵數以申哀榮可贈護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餘如故謚曰忠侯粤五月廿七日庚寅將葬於瑯琊之乘武

崗以悲幽明之殊隔傷一訣而永分仰清徽而攬淚傃元石而裁文
其辭曰
莪莪□□山岳效靈允矣君子誕膺休禎支蔭帝宇締慶文明德以
行高仁與□□□華二宮官政兩服國步時屯艱難斯屬忠則忘家
義寔光族朝迺欽庸以□□□□望既歸□寵惟□或侍帝言或司
蕃戎方宏牙美□□家邦如何不□□□□躬□芳稍述日月有時
考辰筮吉元堂啓基深泉永穸□□長悲□□□□□□□

宋張氏墓誌

宋故臨渭縣侯湘東太守張府君諱濟夫人邱氏諱靜姬第三女推
兒春秋卅有一亡於偏憂元徽元年十月甲辰十七日庚申權假窀
穸於西鄉
遠葉蘭飛浚源泉潔履順早晨含章妙歲選史圖容循詩範節皎鏡
冬泉優柔春蕙淄北忸行營東慙藝冥昧慶善窅翳壽仁泣血實性
團憂殲身罷景方旦摧華載春壠木已蔚墓草行陳朱火幾燭元夜
無晨

江文通宋安成王右常侍劉喬墓銘

當時誌與銘或出兩人手故諸家集或有銘無誌或有誌無銘不
盡關缺佚也

丹陽韞聖豐鄉降賢玉葉既積金徽方傳乃毓伊人克廣克宣騰芬
中屬飛藻上年杳杳虛素永永沖關雲意霜拍玉立冰堅家寶以瑩
國才未甄參錯報善茫昧雲元斂魂幽石委氣空山膚若流波身如
絕煙芳非一逝美懋徒鐫

江文通宋光祿大夫孫夐墓銘

川祇効鏡岳祥獻明碧葉獨秀瑤源自清幼炳器譽夙燿才名體兼
遷雲學備儒史紫閣咸趨朱軒既履貴交慕塵素遊企軌騰藻上京
振彩下國如彼綠蘭秉芬四塞欷人逕之不平歎天路之冥默貴夫
君之爲美播靈均與正則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

既稱萊婦亦號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
負戴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宏風丞相籍甚二門
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閫德斯亮蕪沒鄭鄉寂寥揚冢參差孔樹毫末
成拱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入昭明選者都無鄙詞）

梁簡文帝華陽陶先生墓誌銘○○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
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宏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
伸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
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於雷平之山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
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哉隱
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
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僊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之悲余
昔在枌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進元扆屢稟浮邱之教握留符而惆愴
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遁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
夫子受籙歸元梨傳苑吏書因賈船虎車照景蜺拂淩煙餘花灼爍
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秀若芝英）

梁簡文帝戎昭將軍劉顯墓銘（鍊句頗與鮑近）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
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
如問伯始賴脫斯出學優則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摶鳳池水推羊
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迫頽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
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旐背肇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
書墳揚歸元冢爾其戒行途窮士壠弱葛方施叢柯日拱遂柳萋春

禽寒斂氈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芬相踵

梁元帝庾先生承先墓誌

悠哉掌庾與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涉石山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實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釣罷磻谿櫝悲新壠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梁元帝侍中吳平光侯墓誌銘○

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徵潔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八人掌籍爲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史法井鸞峯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徵爲太子左衛率遘疾薨於道頗類陶基民號燕北取譬羊祜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眄憫其石火瞻斯翠蓋忽變丹旐方使桓侯石椁載銘臧夏滕令佳城式鐫韶藻已闕四條

温鵬舉司徒元樹墓誌銘

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啓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

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修理以耕強學爲殖孔既歎魯莊亦吟越況以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於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徐修仁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永陽大太妃王氏瑯琊臨沂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後自秦漢逮於晉宋世載光□羽儀相屬既以備於前志故可得而略焉祖粹給事黃門侍郎父儼左將軍司馬尋陽內史並見稱時輩太妃體中和之氣稟華宗之烈蹈此温恭表茲淑慎孝敬資於冥發仁愛□於自然至乎四教六訓之閑工言貞婉之德無待教成罔不該備故景行著於中□淑問顯乎言歸作嬪盛德實光輔佐親縫幕之用躬服澣之勤及早世釐居遺孤載藐提攜撫育逮乎成備斷織之訓既明闔門之禮斯洽劬勞必盡曾不移志用能緝睦於中外亦以宏濟乎艱難雖魯姜之勤節曹妃之敬讓方之蔑如也皇業有造殷憂啓聖追惟魯衛建國永陽恭王纂嗣蕃號式顯乃拜爲太妃策曰維天監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員外散騎侍郎持節兼散騎常侍蕭敬寶策命永陽王母王氏爲國太妃曰於戲惟爾茂德內湛粹範外昭國序凝芬蕃庭仰訓是用式遵舊典載章徽服往欽哉肅茲休烈可不愼歟備褕瑱之華而降心彌約居千乘之貴而處物愈厚既而恭王不永禮從□□訓導嗣孫載光榮祉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奪鴻慶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九日己卯薨於第春秋五十有九詔曰永陽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摧切割不能自勝便出叙哀可給東園秘器喪事所須隨由□辦祖行有辰式宏茂典又詔曰故永陽大太妃禮數有殊德行惟光訓範蕃嗣式臧母儀卽遠戒期悲懷抽割可詳典故以隆嘉謚禮也粤其月廿八日戊戌祔瘞於瑯琊臨沂縣長千里黃鵠山用宣風烈以昭弗朽迺爲銘曰

清瀾悠邈其義尙矣龍光疊照風流世祀猗歟罔匱於昭不已誕資仁淑作嬪君子幽閑表操明德自躬推厚處薄秉默居沖參差採芼撿暎言工鑒昭彤管識懋休風凝芬載湛芳猷允塞徙舍爲訓止誾成則曹號母儀豈伊婦德穆茲閨閫形於邦國龍飛集運禮數攸鍾憲章盛典車服有容泰而愈約貴則彌恭蕃社方茂纂嗣克重巾帚差池朝夕咸事雖曰任傳永請斯備是惟仁姑厥德可庇恂恂濟濟蘭芬瓊祀光陰易晚祺福難留閨儀罷映褕華奄收奠遷朱邸駕指

行楸芳口是勒大口方攸尚用漢人集矱亦可謂虎賁中郎矣

北魏崔敬邕墓誌銘○

祖秀才諱殊字敬異
夫人從事中郎趙國李烋女
父雙護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安平敬侯
夫人中書趙國李詵女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
臨青男崔公之墓誌銘

君諱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蓋炎帝之允其在隆周遠祖尚父實作太師秉旄鷹揚尅佐撫殷若乃遠源之富奕世之美故以備之前冊不待詳錄君卽豫州刺史安平敬侯之子冑積仁之基累榮構之峻特稟清貞少播令譽然諾之信著於童孺瑤音玉震聞於弱冠年廿八而儁華茂實以響流於京夏矣被旨起家召爲司徒府主簿納贊槐衡能和鼎味俄而轉尙書都官郎中時高祖孝文皇帝將改制創物大崇革正復以君兼吏部郎詮敘彝倫九流斯順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副光崇正妙簡宮衛復以君爲東朝步兵景明初丁母憂還家居喪致毀幾於滅性服終朝廷以君膽量凝果善謀好成臨事發奇前略無滯徵君拜爲左中郎將大都督中山王刺史出圍僞義陽城拔凱旋君有協規之効功績隆盛授龍驤將軍太府少卿臨青男忠勳之稱實顯於茲永平初聖主以遼海戎夷宜化佇賢肅慎契丹必也綏接於是除君持節營州刺史將軍如故君軒鑣始邁聲猷以先麾蓋踐壇而溫膏均被於是殊俗知仁荒嵎識澤惠液達於逋遐德潤潭於邊服延昌四年以君清政懷柔宣風自遠徵君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方授美任而君嬰疾連歲遂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卒於位縉紳痛惜媚舊咸酸依君績行蒙贈左將軍濟州刺史加謚曰貞禮也孤息伯茂銜哀在疚摧號罔訴泣庭訓之崩沈淚松楊之以樹洞抽絶其何言刊遺德於泉路其辭曰

緜哉遐冑帝炎之緒爰歷姬初祖惟尙父曰周曰漢榮光繼武邁德傳輝儒賢代舉於穆睿考誕質含靈秉仁岳峻動智淵明育善以和獎幹以貞響發邽丘翼起槐庭慶鍾盛世皇澤遠融入參彝敘出佐邊戎謀成轅幕績著軍功僞城飈偃蠢境懷風王恩流賞作捍東荒惠沾海服愛洽遼鄉天情方遲簡爵惟良如何倉昊國寶淪光白楊晦以龍雲松區杳而煙邃藐孤叫其崩慼親賓慨而垂淚仰層穹而摧號痛尊露之長祕誌遺德兮何陳篆幽石兮深墜嗚呼哀哉北魏碑版古法尚存提掇鋪陳未始不意在變化

北魏故懷令李君墓誌銘○樸王

君諱超字景昇本字景宗後承始族叔在江左者懸同故避改云秦州隴西郡狄道縣都鄉華風里人也雅著高節敦襲世風言行足師興作成准修情孝友因心名義安貧樂道息詭遇之襟介然峻特標確焉之操弱冠舉司州秀才拜奉朝請除恒農郡冠軍府錄事參軍事宰沁水縣巨政崇治綽居尤最爲受罪者所誣章憲臺誤聽被茲深劾除名爲民於是廿年中浮沉閭巷玉潔金志卓爾無悶到熙平二年甫更從宦補荆州前將軍騎兵參軍事復作懷令已受拜垂垂述職遭疾正光五年八月十八日卒於洛陽縣之永年里宅時年六十一孤貞華首訖於二邑門從無兩遠邇酸恨懷之百姓長慕喪氣雖陳留之哀望胡季睿不是過也越六年正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葬洛陽縣覆舟山之東南元壤難窮陵谷時異刻茲陰石照序光塵

決決顯族斂蔓西垂代襲清則杳炳羽儀道妙之門緒風屬斯惟祖惟考倜儻瓌奇昌謨迭駕高矱明規杳量无限元契不貲總修異貫員應紛枝灼灼伊君山立淵渟棲真宅正寢繩履程懿鑠爲質醇素用情均治禮世氣重財輕亦既從招旁溢鴻聲隨牒出入密勿力誠爰莅近邑先邁儀形絶交獨坐化動陰真尚德貽咎衆實叵蓋拂衽

歸來餝轅褫帶恂恂鄉閈万殊一會優柔善成无小无大垂白再仕汎爾沿流階倫稍降威業愈遒逸作後城士女承休巒頓方馳盡土悲愁尅節炯言引賞孼徵端恭妄砥家俗虛膺擢彼圮跡事罕篇緍長源未輸深圖乍卷蘊此逸機空生徒返茲寃易削疇毒難遣楨楙踈竦泉房寒遠孀孤内爛妹弟摧咺式鏤沈石託注幽篆

妻恒農楊氏父談爲郊州主簿息女孟宜年卅六適恒農王始儁郡中正息女媛姿適遼西常彪侍御史息女仲妃適武威賈子謐涼州治中息道沖息女婉華息女休顏息女四輝息道逸年十六息道栖年十三

庚子山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〇〇〇（點鬼有難言之隱無不盡之辭屈曲洞達此之謂開府清新）

同病相憐故言哀入痛誌文絶唱也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長沙王公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齊漢豈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太守父標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潔代爲名將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圮橋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猿偏知劒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司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纔論功業卽值吳亡公之仕梁未爲達也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煙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飇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衞將軍尋還鎭軍丹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蕭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艪艫魏齊有横江之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廣迴扃轔車反暢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淮南坒廷尉之囚合沘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沉水陷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元武之宮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舳所臨蓋於淮泗旌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涖止暢轂文茵鉤膺鞗革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昔者裨將失律衞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居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鸞鑣蠲其釁社始宏就館之禮卽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成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暴增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卽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横而俱死焉嗚呼哀哉毛修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原敗於河橋死生慚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元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寃魂汝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減竈空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背鄴永去隨會無歸存沒俄頃光陰悽愴岳裂中台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黄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遙羈遠營魂流寓霸岸無封平林不樹壯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庚子山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昔司徒之敷五教當堯讓之初丞相之總萬機值秦亡之後若殷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梁運應圖實啓延陵之國公諱太字世怡蘭陵人也太祖文皇帝之孫鄱陽忠烈王之子派別天潢支分若木直榦自高澄源已遠茂親明德是稱毛畢之功宗子維城乃建邢茅之國大同元年年十六封豐城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山臨鶴塞非無陶侃之賓氣連牛斗即有張華之劍解褐給事中仍太子洗馬公子出身非郎官而同品中朝洗馬異式道而前驅以公居之誠爲高選大同元年入直殿省其年轉太子中書舍人南宮宿衞職司蘭錡北閣從班榮參顧問通籍兩宮得賢斯在大同三年授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褰帷祥氣之境刺舉消憂之地南陽風俗文學更多美稷相迎童兒逾遠既而亂離瘼矣王室騷然大夫有行役之悲君子有無期之怨背關懷楚扁舟而行江漢奉當璧之君章華歸中興之主承聖元年拜侍中無雙對問實踵武於丁鴻多識舊章足齊衡於王粲二年除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仍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尙方鑄劒再轉金龜御史分符雙封銅虎豈直鄧攸清白見稱五鼓之歌劉寵廉能名爲一錢之郡遂以天保未定王途多梗還吳不可歸蜀無路臨淄負海翻然改途竄身清漳垂翅渤海蒙授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仍爲持節都督永州刺史而秦亭壓境郕枋聞城鼓角地鳴將軍天落雖復瓶缶聽聲無防於地道冠纓柴結不卻於雲梯請命受降翻歸都護周朝以楚材晉用不停於平章趙璧秦求無論於羈遠以保定五年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義興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使持節都督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楚頃襄之愛子既布衣而戍谷魏安釐之母弟亦羈旅於邯鄲憂既傷人降年不永春秋五十有一薨於蔡州之鎮送故入關空餘衮服歸軒在道還更垂帷嗚呼哀哉有詔贈官謚某禮也五年十一月葬於長安北原樗里子之墳正臨武庫太史公之墓直對皐門銘曰

元鳥遠烈相土宏謨東封宋社西斂秦圖人承佐漢國紹開吳有美令德茂親藩邸建國皇支承家帝弟率由冥會亮直天啓轅固聞詩唐都習禮博望之苑金華之宮文林講德武帳參戎名書柱上策滿帷中託身淄右泣政淮東秦亭西逼楚澤南窮時驚獵火或懼秋風屬期遠略逢茲應變陣橫十里兵圍一面月暈孤城塵驚虛援春罥非糧秋蒿無箭垂翅臥龍夷衿轂戰時值懷來恩加始賞王爵愈峻戎章更上朱鷺才飛虞歌即嚮泣子留恨藏書長往炎涼迭運零落山邱霜芬暮月松氣陵秋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情事相副碑文肅穆之體漸改志銘誄宕之能始彰

庚子山周大將軍瑯琊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公諱裔字遵允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羲和之官卽嗣重黎之政卬之歸楚與章邯而並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金龍仍居選部水鏡三臺父悅再牧荆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爲季布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允公始應辟爲河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摧鋒軹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陣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柳泉風塵三城席卷棠陰鋒鏑千室入關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水三迴夷歌數曲徒逢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胄宜紹瑯琊之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瑯琊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宮闈近密實侯忠貞詔爲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夷恃險狼顧鴟張高山尋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峯危馬束水險橋飛遂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栰下於荆州彌動西陵之戍卽

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聞寵若驚奄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謚定公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於武功郡之三疇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四十二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寵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嘗乖律恂恂教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旗鼓李牧長平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水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　蕭瑟嵯峨佗家所無遂以成家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卽序避世於秦成家於楚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及我皇父荆河再撫世遭喪亂身沒猾暨嗟我遺嗣崎嶇趙武寒覆鳥翼飢吞獸乳獲歸河內更襲瑯琊年方小馬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劍千家雪山埋馬冰河陷車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頻飛金龜轉紐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石門冰釋金隄雹散蘆水門關茅津成觀馭風逸翮修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吳漢沉寥搖落游揚浸微金城路斷鄗塢人稀風松雲蓋白水山衣賢亡星隕人沒蘭衰　銘與志大略相同唐初亦爾

庾子山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孤郡人也大夫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爲劉義置長史留鎮關中既沒赫連因卽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風土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頌春椒年十有四嬪於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鄰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采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僰道問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葡萄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痼玉瀝難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第春秋三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神傷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豈直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銘曰

艾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闔凌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震維從族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雁策預登阜功參臨淵寶鼎留銘彫戈餘贊應圖淑令秉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水既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鬬屋機北轉日轡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迴旋少女離位夫人去城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搖落邱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傷于巧構麗于密藻

庾子山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滎陽開封縣遠里人也七子賦詩足光賓客三卿從政實靜諸侯驂乘則晉后停輿來朝則漢君識履華冑蟬聯無虛史籍祖那秦州別駕父茂伯撫軍將軍涼州刺史伯陽縣侯夫人令淑早聞芝蘭獨茂既容既德言告言歸悌實温凊恭惟箴盥太傅弼諧周室股肱攸寄夫人輔佐君子勤勞是司琴瑟既友條枚無伐故得用之邦國成之孝敬某年月日封鄭國夫人褕翟既加紘綖是務夫有安世之貴躬服浣濯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表裏惟安閨闈且正醫門有疾對藥無徵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葬於長安之石安原世

子某兄弟並最慈訓咸遵母儀霜露深悲寒泉增慟銘曰
居德圃田當官教府置騎賓來開黌學聚福履家室賢才踵武棠棣
之華螽斯之羽人倫七德風化二南采采芣苢萋萋葛覃節行聲玉
副笄珈簪柳園秉杼桑津浴蠶春秋超忽零落無時家亡淑女國喪
賢姬香墳永送舞鶴長辭山深月闇風急松悲千年開閉將驗靈龜
敘述尚法中郎遂爾凡猥消息可悟

蔡伯喈為陳留上孝子狀○○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蟠稱孝子平邱程
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
纔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
水乃閒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
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葬不能
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未
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
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
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効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
士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機建用皇
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而出
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
能孝命於夷宮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反
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獸之微猶以孝寵況未稟純粹
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
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頓首　彌樸彌華經生不同文士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以儷詞述實事於斯體尚稱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
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
陳農所未究河閒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昔沛獻訪對於
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
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
並鎮湓口世祖毘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
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於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
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莠林之求實
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宏益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
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復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
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
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篁竹之
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昊龍邱狹其東皐會武穆皇后崩公
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
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戚肌膚沈痛瘡鉅故知鐘鼓非
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
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
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
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還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
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
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
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

元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宏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阜萌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於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王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衆上身沒讓存天不慭遺梁岳頹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卅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舂人不相傾壥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慭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於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宏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己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綱天憲寘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縕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邙山洛水協應叟之志邸園東國鎦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宏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遵衿禍於未萌申炯戒於玆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衞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於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勤成一家懸諸日月宏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須識其單行敘事處皆駢儷之滋旨任沈而後此風漸隊

沈休文齊司空柳世隆行狀○文似未完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狠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

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騖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亘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衡駕雉雲䙰俯闚地穴斜通半藏晚餐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掬指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宏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擿純蔡之高芬纂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江文通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

竊聞侯服之譽非黃冠能敷玉食之門寧皂衣所述諒畏褒虛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有漢臣誄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伏見國太妃稟靈惟岳集慶自遠世擅淮汝族冠疇代故以載曜聲書式炳縢牒矣太妃誕巽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采韶歲賁章笄年若迺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工升降處謙之儀柔靜居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閨閾聲聞軒殿以元嘉某年歸於故司徒宣簡王既而第高恒倫秩踰外品青軒華轂用光國輝素壁丹墀實隆家貴具惟嫻娣靡不式瞻而居尊以簡訓卑以宏躬謹蘭閨身撝椒第若衛娥之炯行樊嬴之英操方之蔑如也大明二年宣簡王薨太妃藉悲用禮撫孤用慈柔懿之德愈彰肅敬之問日被雖文伯之母言不踰閾莒相之王行存乎勤無以過也大明某年拜建平王太妃是時今王春秋方富德業未隆藉茲金響終能玉播故綺襦出宰弱冠升朝者亦太妃劬勞之訓也謂天益高降年不永以太豫元年二月三日薨於荆州內寢凡厥遠邇以哀以歎今祖行有期泉穸無遠素旂望路綵旌思歸所以垂宣徽容髣髴金石者謹牒行狀具以申言　癯而實腴

駢體文鈔卷二十五

張平子大司農鮑德誄○ 如玉在璞如金在丱光輝未發

昔君烈祖平顯奕世敬叔生牙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郎雅濟濟京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羌髦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懾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曹子建王仲宣誄○○ 此書家謂中鋒也不尚姿致而骨幹偉異感昔一節後人多從此悟入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嚮我明德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回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曹子建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元穉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雖六旬而夭殃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愿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歔欷淚流射而沾巾 有意表奇

潘安仁楊荊州誄○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元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僑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烏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北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皐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正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強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元化未周滔滔江海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荆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僞帥畏逼將承讎釁席卷南極繼褁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邱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疾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潘江固多安流不爲波瀾之勢

潘安仁楊仲武誄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荆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齔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飆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雋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鄰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

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烏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子建一變）

爲安仁稍平矣差有樸致耳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 ○○（任彥昇之文潘安仁之筆異曲同工第學任無流弊潘語一塵即淪平易矣）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宏儒業大小雙名顯祖曜德牧兗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決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熹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凝勁風凄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清空一氣破漢魏之整栗成晉宋之運轉）

潘安仁馬汧督誄 ○○○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罟以鐵鏁機關既縱礧而又昇焉爨陳焦之麥梯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壍寘壺鐳瓶甒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

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嘌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愼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此敘盤互糾轇拔奇于漢魏之外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衞墉不增築婁婁羣狄豺虎競逐鞏更恣睢潛跱官寺齊萬𧆑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猬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纍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厠以長壍鍤未見鋒火以起熘薰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屢竭箕稈空虛瞷然馬生傲若有餘弓梁爲礧栘松爲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列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謇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眂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世稱退之起八代之衰曹成王楊燕奇諸碑覩此亦恐當儷如籍湜矣　瑰瑋絕特奇作也

潘安仁傷子辭

子之長安次於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嬴博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弃爾兮邱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遼世之遐冑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而未甄仰崇堂之遺搆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潘安仁悲邢生辭

周文王之苗裔子元舅之洪冑厲摻確其不拔鄉譽著而且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閭以摧秀茂實暢矣而休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予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輀容而想像曾無覿乎餘輝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岐一別兮長絕盡哀兮告離

潘安仁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爲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榮若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馨淑質彌暢聰慧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衾襚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割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邱隴徙倚墳塋

潘安仁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四章皆初體亦楚騷之枝流餘裔也

潘安仁哀永逝文 ○○

啓夕兮宵興悲絶緒兮莫承俄龍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慞惶慈姑兮垂矜闔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嘆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斂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招魂大招哀李夫人賦而下益婉益哀殆亦如樂府詩之流爲塡詞耳未到齊梁故以眞氣人不事譬况塡綴

陶淵明自祭文 ○○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犇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神情散朗稱心而言

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 ○○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絶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齒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嘗願攜手寘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

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澹語彌旨亦空前矣

顏延年陽給事誄 ○○ 去舛督篇已遠然有深湛之思澹雅之用夫亦可謂曖曖矣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贊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覦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贊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詔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贊誓命沈城伏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贊滑臺之逼厲城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苫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續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轡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邊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轚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菽馬實拑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紀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涼冬二語頗疑今之李陵書出于前也

顏延年陶徵士誄○○ 文章之事味如醇醪色若球璧有道之士知己之言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

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萁宇家林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譽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舟車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予嘗言文辭不外事理而運動之者情也似此情事理交至六經九流而外此類文事古今數不盈百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性悻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淒目泫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袵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不免以句勝

劉令嫻祭夫徐悱文○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舍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惻愴中無意琢削而語語工亦當文事最勝之日也

謝惠連祭古冢文○文有蕭澹之致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爲椁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桐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椁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庚子山思舊銘○○

此亦哀誄之文非施于碑誌者故附諸此

歲在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烏伏翟泉先見橫流之肇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鄅子無歸原隰載馳轘轅長別甲裳失矣紵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䎕無所假於飈風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穎川賓客遙悲松路稽叔夜之山庭尙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憶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望鐘沉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歸魂修門詎入墳橫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攜語默託情稽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温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秦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嫠緯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絕鄰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繐帷亦靡矣並開俗調第子山之文

實以情勝雖繁濃唯殺感人殊深能感人者即至文也

駢體文鈔卷二十六

駢體文鈔卷二十七

設辭類

淳于髡諷齊威王○漢賦之祖　不應選錄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與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宋玉對楚王問　○○○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崐崘之墟暴鬐碣石莫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文之至者日自然風行水上非晚周先秦之文不能當之）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起九天一落千丈李斯鄒陽蹊逕若一枚馬之流有數陳之轍跡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德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

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 闓闢皆天倪觀其合知其離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生之功異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唯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

擧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後人言浩乎沛然惟秦漢人文耳

揚子雲解嘲 ○○ 漸趨聲色文章消息與天地準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體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幷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擧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擧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俞跗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擧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

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跌宕昭彰泉涌風發記明人評此篇目爲純緜裹鍼亦知言哉

揚子雲解難○　枝葉扶疏獨馳騁於有亡之際非自道不能深切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子雲真至腴婉不逮解嘲高邁且勝

班孟堅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特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縆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哇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

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説難旣遒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説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顔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神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淸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絶技於弧矢般輸榷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娯於斯文　從容平實不免晉帖唐臨

張平子應問○　道術之士寧心而言拙樸藹至而孟堅細矣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治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内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佷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偭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飱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黄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淸陽之末實爲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

埶受任烏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㠯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㠯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㠯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㠯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鼉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㠯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冐愧逞願必無仁㠯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㠯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㠯歛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㠯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眖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覿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蠹蠹附鵾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㠯斃督燔書禮至㠯掖國作銘弦高㠯牛餼退敵墨翟㠯縈帶全城貫高㠯端辭顯義蘇武㠯禿節效貞蒲且㠯飛矰逞巧詹何㠯沈鉤致精弈秋㠯碁局取譽王豹㠯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穨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㠯待價踵顏氏㠯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亦以靈憲爲主如子雲之太玄也故以風后重黎自況文詞渾穆有拙致勁氣而虛和之妙盡矣

崔亭伯達旨○

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㠯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㠯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㠯答焉其辭曰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㠯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頤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㠯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㠯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㠯恢儒疏軒冕㠯崇賢率敦德㠯厲忠孝揚茂化㠯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不㠯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上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冐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纏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

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當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躧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兹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尙父之厲伊皋不能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埶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汙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谷口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埶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東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平世文人其言夷懌雖曰亦步亦趨

中間跌宕開闔乃滔滔自運

蔡伯喈釋誨○憤疾肓陳稍亢厲矣　鬱伊咄唶憂生念亂質幹不同藻采已損孟堅平子之間幾欲先鷟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今夫子生穆清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宏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以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偶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㠯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珽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㠯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㠯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㠯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瞍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狗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㠯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㠯清宇宙庸可㠯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熸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㠯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㠯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眞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蕃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宏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束廣微玄居釋○遂爲兩可之言世變日亟轉喉觸諱故不敢一用詆諆大旨以權貴爲主較前人益顯

束晳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鑣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鰌徒屈蟠於埳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種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困大道于環堵苦形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贊五教而玉

繩直執若茹藿飡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蝂蛁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人爲羣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志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鷙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邛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皇甫士安釋勸論○命意不同如一筆書　以意勝

設論諸篇類懷不遇之感獨士安以不應辟召恐見逼迫故其情危其辭婉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應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愿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鐘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于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于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出守介人之局操毋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至駭衆之疑達者貴同

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邱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煇曜忘青紫之班驎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元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渾蒸衆品仰化誕洞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邱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緪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槪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衆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邱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嘆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祕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不敢自表銜哀吐誠立言之旨既殊遂爾貌同心異

夏侯孝若抵疑○ 有加一倍法有綿裏鍼法任傳而後乃絕響矣鬱勃之氣筆端可畏難乎免矣 憤恚欹崎言外無餘味矣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生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獨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雝容藝文駘盪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

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敝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祗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姸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元靜九夷之從主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游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衞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合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塹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士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賓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宏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元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抋管仲蹉鼉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元白冲虛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躎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

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麒麟騏驥騄駬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坐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元伯玉和柔於卷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意在素望交游熱中之詞發問語已盡其旨

設詞一類高接著書下論俳戲先後稗販格調相襲知人論世略其轍迹子雲尚矣已有杼柚可尋不若東方先生二篇爲戰國百家之流也班張終執規矩變而成方亭伯夷于班中郎健于張廣微以下益不振然皇甫夏侯就其命意矯然自異亦可誦已

駢體文鈔卷二十七

枚叔七發八首○○○聖人辨士之辭皆具貌似策士純用大義比興千古奇作　合之爲鉅製析之各爲小賦楚人之遺則源亦從招魂大招出耳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待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代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元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牷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拔擢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惚兮聊兮慓兮混汨汨兮忽兮怳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弃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震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流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曹子建七啓八首 ○○ 文士語耳以意運遂欲抗手枚生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元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元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

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晝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元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宏麗願聞之乎元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元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元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元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金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元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旌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駴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綱罷獠迴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元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般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鉤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花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元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

妙伎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縯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元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婧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元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元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疇乃上古之俊公子也自寓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元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元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顥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沉思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元微子攘袂而興曰韡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張景揚七命八首○采句　回谿小阜境漸平夷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敕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埒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元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㟧嶆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飆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於是登絶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峻金岸崥崹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搆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

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緑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蕒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煢嫠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予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炳煥枌栱嵯峨陰蚪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生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緑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蘤俯采朝蘭遡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鯈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燕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鸞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羉張修罠陵黄芩挂青巒晝長鑾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數校舉麾旌獲彀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騖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豜斑題之猣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皷霜刃足撥飛鋒甗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黄奮銳賁石逞技蹙封豨僨馮豕拉虥虪挫獬廌句爪摧鋸牙捭瀾漫狠藉傾榛倒壑殞髊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鍱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爲鋒異模形震辟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矚黑照元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鵠霜鵽黄雀圜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鷰髀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黄之鮐丹穴之鷚元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

溪頳尾丹緦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皐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泙接元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罌一朝可以流湎千日簞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烏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青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羣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元齡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煴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出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淳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何仲言七召○大樸盡散秀色可飡　有句可摘

假是先生負茲勁挺狀羣飛之喪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空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行者圜堵常閑曲突無烟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暄然篤論公子聞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籠至深潭之澳溟有同室之穹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嶔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蕭瑟日無雲而曠朗于是整容投刺屣履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爲娛處貧賤而不怍欲擯實於孤介乃貽譏乎隕穫至乃喀喀死于道邊瞀瞀塡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刻鵠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徵欲模名于帶索豈知命于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愈疫于寒植同啓戶于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爲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于礙滯幸求救于肓膏

公子曰千門始搆百常洞啓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以交牙綱戶周流以重積既陰岑而影響亦叫嘯而迴易沙板金鋪紫柱玉扃煒煌熻艴碅磳搏敞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恆響蜉蝣動而晝喧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沉亦憑高而決漭聞疾雷於階陛弄犇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連闥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燕飛蓮井日照杏梁陽烏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浚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閬之巋峅比滄溟之瀇瀁其中則有桂宮栢寢吳臺柘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虹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嘉樹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

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實于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蔀家且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果千珍熊蹯虎掌雞跖猩唇鰭魚兩味元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腹三臠甘口七葅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粽蘇蔱以芬芳崖脯追復而不盡瀆魚稍割其無傷鼉羹流歠蚳醬先嘗鱠溫湖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璽白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金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柰湘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卬玉機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悋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子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經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颯沓傾城國以諠譁墨欲歸而抽軫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悵焉而雪泣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嫣然而微笑嶰谷調鳳之竹龍門獨鵠之柯綠珠絳樹宋子韓娥青春婉娩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賞召才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珍象簟展羅薦聽促柱之方調聞簧聲之始轉步想象以頓足腕躊連而拂面托斜視於遺響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返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生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距蛩之長氈燭羽帷而動爛薰蕙帳而微烟願橫施以自昵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赬闌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赴犇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諠而振地烝徒駭而聒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罝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其三面犬號驤蠕鷹各奔霆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迴超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攝岡澗電舉陵阪鳥不及飛獸不遑伏既前攔而後掎亦左排而右蹴虩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目傍窮刼劍勢極搜求文皮坐裂髐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貊拉齒而夷猶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跕墮猨抱木而啾啁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才之矯猛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踆烏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譬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託擾擾摩肩轔轔方駕立怵迫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千年三尸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真辭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爲少虬駕夭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馭於後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烟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薄遊元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僊車澗採兮危實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指中嶽以爲家此神僊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稍論於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

舌談章句之遠旨搆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氂旣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醖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竝接袵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肩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譬似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爲曠恥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捃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決決大典道含宏而廣被澤汪濊而傍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物無憂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塊覩勝殘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含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隸野靡狼顧之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夫讓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栗陸之能鄰璧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大小之獄無冤民翾飛之動無夭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翫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合天地而竝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眞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顚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求郢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殘智請從後車

梁簡文帝七勵〇遂欲爭勝仲言研選日工措注日陝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刻心人事任性于蓼水之側放心于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栖谷飲絕際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飛車翠蓋翔駕絳螭丹旌風轉碧幔雲移映玉軑之綺靡照銀車之陸離經九嶠之敻阻歷五曲之巑危路入閬風道經通谷橋塗決漭路林蕭蕭石磴穹隆松關重複羊腸望斷邃路迂餘攀林稅駕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則蘚苔沒砌幄葉斜林千峯沓頂萬仞懸深南危碧流北障芳林左縈重陸右背高岑煙霞罩日石澗籠陰聲諧百籟響弄千禽寂鏡公子曰蓋聞智者不懷道沒志遺俗埋名迷邦碎寶卻粒辭榮今欲說子以默語之述寧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紓名德寧忘潔己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實寄閑宮跨危樓于插漢挂日景於迎風玩靈華於仙掌度窈窕于飛虹金枝照曜玉璧玲瓏文窗洞右飛閣陵東桂柱通光雄梁亘日壁鏡鈕懸抽荷弁出中宿綿延長廊周密青錢碧影金墀玉律冬閨温煦夏室含霜圖以珍怪畫以禎祥瓊茅秋蘤綠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閣樹君子于椒房迴風烟于璇題垂珠璣于玉箱文魚水宿錦烏雲翔乃登陟遊踐望遠通疎擢素藕于石鏡搴蔓草于康衢若荆山之琢玉似隨水之弄珠若斯宮之閑麗子能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游心蓬蓽未暇斯處

公子曰夫靚妝嚴服託體必嘉五絲擅美獨蠒稱華組帷粲綵緹服含葩丹墀聚葉縷檻飛花至如稷下縫掖泗上章甫雉緝霜鮮秦絲團縷鳳色龍分鴛文鵠聚瑚紛瑤席綺飾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瑇瑁散似綴珠離如竝績蜘蛛弄巧越女調謳夏則桃笙竹席冬則青筦

金鑚温麗瓊臺密華承寢當戶之穀大文之錦華蒲萄之綺衾麗芬若之丹枕金蘇翠帷玉案象牀子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飪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宏貞正乃使有伊之徒調嘗鼎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兼天地之聲殺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鸞領玉精離紅之膾芍藥之羹蒙山擅重灌水傳聲桂蠹石瓊龍胎鳳肺四膳八珍五肉七菜爨似縠雜切均鮮繪色若紫蘭紛如紅綷若乃越梅變實楚醴方添陳晨鳧之美味鷰雋鸞之肥甜洗以三危之露水調以大夏之香鹽霜薤沸烈露葵繁舒芳菰之菜白霜之茹澄瓊漿之素色雜金筍之甘菹素醥浮氣酃醪凝清獻三爵之踰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之輕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曰藜藿可膳薇蕨堪飡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鈞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六變之清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纓器倕雕孤枝伶律奏白雪之楚綏陳亭席之吳疾躍烏追飛潛魚伴出將使漸離擊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眉之清音至如五陵金穴六郡豪家表流歌于東夏出秘舞于京華金鈿設翠步搖藏花遙同暮雨逼似朝霞髮鬢如點纖腰成削玉齒笑容紅妝綽約疾趨巧步霧袖芬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載金翠之婉嬋珥瑤璫之陸離芬芳于梧春之苑灼爍于長洲之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隋珠照影羅衣從風觀者方堤覩者盈淇令二鸞之綴翼使八鶴之增悲明君爲之斂泣西施爲之解眉于是蘭閨寂晚曲韻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歌曰酣酺半兮樂既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迴響轉笑思自親此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乎外臣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追山鑿永弄清泉

公子曰夫心游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窅冥昭玉牒千年史覽石記而照情若夫鄒枚上客揚馬俊人揮金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劍買義追仁商榷萬古弋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稱珍判二氣之氛氳辨六爻之終始烏變龍工鳳書雲紀辭宏八索辨崇三耳至如范雎折脅豫讓拉齒禮竭忠心報深國士碎玉爭城藏圖解劍見碣石之金堤望楚都之揚塹美陳平之反間揖子房之智謀想秦君之傳器仁漢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奧籍得性之林圃子能同覽悅目以齊此心外臣于是色動清顏頓解高意曰僕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甘斯說

公子曰夫氛氳搆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雖播英風自古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抑自羲年吐霧藏妖聞之堯日至于今者昌運天啓握歷寶年風猷駕層漢道德漏重泉至如元蹄外境紫舌頑人悖而無禮不沫皇仁于是騰三泉之窅漫載五旗之飄揚引玉車於西隴鳴金鼓于北邙拭龍泉之雄劍瑩魏國之寶刀銛踰巨闕利擬豪曹至如牽鈎壯氣斗膽豪心緣腰白玉帶珮黃金酬恩報死剋遠長岑驟裹白燕耀躍青離五玉察善十相無遺連腰錦帶半足塵飛標威于雁門之境振旅于龍突之鄉若乃驚沙絶岸苦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改素元鬢斑霜征夫抵掌而飲膳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陣背却月而相望旗纔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駭傷前鋒紛其易幟後騎決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之可方于是呼韓頓顙龜茲銜璧羊牽既祖熊山已積九載同文八極齊軌帝曰念功班茅賜履青紫如拾賞歸詔美此天下之壯績子能從我而效之乎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歷萬代一君璧儀照氣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華勳滄海碧徹黃河黛文愛人育德澤等春雲宣尼茂典周姬禮容黃裳進士清襟俊童邦知改俗國化移風賣藥無

藏名之老河濱無洗耳之翁德星夜映慶雲晝色異草雙條靈禽比翼狐尾既九茅脊復三金船漾寶銀甕呈甘康歌壤笑悅禮樞談隆周謝德慼漢知慚慈照無礙化湛靈覺散漓宏淳拯澆敦朴國被仁壽家欣教學三明鑒道六度宏風出塵照苦入冥觀空善識無盡因性必通天不愛寶地不隱瑞百神受職三苗奉義石策紫泥繩金玉刺或託諷梁甫權臥德而龍盤或織箔渭濱恥藏名而鳳跂于是露點飴蜜溜泓澄于玉掌雲垂五采覆旖旎于仙樓漾醴泉于淚井拂垂楊于御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于是觀色內動神貌外移忽正山巾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見譏往聖儻不遺矇叟亦願順來命

七林閎麗有章法有句格駢儷家之科律也權其利鈍則枚叔語語用意高不可企陳思鬱伊意內言外非苟作者景陽已病蔓辭而形容變化不無深沈之思繼此則斧藻而已但後人運入雜文便見遒厚不可不習

駢體文鈔卷二十八

駢體文鈔卷二十九　　連珠類

揚子雲連珠

此體昉於韓非之內外儲說淮南之說山　傅休奕謂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藝文類聚所載有揚子雲恐非其實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天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曰三憂

班孟堅連珠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駔儈之術也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淩雲帝王棄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

潘勗擬連珠

臣聞媚上以市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〇〇〇　熟讀深思文章局奧盡闢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邱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眂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淩飈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衞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宏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元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淩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素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元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呑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謝惠連連珠

蓋聞修己知足慮得其逸貪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求安愈泰緣木務高畏下滋甚

顏延年範連珠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鳥沸波河伯爲之不潮

王仲寶暢連珠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采於當世淩雲之氣徒感無以自致於雲間是以魏人捐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沈休文連珠

臣聞鳴籟布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曆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庚子山擬連珠四十四首 與哀江南賦相表裏

但叙身世無關理要連珠之別格也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乎胸臆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魯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虵之源必須裂裳千里啼血轅門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俛參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千木爲臣天下無西河之戰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蒯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元蟻銜泉未知遠慮元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廈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傾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張儀見用六國縱橫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墻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兎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荆棘參天

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宏多空思說劍徒聞枕戈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隨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陣氣雲鋪非綠林之散卒卽驪山之叛徒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寃魂廣莫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蓋聞江黄戎馬之徼鄢郢風飈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摽是以楚塹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于婦女之訌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鐖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以紅閒綠不能無弦而射是以籠樊之鶴寧有六翮之期骯髒之馬無復千金之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析里悽恨撫膺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荆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是以親友會同無不撫懷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爲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耻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牟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百尺之高累于九碁之上千鈞之重懸于一木之枝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雖質處剱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

蓋聞豫章七年斃于豐草芳蘭九畹淪于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理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爲武騎才堪王佐不應直放長沙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河是以輕則鴻毛

沉水重則礬石陵波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風神自勇無待翹關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

蓋聞卷葹不死誰必有心甘焦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穀洛之鬭周王不能改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精衞何禽欲銜石而塞海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公之垂棘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車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爲琴瑟仁義爲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㰖㰖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

文字之用不外事理駢驪辭夸不能盡理之精微事之曲折乃爲談古文者所鄙夷承學之士先習陸庾連珠沈思密藻析理述事充之海河所滯庶有達者識予危言

駢體文鈔卷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魏文帝與吳季重書○繁擁有致

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時同節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書己似賦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會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以感逝爲主不立間架自成章法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今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于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于邑裁書敘心丕白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

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略具姿致

曹子建與吳季重書○傲睨風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差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亦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夸激不情之言所謂强作周旋也往還兩書皆足以府怨不如其已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于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舉山爲肉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于座右耳嘈嘈于無聞情踴躍于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列載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 有波瀾有性情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 措辭不凟恍如面語

修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爲皆有諐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 沾溉後人探源國策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

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亦是韶令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　搖筆有滑稽之意故先後皆不為莊語而行文迅疾旋起旋落處可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一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其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志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驥騄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噱也洪白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　入微語妙絕古今遂乃抗手傳毅舞賦然當時文士已罷江孔狎客之風矣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

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尙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應德璉報龐惠恭書○

夫蕭艾之歌發於中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皋蘇在側悒憤不逞秖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邱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宛邱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姣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正爾徘徊不徒切直

應休璉與滿炳書○○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宜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起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諧婉出以矯厲

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元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二應傲然有縱橫策士之遺風

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漙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尺幅有噴薄之勢

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銳入處可悟文法然亦剽矣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

華以騁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鐫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第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桂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陸士仁答從兄安成王書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戚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嶷形勝浮洲動浪鬧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石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膩賞末與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途修曠炎涼大改願加珍嗇緣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宜　理不爲豐辭亦膩矣

陸士龍答車茂安書　○○　奇情蹴起在始皇一節敘風土語亦致工是爲有意爲文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且說鄮縣土地之性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盈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收穫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堤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鯸鮐烝石首臛鯊鮆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東鄉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

陸雲白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　○○　矯厲奇工足與行路難並美向嘗欲以比興求之所謂詩人之文也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

蘆所繫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潨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擊湧瀖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鷰瓜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鶩電透箭疾穹溘崩聚抵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為之摧碎碕岸為之齏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鵞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拼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飆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逮所居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無語不工不及古人亦在此）

蕭子良與荊州隱士劉虬書○（繁于簡文靡于昭明然格調亦相出入）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觀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己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駔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逸入漢游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薾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頃崖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伐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緇林枯而重睍昭辨空有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逾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游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宏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罿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纏信可以招往隱淪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植木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還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為道自愛一二令凌居之口具

江文通與交友論隱書

淹者海濵窟穴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見聞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野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歷巫卜為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懶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遠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

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烏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峩嵋度流沙殞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五短頗規叔夜文體不自結束妻孥兩行近人洪稚存學之遂欲出藍

梁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遒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槩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睠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元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餚益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千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書牘至此祇有鼂華可采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　措語婉弱

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孝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柚心往形留於茲有年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儐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否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泥皆粟斯容與自熹亦復言羲軒已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簡脫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薄錦零璣把玩而已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梁簡文帝敘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

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峯摧璧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北場旅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語似未完前後當皆有佚文

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

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晏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二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此有章法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亦應尚有起訖

任彥升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勿保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恆納宜冲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茂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鐘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雁所縈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皋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爲心廣孚真俗思闡繫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夫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己且凌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巧麗出於自然

沈休文報博士劉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任沈清英音如叩玉

沈休文陳情書與徐勉○ 酸咽如蛩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宏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祗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綴辭平帖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

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嘗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是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元根事殊宿諾寧恰懼於朱亥顧己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謝幾卿答湘東王書○ 巧處不斷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棲（史闕）匪商官（史闕）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孳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遯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元壤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邀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孱連劒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

吳叔庠與施從事書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絶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崖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談助

吳叔庠與顧章書○ 造句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緜緜成韻旣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華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吳叔庠與朱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絶水皆縹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高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成猿則百叫無絶鳶飛戾天者望風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巧構形似助以山川

庾子山答趙王啓○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漉池置陣解鄧禹之圍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蜂旗朝上刁斗夜鳴彌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泛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拔凡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刊鼎獻歲刑書旣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狗人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筆端惟知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霑衣仰顧珍宜以爲身寶 藻績鮮華

庾子山答移市教○ 詞事相副出唐人溫李輩往往竊倚矣

昔張楷碩儒尚移宏農之市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客況復德總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崖岸聖德謙虛未

志誼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鄉賣卜屠羊請辭新閒而交貿之黨好留函岐之衆難遣

周宏讓與徐陵薦方圓書○

吾荷朝恩得安邱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棲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允衣冠未絕雅操閑逸得性邱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槃絕詠賁五履二兩爻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第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宏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遯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宏讓白 尤隱敬名一時風尚然文自朗朗

徐孝穆答周處士宏讓書○○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黃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尙想邱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蛵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龔士爽龍鍾朡名器己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見以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會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夙勞比劇不復多呈

調笑中文氣排宕

徐孝穆與李那書○ 從容抒寫神骨甚清

籍甚清名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象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蔞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縉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廹以蝳蛺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荊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嵕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峯開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恆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尙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雁可嗤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爻繫徐陵頓首

李那答徐陵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元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稽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孝廉辨訓文豹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顰眉難巧學步非工恆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慚比德楚翬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泰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鶯其鳴矣懸豫章之牀置長安之驛厚築牆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工力悉敵

王子淵與周處士書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第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吏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元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情語可味

周宏讓答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恆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次房遊魂不反遠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骸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斐然可裁當時文體

史世休答東宮啓○搔頭弄姿

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鞲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潸結

祖鴻勳與陽休之書○有句可摘頗病直致

已涉纖俗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有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子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元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然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劉孝標追答劉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道上

何仲言為衡山侯與婦書○纖巧如翦綵宮花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女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喻弗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柚

庾子山為上黃侯世子與婦書○氣舉其辭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劒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伏知道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嬌嬈欲語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嬌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恆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恆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嫦娥笑人　六朝小啓五代填詞

王元長謝竟陵王示扇啓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佩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況復動製

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眎式範樞機

王元長謝武陵王賜弓啓

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啓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兎園掩秀鄴水慚奇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稍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謝元暉謝隨王賜紫梨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滋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粲望古可傳於今何答

謝元暉謝隨王賜左傳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冊慈最下帷眺未睹山筍早懵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贏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昭明太子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剞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譬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犛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昭明太子謝勅賚制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閤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于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于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兩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刊寢孟律屏黜邱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昭明太子十二月啓

伏以北斗周天送元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泛三光之酒飄飄餘雪入簫管而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游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東皋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正月太簇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寶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館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翔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二月夾鐘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蝶飛林競散佳人之靨魚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圃日新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鷁路頹風志簪纓于幾載既違語默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三月姑洗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思足下聲聞九皋詩成七步涵蚌胎于學海卓爾超羣蘊鵠抵于文山儼然孤秀但某窮塗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鶉懸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

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鄙懷如遇回鱗希垂玉翰中呂四月麥隴移秋桑津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顋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于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痾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病蕤賓五月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煩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氏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篁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伸應俟來會林鐘六月素商驚辰白藏居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與歎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鷃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夷則七月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春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睠領袖嘉賓傾玉醑于風前弄瓊駒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雁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敘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鳳念不黜魚緘南呂八月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之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無射九月節屆元靈鐘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游穿牆自活終朝息甑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歎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應鐘十月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默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有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脣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斲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黃鐘十一月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捐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甕龍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短墨窮何能懇露大呂十二月　句法變換

四大所珍

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濯龍之木文斸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特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瓚便覩蟬翼閒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梁簡文帝答新安公主餉胡子一頭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執轡嬈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當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善論歌舞垂賚新奇伏增荷抃

梁簡文帝謝賚扇啓

臣綱啓傳詔饒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二柄文均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象簟非貴依依散采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修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慚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啓

綱啓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垂茲信物服華雉毳名高鸘羽綱才慚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藩均黑貂之賜地捲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荷澤知慚瞻恩興戀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梁簡文帝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轉折有長篇法

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諸艮史汙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魯祠現碧固以推茲孝感愿此禎契將郭舍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直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慚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示奩哀喻封篋

梁元帝謝敕賜第啓

竊以漢錫五倫實云清吏魏寵衞臻用旌庸直未如靈光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市鄽榮深豫章之圃昔猥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陽雍邱讓邸臣慚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思庸陋九殞非答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總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頏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元帝謝東宮賜白牙縷管筆啓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

梁元帝謝晉安王賜馬啓

繹武媿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頒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騄友自匹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

梁元帝爲妾宏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

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神于器中弄神姦于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慚漢世少君有覲遙荒齊寢

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缾瀉椒芳壺開玉液漢罇莫過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途便申私飲未矚罍恥已觀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鼉擊澄神密眡豈覿山高愈疾銷憂于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刻

劉孝儀謝東宮賜城傍橘啓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縑素漢譬封君固以俛足穰橙俯連楚柚寧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密而成甜重以倒影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榴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劉孝儀謝東宮賜淨饌啓

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菓餅兼髓乳漿苞蔗奈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色香足使三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僊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劉孝威謝賚錦被啓

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張伯緒謝東宮賚園啓○折旋有意然文似未完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邱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鏡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之容後望鍾阜表裏煙霞之氣每賸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窺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居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

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闌微風自捲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牕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璿豫擬幡旗

庾慎之謝東宮賜宅啓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幰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庾慎之謝東宮賚米啓

滍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含穎祖歸十縣某人慙振藻徒降雲閒之松職濫更繁空散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遊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詣文學之篇

庾慎之謝東宮賚古跡啓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乍暗廚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庾慎之謝賚梨啓

睢陽東苑子園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汾水產自桐邱影連鄧橘林交苑柿遠薦中廚爰頒下室事同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庾慎之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比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庾慎之謝歷日啓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

庾慎之答陶隱居賚朮煎啓

竊以緣葉抽條生於首峯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嵓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葉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僊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洮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騖霍山共陳生爲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庾子山謝滕王集序啓○豐健欲飛幽咽如訴子山文固篇篇可誦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元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卽是能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爲喜之音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痾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恨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以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荊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庾子山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迴玆翠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于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于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裵佪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于此

庾子山謝明帝賜絲布等啓○寒乞太甚

臣某啓奉勑垂賜雜色絲布緜絹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懃妻狠妾既嗟且懀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元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蠒雪板宜傾併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年白鹿眞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

庾子山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某啓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稚

子勝衣還家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璽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棲烏挾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庚子山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鄣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　運事甚巧

庚子山謝趙王示新詩啓

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嶠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翡顧鸞迴婉轉綠沈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為年犍為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騶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庚子山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綜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庚子山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疋柳谷未開翻逢紫燕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庚子山謝趙王賚犀帶啓

某啓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租偏資袁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鼇戴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僊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以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

庚子山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瀆而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鷲鷰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庚子山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澧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乃其饑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愛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應世之用書啓最繁情深為上意足次之修辭末矣

駢體文鈔卷二十

原

书

空

白

页

王子淵僮約（從續古文苑本所校注並錄之）〇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為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案本誤不重今補）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案句絕章樵誤以斫陌連下讀蓋不知落陌為韻）杜埤（苑脾音）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捶（案本誤垂今改）鉤（此字依藝文類聚）刈芻結葦臘纑汲水（此二字依初學記）酪佐（此字依初學記）沮（苑徂音）醭（苑撲音）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鶩百餘驅逐鴟烏持梢牧豬種薑養羊（案本誤羊今改）長育豚駒糞除堂廡（此二字依藝文類聚）餧食（苑伺音）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椶（御覽注云椶栟櫚也皮可為繩作組也）種瓜作（苑昨音御覽注云音鑿）瓠別茄披蔥焚槎發芋（御覽註云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壟集破封日中早[illegible]（苑復音〇案此字未詳御覽在所不引中無以訂之章樵本作[illegible]然與復音不合也）雞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御覽注云馬戶水門也蜀每以落置水流養魚欲食乃取之）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苑哺音）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鼈烹茶盡具已而（此字依初學記）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鬭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案句絕章樵誤連下讀蓋不知湔錢為韻）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堊（御覽注云堊白墡也）販椶索緜亭買席往來都落當為婦女求脂澤販于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御覽注云蹉市名）牽犬販鵝武都買茶（御覽注云武都縣名出茶）楊氏（案御覽池中二字今據注刪之）擔荷（御覽注云楊氏池名出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案本誤倒今正）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御覽注云輮車輞也）若有餘殘當作俎豆几木屐及彘盤（御覽注云彘盤豬槽也）焚薪作炭礨（苑力罪切）石薄岸（御覽注云礨石竹籠盛石以薄岸也〇案據注礨當作纍御覽亦譌纍音力追切苑及初學記力罪切亦非）治舍蓋屋削書（案本誤倒今正）伐櫝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御覽注云十月民輸租）掄麥窖芋（御覽註云掄麥種麥也）南安拾栗採橘（御覽注云南安縣出橘）持車載輳（御覽注云載輳有利也〇案已上正文十四字初學記脫去僅見御覽今據補）多取蒲苧（苑紵音）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薄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此字依藝文類聚）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御覽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民家皆高樓置鼓其上有急卽上樓急鼓以告邑里令救取也）荷（此字依初學記）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所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此字依藝文類聚初學記）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案此文在古文苑蓋取自初學記故大段全同閒有一二小異而已考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亦載之雖非完篇然可依以訂補者甚多又載有舊注尤足信據如云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則知芋今作等之必誤矣馬戶水門也則知戶今作驢之必誤矣堊白墡也則知堊今作惡之必誤矣輮車輞也則知輮今作槧之必誤矣凡此御覽正文皆未嘗誤也而章樵單用今本郢書燕說豈不陋哉其舊注未悉撰人名氏惜御覽載之不盡乃就取所有兼采藝文類聚初學記亦附鄙見詳加校定重載于此初學記古文苑皆言此文相傳多誤玆已粗得通庶垂之方來也　不能有二後世亦未見有寫倣之者閒有用其句法）

王子淵責髯奴文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拂隨手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表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元圭之垂于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鬐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

外閫宮商相如以之閉都顯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秃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汙穢泥土傖囁穰攘與塵爲伍無素顔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于惣滅靜則窘于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爲子鬚者不亦難乎

陸士龍牛責季友文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同乎人今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圓規以儀天該芳靈之款素挺協氣于皓元故神窮來哲思洞無間踊翰則憤淩風波吐辭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穎秀暘谷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維子之服既元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元貂左珥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輅望紫微而風行踐蘭塗而安步而崎嶇隴坂息駕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疚何子崇道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乎季友感時可惜迨良期於風柔競悲飈于葉落陳讜言于洪範圖遺形于霽閣使景絕而音流芬身蔫而榮赫奕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迹于桃林之薄

吞道元與吞公牋

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床積汙累爃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傲絜撤以三股之絲縦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攣捲則脊露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鐃腹中瘕堅大如飯梢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傖公吳毋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艮信有桓公司馬之癎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鷩麞言語嘍儸聲音駭人惟堪駈雞宅無所役遺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非頁（全文）

戴文讓失父零丁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贈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捲如戟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足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鶴頸獦狗（此下脫字）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有脫字）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羹㮶（此文亦未全御覽云戴良字文讓而後漢書獨行傳戴良字叔鸞未知其爲一人與否）

吳叔庠餅記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爕爕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班堅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宏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爲奕宏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

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窒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刼割地取償蘇張之資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槪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芳澤元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秪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

陶通明授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載烜秉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棲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頳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鄰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于是褫帶青墀掛冠朱闕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斲幹越壟負卉筋力盡于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慊寧顧饑寒之弊棟宇既立載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蒞之其一爾以誠慤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棲靜處士可以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基架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私行止並有棲憇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霤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于焉尤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新水省息劬勵其四爾族惟舊緒身乃邦閭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卽名立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懾其六爾期誠元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一枚熏陸副之可以騰烟紫閣昭感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既去宜導松术實資芳醑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尙楷模翰墨之用于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爾真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鍮石澡罐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奮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袁陽源雞九錫文幷勸進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雞山子爲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鷄之山如礪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皃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勳加鵷鷟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今鳳鵲等在柏外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棲下以聞

韋琳䱉表〇亦是山膏罵人

臣䱉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作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鼈嚴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膳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虀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

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沈休文修竹彈甘蕉文〇〇寓意甚顯權要所不樂聞然亦望而知爲趨世之士非有道者言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未挂嚴綱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並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卽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于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吳叔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釁情感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佽飛舞劍而東臨菑邱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鈞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爍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撈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漢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孔德璋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之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飇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帶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俗調開山

梁元弔夷齊文○○塊壘墳膺

少承洪烈從戎於王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殄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弃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所在誰路而子絕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并序○○當與豪士賦序並觀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乎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宏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勁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輝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遺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淩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觴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豈爲魏武言

沈初明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文外獨絕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帶陵草而茫茫羇旅累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當指梁武帝

曹子建釋愁文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病以至于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寞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鶩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子喬與子遨遊而逝黃石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翺翔于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旨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王僧孺懺悔禮佛文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肖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導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其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繁薄三有長驚惑水澶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六欲與

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囊緣今果遇現值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轉纔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駛流若棲葉之輕露爲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眞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于永劫招勝果于茲地若眞金之愈瑩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齊肅譬茲闢楗感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淸梓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元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見稱懷狂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卽世舜黑不兼來果四巡疲于禹迹六事倦于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于苦海拔冗冗于畏途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奬導淄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氳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卻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闢慧扇方掩而聖后騖法輪于長路棹寶舟于遙壑道浹人祇福隆祧埤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渠遨遊寶殿夫誠心明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步衆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願諸王殿下裂壤感于諸姬磐石過于隆漢德高魯衛義重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宏闡至致紹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望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元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刀林輟刃劍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闇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尚道場同登種覺

禪悅之辭與繁藻雜糅文人之陋者　此種文字王簡棲而外鮮可誦者以其兩乖遂至雙阻

梁簡文帝爲人作造寺疏

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于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于離越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眞外但固纏惑惱去善源而無滌五濁重靈非慧刃而安揮故以愍彼濕薪傷茲滴器今于郢州某山爲十方僧建立招提寺縈負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巖壑吐納煙雲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櫚中霤猶寡密石之功嚴飾之理難階瓶鉢之資已罄道俗儻能微留善念薄奬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人修檀手兩七寶前賢薄施掌出雙金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仲長公理樂志論○

獻案樂志是昌言篇名論字當去此亦賈生過秦之比後人謬加論字耳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躑躅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亦無餘味

蕭大圜言志○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閶闔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志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牕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童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有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爇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踞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邱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憂生蕉萃亂世之文

駢體文鈔卷三十一

六朝文絜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許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叙

余蓋深韙乎劉舍人之言也析詞尚絜然則文至六朝絜矣乎曰繁冗莫六朝若矣或曰既繁冗之復絜名之厥又何說曰繁冗奚慮夫蹊要所司職在鎔裁薙繁冗而絜是弋則絜者彌絜矣繁冗奚慮哉往余齒舞勺輒喜繹徐庾諸家文塾師禁弗與夜篝鐙竊記之始未嘗不貽盲者鏡予躄者履也習稍稍久恍然於三唐窽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由此上泝漢魏裕如爾歲丙寅輯選斯帙不揆窳陋爲甄別其義迄今二十祺矣易稿者數四凡售句比字据理務嚴然猶未嚌其胾爲歉歉也今年春眎朱君篠漚篠漚喜欲狂亟鳩工鋟版閱七月蕆事篠漚曰子曷不駢言於首乎余曰是猶鳥雀于佛髻放糞矣豈非以不絜者纇絜邪不獲已姑錯落贅數語

道光五年歲在旃蒙作噩壯月海昌許槤書于古韻閣

原书空白页

六朝文絜目錄

卷一

賦

蕪城賦　宋鮑照
月賦　謝莊
采蓮賦　梁元帝
蕩婦秋思賦　元帝
恨賦　江淹
別賦　江淹
麗人賦　沈約
小園賦　北周庾信
春賦　庾信
鏡賦　庾信
鐙賦　庾信
對燭賦　庾信

卷二

詔

勅條制禁奢靡詔　南齊武帝
舉賢詔　北魏孝文帝
與太子論彭城王詔　孝文帝
禁浮華詔　北齊文宣帝

敕

與臧燾敕　宋武帝
為武帝與謝朏敕　梁沈約

令

與湘東王論王規令　梁簡文帝
答羣下勸進初令　元帝

教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江淹
永嘉郡教　邱遲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南齊王融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梁任昉

表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宋傅亮
為蕭拜太尉揚州牧表　梁江淹
為蕭驃騎謝慰勞表　江淹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陳沈炯
為陳六宮謝表　江總

疏

與趙王倫薦戴淵疏　晉陸機

啓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梁任昉
送橘啓　劉峻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　劉孝儀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庾肩吾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北周庾信
謝趙王賚絲布啓　庾信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庾信
謝滕王賚馬啓　庾信

牋

辭隨王子隆牋　南齊謝朓

卷三

書

登大雷岸與妹書 宋鮑照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與蕭臨川書 簡文帝
與劉孝綽書 簡文帝
追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與宋元思書 吳均
與顧章書 吳均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復王少保書 周宏讓
與陽休之書 北魏祖鴻勳
與周宏讓書 北周王裦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召王貞書 隋煬帝

卷四

移文

北山移文 南齊孔稚珪

序

玉臺新詠序 陳徐陵

論

鄭衆論 梁元帝

銘

石帆銘 宋鮑照
飛白書勢銘 鮑照
藥奩銘 鮑照
團扇銘 梁庾肩吾
後堂望美人山銘 北周庾信
至仁山銘 庾信
梁東宮行雨山銘 庾信

碑

相官寺碑 梁簡文帝

誄

陶徵士誄 宋顏延之
宋孝武宣貴妃誄 謝莊

祭文

祭屈原文 宋顏延之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祭夫徐敬業文 梁劉令嫻

六朝文絜目錄

宋孝武時臨海王子頊有逆謀照爲參軍隨至廣陵見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照因賦其事諷子頊

從盛時極力說入總爲蕪字張本如此方有勢有力筆筆從城字洗發此名手勝人處

極言其蕪於濃腴中仍見奇陗絕不易得

無故而飛曰坐飛坐字鍊

有昔日之盛即有今日之衰兩段俱以二語兜轉何等遒勁

題字至此揭出

收局感慨淋漓每讀一過令人輒喚奈何

此賦假陳王仲宣立局與小謝雪賦同意茲刻遺雪取月者以雪描寫著迹月

六朝文絜卷一

海昌許槤評選　朱鈞參校

賦

蕪城賦　宋鮑照

瀰迆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奓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版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崒若斷岸矗似長雲制磁石以禦衝糊頳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璿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月賦　宋謝莊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迺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阪臨濬壑

則意趣灑然所謂寫神則生寫貌則死怨遙傷遠一篇關目

白露二句神來之筆看似平淡而實精縛作文須知此境

此段尚嫌著迹

數語無一字說月卻無一字非月清空澈骨穆然可懷

筆能赴情自情生於文正不必苦鍊而沖淡之味耐人咀嚼

房與防通房

露古曲名陽阿古善歌者

以二歌總結全局與怨遙傷遠相應深情婉致有味外味後人摹擬便落套覺厭矣

前寫月之始升此寫月之既沒畦逕分明

體物瀏亮斯爲不負

生撰語卻佳以有藻飾所以讀之不厭

腴鍊

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元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朓警闕朏魄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澂輝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懽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采蓮賦　梁元帝

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綠房兮翠蓋素實兮黃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襦菊澤未反梧臺迥見荇濕霑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采蓮於江渚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

起得超語淺而思深故妙

逼真蕩婦情景琢磨入細

寫出幽憤意卻是可憐

史稱帝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觀此婉麗多情余未之信

恨別二賦乃文通創格

通篇奇險有韻語法俱自千錘百鍊中來然卻無痕迹至分段敘事慷慨激昂讀之英雄雪涕

帝王之恨愈說得威赫愈覺得冷落筆法簡勁悲思淋漓

列侯之恨

名將之恨此段可與蘇子卿黃鵠一詩並讀

美人之恨

獨憐青冢幽恨誰知文語語悽絕

才士之恨

高人之恨

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蕩婦秋思賦　梁元帝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疑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恨賦　梁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至於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埽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

如此埋沒者不知凡幾一嘆

貧困之恨

榮華之恨

世事循環無端枯榮同歸一盡亟讀數過不異冷水澆背熱心頓解

立格與恨賦同前以激昂勝此以柔婉勝

起四字無限淒涼一篇之骨

行子確是欲別未別光景但即眼前意無不入妙

居人夕陽之淒月色之苦凝心

夢想居人往往有此

富貴別

以下七段極摹黯然銷魂四字狀景寫物纏纏入情醴陵於六朝的是鑿山通道巨手

任俠別

肝膽相酬有一往無前之概

從軍別

高曠有餘全不彫琢而彫琢者莫能及

絕國別

摹想尊酒泣別情狀百般嗚咽歷歷如繪

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汩起血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迹車同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別賦　梁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唯尊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

折腰句醞釀有味
伉儷別
從軍別單拈春絕國別單拈秋此則四時具備乃古人用意變換處
方外別
卓犖有奇氣
狹邪別
極自然極幽秀有淵涵不盡之致想是筆花入夢時也
總論
一氣呵成有天驥下峻阪之勢
言盡意不盡
曼聲柔調顧盼有情自是六朝之儁意態曲盡卽常情便有無限風致名手擅場必以此法
戛然而止局段自高
駢語至蘭成所謂采不滯骨鯁而彌絜餘子只蠅鳴蚓竅耳乃唐令狐德棻等

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佩之晨照共金鑪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莫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僊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游萬里少別千年唯世閒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麗人賦　梁　沈約

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游許史歸而稱曰狹邪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尙衣巾芳逾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佩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鐙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闇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妝去留餘膩霑粉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小園賦　北周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

譏信本傳詆爲淫放輕險詞賦非人何愚不自量至此詩家如少陵且極推重況模範是出者安得不頫首邪
此賦前半俱從小園落想後半以鄉關之思爲哀怨之詞近人摹擬是題一味寫景賦物失之遠已突接得宕遠之神
極意修飾而仍不黏滯此境惟蘭成獨擅
二句乃疊股法讀之騷逸
欲絕
酢倉故切味之酸醎者也醋在各切客酌主人也凡醠醋之醋當用酢酬酢之酢當用醋自唐以後互誤難改今人更夢夢矣
此段自傷屈體魏周至於疾病其眷眷故國之思藹然言外
雍石見淮南子此卽急就篇所稱石敢當也
子山當日提挈老幼並在於周故其言如此
此敘述在梁時官居侍從時際承平或

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蟁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桐閒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敧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敧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貍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三春負鉏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唫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闔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早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元武之觀時參鳳皇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

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齡兮倏忽晉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阪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陪侍於元武湖之觀或參從於鳳皇臺之墟如宣室之召賈誼長楊之獻楊雄卻極一時之盛

此言侯景之亂大盜指侯景長離指梁武子孫三危九折本險地而直轡以往致視若平途梁遭摧碎指梁武納侯景之降以有此亂荆軻蘇武指攣使西魏事瑣陳纏述悲感淋漓竆途一慟

春賦　北周庾信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游絲即橫路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釵朵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石榴聊汎蒲桃醱醅芙蓉玉盌蓮子金杯新芽竹筍細核楊梅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玉管初調鳴弦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更炙笙簧還移箏柱月入歌扇花承節鼓協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車小苑連騎長楊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豔錦安天鹿新綾織鳳皇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如花

六朝小賦每以五七言相雜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遠俗初唐四子頗效此法

秀句如繡顧盼生姿不啻桃花靧面令人膚澤光悅

生綻可喜

句亦如天鹿錦鳳皇綾多從組織得來

一結窅趣

鏡賦　北周庾信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脣珠纔餘眉尊靨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卻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裝匳還抽鏡屜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鬟齊故略眉平猶剃飛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蹹黛蘸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取將歸暫看絃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選聲鍊色此造極巔吾於子山無復遺恨矣

情語閒情紛紛相引如入

石季倫錦步障中令人心醉目炫

刻畫細緻

婉約微妙嫵媚可憐昔人評開府文謂其辭生於情氣餘於采信然

娟麗無匹體貼入微

極鍾鍊亦極波陗

鐙賦　北周庾信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鉤半上若木全低窗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謳著節游絃絕鳴輝輝朱燼燄燄紅榮乍九光而連綵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烘染蘊藉

音節韻健光采煥鮮六朝中不可多得

風致灑然句法爲唐人所祖

收束妙有含蓄

對燭賦　北周庾信

龍沙鴈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鐙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鍼覺最難刺取鐙花持桂燭還卻鐙檠下燭盤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燼高疑數翦心溼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鐙花今得錢蓮帳寒檠窗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

軒然而來筆力峭秀

清澈之調復有藻語潤飾故足凌跨一時

闢辟可渝芳詞靡歇駢枝家言此爲高唱矣

苑芙蓉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歇。還持照夜游。詎減西園月。

六朝文絜卷一

原书空白页

六朝文絜卷二

海昌許槤評選　朱鈞參校

詔

敕條制禁奢靡詔　南齊武帝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曳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姱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語質而厚漢詔之遺　諸選本並脫曳字从舊刻古文管窺補　風俗之敝古今一轍讀此爲之慨然

舉賢詔　北魏孝文帝

炎陽爽節秋零卷澍在予之責實深悚慄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靈鑒誠款曲流雲液雖休弗休寧敢愆怠將有賢人湛德高士疑棲雖加詮采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

魏帝能文章者僅孝文爾句法歷落並無堆垛裝點視南五朝蔑如矣

文人之筆帝王之度只如此便佳

與太子論彭城王詔　北魏孝文帝

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舍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邱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舍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敕

高祖不豫託勰國事勰苦辭求退世宗爲太子高祖手詔言之

訓子全弟具是數言深致亮懷藹乎如見

禁浮華詔　北齊文宣帝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維新思蠲往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洞澈末流惡習大似箴銘格言誰謂齊梁間盡靡靡之奏邪今之士大夫當書此於門屏几席可以起廢疾鍼膏肓矣　陡住絕奇

敕

與臧燾敕　宋武帝

頃學尙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尙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宏之

燾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敕

麗語能樸雋語能淳忘其駢偶誥敕之文如此奈何訾譏六朝

爲武帝與謝朏敕　梁沈約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鎭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慚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媿載結寢興

天監初朏與何允何點並徵不至逃竄年餘一日輕舟自詣闕下時即以爲司徒尙書令乃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然則朏蓋守節不終者既拜新命且不稱職亦何足當此敕邪

宕起極有意致令人不可捉摸　紆詘也見說文解字

令

與湘東王論王規令　梁簡文帝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上神采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辨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規字威明衡文爲晉安王規爲長史及立爲太子規爲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卒衡文出臨哭與湘東王此令劉子謂中庶子遵也先規一年卒諸選本以衡文爲昭明劉爲孝綽並誤

答羣下勸進初令　梁元帝

元帝性好矯飾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祕喪踰年乃發凶問狡人好語固不足信也

引古立案搆思精而撰語附

宋建平王景素文帝第七子宏之子也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異之士時廢帝不道內外皆屬意景素而楊運長等深忌之元徽四年或告景素臺城已潰景素即舉兵為臺軍所殺

處處矜練皆翹絕非肥豔濃香故妙

武帝時遷為永嘉太守今浙江溫州府鍾嶸評其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觀此益信

典實既勝不事麗采近人何從夢見

此專以勸農為主援古證今立言不苟開唐宋人表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莫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縣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儀羣公卿士其喻孤之志無忽

教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　江淹

府州國紀綱夫嬀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舊楚憩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亡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蓽

永嘉郡教　梁　邱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畝畝績麻治絲無聞於窐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游鄽里酣酺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南齊　王融

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

啓碑序法門秀語

爰易也見賈逵國語注史起引漳水溉田民歌之曰終古舄鹵兮生稻粱白公引涇水溉田因名白渠並見史記

此專以訓學為主蕭老公喜事鋪張故其臣亦每為夸飾

宕逸弘蔚雅有真致

晉書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雍於用切司雍司州雍州也

以深婉之思寫悲涼之態低佪百折真令人一讀一擊節也不甚斷削然曲折有勁氣六朝章奏季友不媿專門

太尉齊明帝蕭鸞也高帝猶子嘗為揚州刺史

待而無還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畎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寖以為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梁　任昉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宏奬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表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宋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逕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蕭拜太尉揚州牧表　梁　江淹

元文既降雕牒增輝禮藹前英寵華昔典仰震威容俯慙

琢采秀削別開奥窔昔人譏其句句生澀余謂醴陵佳處即在生澀上

寸亮四句言其重讓不允也

紐掌也見廣雅釋言

奥思奇兀獨具鑪錘

造句精絕

齊明帝嘗爲驃騎大將軍

用筆深刻而采陸離或謂其琢削過甚少瀟灑之風然此乃作者結撰苦心非好爲艱深也

荆州陷烱爲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

陋識心魂戰慄若殞若殯臣景能驗才無假外鏡揆已練志久測內涯故讓不飾迹辭非謙距寸亮尺素頻觸瑤纊丹情實理備塵珠冕而神居寂阻九重巖絕徒懷漢臣伏闕之誠竟無魯人迴日之感所以迴懼鴻威後奔殊令者也既而忝鑒隆魏緬思宏晉國之大政在功與位故靜民紐亂不處輿臺之下去勳舍德寧班袞司之上咸以休對性業裁成器靈距有移風變範克耀倫序者乎今臣績不炤民忠豈宜國名爵赫曦僶俛優忝陛下久超異禮之榮越次殊常之秩雖寢寐矜戰曲垂哀亮而璽冊沖正俞賜砥礪今便肅順天誥恭聞睿典審躬酌私必跋危撓將恐坻俗由此方擾軌訓以之交蕪臣豈不勉智罄忠未知所以報奉淵聖輸感霄極取諸微躬長爲慚荷

爲蕭驃騎謝被侍中慰勞表　梁　江淹

臣某言即日侍中祕書監臣戢至奉宣詔旨慰勞便受轂中帷練甲外壘旍旄蔽景輿徒競氣人懷秋嚴士蓄霜斷晦魂已掩氣竪未縣稽鉞竚威寢興震慨今王人臨郊皇華降庭煇燿望實將激威武戴鶡之夫迎光蹀恩投石之師攀炤竦惠楚纊越醪方茲慚潤臣忝屬閫私彌抱渥洽不任下情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陳　沈烱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僊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與既而運屬上僊道窮宴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閒凌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趾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

日果與王克等並獲東歸

漢武闢疆開宇宏拓郡縣厥功甚偉而後世以神僊征伐之事概訤其蹟獨此文可稱知己

一意雕繪語語精絕恨不喚起十三行妙手玉版書之長其聲價固當一字一縑

戴淵少時游俠不治行檢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寥寥數語大旨已得不似後人鋪張揚厲稱過其實以此益見晉人之高

忠貞名壼字望之永嘉中蘇峻反壼兵六軍敗績壼赴賊二子昣盱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後七十餘年盜發其墓戶僵如生鬢髮蒼

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爲陳六宮謝表　陳　江總

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纚黛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窗妾聞漢水贈珠人閒絕世洛川拾翠僊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疏

與趙王倫薦戴淵疏　晉　陸機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啓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梁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弁鄭義泰宣敕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搆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宏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

然爪甲穿手背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復毀武帝又加修治　彥昇文飭鍊入韻絕無畦町可窺所謂秀采外揚深衷內朗其體格當在休文之上　結晝短篇朗潤芬烈讀之覺生香如挹紙上　蕭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天監元年封始與郡王　綺藻宣茂不滯於俗　窮狀物之妙盡摛詞之致　明皇帝周世宗宇文毓也文帝長子閔帝庶兄　舉體皆奇掃除庸響唐人自玉谿金荃而下不能擬隻字　極華贍而不嫌於纖故妙　如比目魚兩兩相對可謂工巧無敵　趙王名招周文帝第七子博涉羣書好屬文學開府

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送橘啓　梁　劉峻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邪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　梁　劉孝儀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梁　庾肩吾

階邊細草猶推綟葉之光戶前桃樹翻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鷰領鬭分鸞試顧采薪皆成留客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北周　庾信

臣某啓奉敕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缺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對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元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繭雲版疑傾併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鍼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蚍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媿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北周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

體武成初封趙國公後進爵爲王史稱趙滕諸王與信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賦物典贍而意趣仍復瀟然自是啓牋妙手　葩采迅發情韻欲流　屬對精緻　滕王名逌周文帝第十三子少好經史解屬文開府集序係逌所撰初封滕國公進爵爲王幽峭雅至斯爲六朝碎金　隨郡王蕭子隆齊武帝第八子爲都督荊州刺史好詞賦朓爲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密啓聞武帝朓知之因事求還牋辭子隆執筆便成文無點易通篇情思婉妙絕去粉飾肥豔之習便覺濃古有餘味

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障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然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聖慈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北周　庾信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緤變繡奇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廈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謝滕王賚馬啓　北周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鷰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牋

辭隨王子隆牋　南齊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歔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

姿采幽茂古力蟠注乃六朝人真實本領

自蕩渤澥方春旅鄙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袵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六朝文絜卷二

原书空白页

六朝文絜卷二

海昌許槤評選　朱鈞參校

書

登大雷岸與妹書　宋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谿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潨洞所積谿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鷰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碎碕岸

照妹名令暉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大雷在今安慶府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首述羇旅之苦意多鬱結而氣自激昂

總挈有法

歷言形勝之奇運意深婉鑄詞精縟

鮮脆已極食哀家梨想亦不過爾爾

沈鬱語非身歷其境者不知

煙雲變滅盡態極妍即使李思訓數月之功亦恐畫所難到

埤益也見廣雅釋詁

驚濤駭浪恍然在目

句句錘鍊無渣滓真是精絕

爲之齏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鍼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居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齏即齎字周禮醢人注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案此處當訓碎莊子大宗師齏萬物而不爲義釋文引司馬注齏碎也

覽景述事意調悲涼明遠駢體高眎六代文通稍後出差足頡頏而奇峭幽潔不逮也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　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新渝侯名映始興忠武王憺子聰慧能文特被東宮友愛

貌無停趣態有遺妍眉色粉痕至今尚留紙上設與美人晨粧倡婦怨情諸什連而讀之當如荀令君坐席三日猶香

與蕭臨川書　梁　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艫而結歎望橫席而霑襟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采

蕭子顯子雲並爲臨川內史此書當是與子雲者攷梁普通四年簡文徙雍州刺史三年立爲皇太子故書有黑水初旋桂宮既啓云云而子雲遷臨川內史適當是時若子顯則先子雲爲臨川簡文爲太子時已歷侍中國子祭酒矣

風骨鶱秀須韻人辨之

與劉孝綽書　梁　簡文帝

執別灞滻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鴈

孝綽本名冉彭城人辭藻爲後進所宗

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櫂而先征夕烏歸林縣孤颿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追答劉秣陵沼書　梁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答謝中書書　梁　陶宏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爲衡山侯與婦書　梁　何遜

昔人遨游洛汭會遇陽臺神僊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累遷尚書吏部郎坐事左遷臨賀王長史卒　官寺二句諸選家多誤作既官時務煩簿殷湊今據舊刻古文管窺正　深情婉致娓娓動人呂仲悌與嵇叔夜書鳴雞一聯是其所祖

沼字明信終秣陵令峻以不得志著辨命論沼致書難之往反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卒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峻峻乃作此書答之　答死者書甚是刱格屬詞特淒楚纏綿俯仰裴回無限痛切結得婉有味外味

中書名微或云徵字元度陳郡陽夏人好學善屬文嘗爲安成王法曹累遷中書鴻臚　演迤澹沱蕭然塵壒之外得此一書何謂白雲不堪持贈

蕭恭字敬範封衡山縣侯　寄書閨閫倩作固奇而微笑餘香代人涉想尤爲奇之奇者水部風情於斯概見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梁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屆氈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鰕盌未改朱顏略多白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與宋元思書　梁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猨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與顧章書　梁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谿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緜緜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與詹事江總書　陳　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

婉孌極豔情緒緜密當與陳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北周庾信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並稱香匳絕作　蕭撝字智遐在梁封永豐侯　絕妙一幀子卿歸國圖寫行役景象酸涼滿目惻愴之情都在言外

掃除浮豔澹然無塵如讀靖節桃花源記興公天台山賦此費長房縮地法促長篇爲短篇也

幽邃

簡澹高素絕去餖飣艱澀之習吾於六朝心醉此種

宣帝時總爲太子詹事　陸瑜字幹玉吳郡人仕陳累官太子洗馬中舍人與兄炎並以才學侍東宮　簡質有餘亦蒼然有色別成一種筆法

直抒胸臆全不雕琢由氣格清華故無一筆生澀不圖亡主竟獲如此佳文我斥其人我不能不憐其才也

情哀理感能令鐵石人動心

王寬琅琊臨沂人固子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柔情綺語黯然魂銷

幾回搔首一聲長嘆淒絕媚絕

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少保名裒字子淵姓名字與漢王襃並同惟里居各異漢爲蜀郡人此則琅琊人也近人每多沿誤

情在景中麗而不緜

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尊閒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閒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婬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僊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恆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鑪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常溼愁隨玉軫琴鶴恆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僊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憶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弗使窺窗獨坐嫦娥笑人

復王少保書　陳　周宏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荊離

婉轉流利

憤激無聊不可一切讀此則筆可擲硯可焚矣

情款異常語不靡激

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初仕魏歷齊及周累官納言太子少保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

衰亂之世能息心巖岫甚不可多得文亦幽陗玲瓏饒有兩晉風力

曠懷雅量彌率彌真

一清閒如此一喧鬧如彼不可以道里計矣

此一服清涼散耳彼營營於名韁利鎖者其肯嘗之否邪

非一味嬌情

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采綴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返遠傷金產骸匱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鴈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與陽休之書　北魏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埜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遶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旁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閒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子既繫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聲繡發議必在芬芳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

只是勘破名根耳老年奔走宦途不知止足讀此當顏變媿生矣

蓬山此去無多路熱病無一人不染冷藥無一人肯服有心者恆代爲滋淚也

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覩宏讓答書音節哀亮同此一轍所謂伯仲伊呂未可輕爲抑揚也

陗鍊

與周宏讓書　北周 王裒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谿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僊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數語酸悽入骨情何以堪

蕭愨字仁祖梁宗室上黃侯通明之子齊武定中爲太子洗馬後主時爲齊州錄事參軍待詔文林館

豔極韻極恐被鴛鴦妒矣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北周 庾信

昔僊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堂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貞好學善屬文嘗舉秀才授縣尉謝病於家求爲齊

王鎮江東聞其名以書召之

召王貞書　隋 楊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閒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賴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颷凌雲僊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邱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宜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宜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

南北朝文至隋始大壞初唐始復亦時運使然爾此書猶是六朝體發取其疏礧磊落宋人四六宗風實開於此

寫情如訴流美不澀

不甚斲削然卻有勁氣

六朝文絜卷二

鍾山在今江寧府東北其先周彥倫隱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欲卻過此山孔乃假山靈意移之使不得再至

此六朝中極雕繪之作鍊格鍊詞語鍊精闢其妙處尤在數虛字旋轉得法當與徐孝穆玉臺新詠序並爲唐人軌範

尚子平仲長統並漢隱士

造語精鍊卻無一字拾人牙慧

將高潔一層極意形容下半轉入正面愈顯得齷齪矣

此段應先貞二字

此下應後黷二字

瑰邁奇古真是精絕說得何等烜赫仍是可憐

張繖趙廣漢卓茂魯恭皆漢循吏

王介甫喜誦此四語以爲奇絕可謂先得我心

六朝文絜卷四

海昌許槤評選

朱鈞參校

移文

北山移文　南齊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

寫所以勒移之故字字入人肺腑我聞此語心骨悲

勒移正面

處處總不脫山靈骨勁氣完刻鏤盡態矣

險語破鬼膽

是書所錄爲梁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一卷雖皆綺麗之作尚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豔斥之或以爲選錄多閨闈之詩則是未睹本書而妄爲擬議者矣

駢語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謂六朝之渤澥唐代之津梁而是篇尤爲聲偶兼到之作鍊格鍊詞綺綰繡錯幾於赤城千里霞矣

名妃淑媛聲妓孳妾搜奇扶輿了了若數指上螺紋黛痕欲滴脂暈微烘如汰膩粧而出觀面

態冶思柔香濃骨豔飄飄

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媿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序

玉臺新詠序　陳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閒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僊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僊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

乎恐留偶裾捉不住矣自五陵豪族至此總爲佳麗如彼一語極意形容拭硯抽毫駢花儷葉有才如此那得不令人羨極生妒邪

敘作詩之由靈折不窮

紙醉金迷鮮華朗映唐人惟王子安有此雕飾

摹擬入骨

當令西子南威滌几奉席安得育琴絳撫拂卷抽緗

衆字仲師永平初北匈奴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

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閒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僊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翫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匳

論

鄭衆論　梁　元帝

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絶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皋蘭走雪豈不酸鼻痛心憶洛陽之宮陛屑

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風生四語寫得淒至有態睹此光景焉能不酸鼻痛心

邇以賞功節士爲之短氣

盛宏之荊州記武陵舞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

奇突古兀錘鍊異常昔人論鮑詩謂得景陽之俶詭合茂先之靡嫚吾於斯銘亦云

穆戎二語諸選家多誤作穆我戒逐留御不還今據宋刻鮑集校正

覈對固已精覈下字無不鉤新斯可謂擺脫俗儒酸相

飛白書後漢蔡邕所作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晉劉紹字彥祖作飛白勢博奧蒼堅聳沈古鬱唐惟柳子厚往往胎息此種

錘字堅響

換頭紫粉七返丹砂此二

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侯火旁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己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銘

石帆銘　宋　鮑照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潨地軸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宏藹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亙海窮陰雲旌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浪雷沈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瞻貞視悔坎水巽木乃剡乃鑵既刳既斲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戎遂留昭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駕滄煙君子彼想祗心載惕林簡松栝水采龍鷀覘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含圖命辰定緜二崤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賴鎡帝子察殂青山斷河后父沈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飛白書勢銘　宋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盡奇六文烏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絶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鎰故僊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藥匳銘　宋　鮑照

歲賈走丸生厭隤牆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煙靈飛

藥世人千百中無一人解作舊是銘如得秘藥於孟簡可以悅心脾可以滌腸冒即謂明遠能爲二藥亦何媿焉

生光龜文電衣龍采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赬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牀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爲良

値物賦象姿致極佳吾當以新製齊紈倩羊欣書此庶幾清吹徐來秀采繁會

團扇銘　梁 庾肩吾

武王元覽造扇於前班生贍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鑠沙煎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閑成諸銘直可與明遠競爽明遠以峭勝蘭成以秀勝蹊徑自別耳然蘭成要未肯作小巫也

不必作詩世粧挽飛偎書而一種嫵媚之態當不減畫裏喚真真也

後堂望美人山銘　北周 庾信

高唐疑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險踰地肺危凌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恆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窗併開遙看已識試喚便回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至仁山銘　北周 庾信

山橫鶴嶺水學龍津瑞雲一片僊童兩人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檐枕嶺壁遶藤苗窗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疏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有語必新無字不傷吾於開府當鑄金事之矣

梁東宮行雨山銘　北周 庾信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開新妝旦起樹入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游春俱除錦帔併脫紅綸天絲劚薄蝭粉生塵橫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亦自華鍊而情韻綿牽山靈有知想應色然心喜

碑

相官寺碑　梁 簡文帝

真人西滅羅漢東游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檐三丈乃爲祀神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陁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緯自昔藩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慚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之罘之石岷峨作鎮猶銘劍壁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曰

隨手拈花千載下見之無不破顏微笑不知正法眼藏可能付迦葉否

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棲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僊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鐘應秋霜烏依交露

著此一聯使上下關符而筆復圓折那得不令頑石點頭

幡承杏梁窗舒意蕊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情思儁逸華采嫣爛尋繹數四幾有菩提非樹明鏡非臺之妙

誄

晉中興書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誄文骨勁色蒼不特爲淵明寫服而其品槪亦因之脩遠矣引古立案恰得淵明身分而句法亦宕逸可觀拈有晉字自是通人卓識定論

陶徵士誄幷序　宋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信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

瑣瑣敘述彌表曠懷

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藹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惟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詔徵著作不書宋室浦二田云正與陶詩義熙後但書甲子同旨

峭拔

將淵明本領摹擬寫出猶顧長康畫人盡在阿堵中矣

琢句近潘安仁濬而彌旨

氣格高邁純是臨摹東京人手筆

追往念昔知己情深而一種幽閑貞靜之致宣露行閒尤堪諷咏

黔婁謚康展禽謚惠援據確核

嗚呼哀哉

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

宋　謝莊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閴悼泉途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霣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旐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元邱烟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綈紛出懋蘋蘩修詩賁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象分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怊悵秋暉展如之華實邦之媛敬勤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胤璿式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以蕃以牧燭代輝梁視朔書氛觀臺告祲八頌扃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輦翟毀衽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軿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乎哀毀實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轄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度旌委鬱於飛飛龍委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轀解鳳曉

宋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爲貴妃謚曰宣

陡起絕奇

綿思迅舉不詭正則

孝武卽位尊文帝路淑媛爲皇太后所居殿曰顯陽宮曰崇憲

敘述死後情形語語悽絕

翩逸思哀

呂氏春秋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湊以頭內向所以爲固

由生而卒由卒而葬敘次

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闃兮鐙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天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不素綜核有法而一句一詞於嚴峻中仍有逸氣所以不可及

祭文

祭屈原文

宋　顏延之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絜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芈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少帝即位出延年爲始平太守道經汨羅潭爲湘州刺史張邵作此文

古來文士之厄大都如此每讀一過爲淒咽久之

文詞之美行誼之絜二語盡之矣

祭顏光祿文

宋　王僧達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性婞剛絜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凄目泫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鐙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罍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顏延年嘗爲金紫光祿大夫僧達以一貴公子睥睨一切乃獨傾心光祿益想見其居身清約矣

婞猶直也楚詞曰鯀婞直以亡身兮

沖淡有真味

追感愴懷錯落盡致絕無支蔓之筆故佳

祭夫徐敬業文

梁　劉令嫻

敬業名悱東海郯人爲晉安內史卒喪還建業劉爲此文祭之父勉欲造哀文既睹此作於是閣筆一弱女子耳而深情無限復以蘭藻出之自是偉作

惟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哀豔

綵雲易散琉璃脆何痛如之

六朝文絜卷四

經史百家雜鈔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經史百家雜鈔序例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箸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湘鄉曾國藩識

箸述門 三類

論箸類　箸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詞賦類　箸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箸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總目

卷之一
論著之屬一 凡論著類以孟莊韓蘇爲宗
卷之二
論著之屬二
卷之三
詞賦之屬上編一 凡詞賦類上編以詩騷揚馬班張潘庾爲宗
卷之四
詞賦之屬上編二
卷之五
詞賦之屬上編三
卷之六
詞賦之屬下編一 凡詞賦類下編以揚班郭韓爲宗
卷之七
詞賦之屬下編二
卷之八
序跋之屬一 凡序跋類以遷固柳歐曾馬爲宗
卷之九
序跋之屬二
卷之十
詔令之屬 凡詔令類以尚書漢詔陸贄歐陽爲宗
卷之十一
奏議之屬一 凡奏議類以西漢奏疏陸贄蘇軾爲宗
卷之十二
奏議之屬二
卷之十三
奏議之屬三
卷之十四
書牘之屬一 凡書牘類以曹王韓柳爲宗
卷之十五
書牘之屬二
卷之十六
哀祭之屬 凡哀祭類以潘韓歐王爲宗
卷之十七
傳誌之屬上編一 凡傳誌類上編以馬班陳范爲宗
卷之十八
傳誌之屬上編二
卷之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卷之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一 凡傳誌類下編以蔡韓歐王爲宗
卷之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二
卷之二十二
敘記之屬一 凡敘記類以左傳通鑑爲宗
卷之二十三
敘記之屬二
卷之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 凡典志類以禮經暨馬班歐史爲宗
卷之二十五
典志之屬二
卷之二十六

雜記之屬凡雜記類以韓柳歐陽爲宗

经史百家雜鈔卷一目錄

論著之屬一

書洪範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養氣章　神農之言章　好辯章　離婁之明章
魚我所欲也章　舜發於畎畝章　孔子在陳章

莊子逍遙遊篇　養生主篇　駢拇篇　馬蹄篇　胠篋篇　達生篇　山木篇　外物篇　秋水篇

荀子榮辱篇　議兵篇

韓非子說難篇

賈誼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經史百家雜鈔卷一目錄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論著之屬一

書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

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於之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神農之言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禹)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上周公)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上孔子)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以上孟子)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離婁之明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以下言爲政宜遵先王之法)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以上言上下皆當納於法度之中)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以上言爲臣者當以道事君)

孟子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以上言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以上就惡有甚)

（於死指出人之本心）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以上由中行引入狂獧）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狂）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獧）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與狂獧互說）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以上鄉原之可惡）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養生主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駢拇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嗁二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閑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閑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莊子馬蹏篇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胠篋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

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莊子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

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
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
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
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枸吾執臂也若槁
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
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
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
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
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
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
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
冕之尊死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
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
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
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水有罔象邱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如何皇子
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
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
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
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
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
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
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
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
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具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
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
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
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
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
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
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
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

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莊子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樸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名居德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跡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

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猨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宫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顔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也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莊子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閒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

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邱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邱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羶同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甯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蹏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蹏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莊子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閒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

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邱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

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荀子榮辱篇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以上以說取辱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以上美德中亦有取辱之禍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以上好鬬取辱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強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儵鉢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

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楉僈是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以上言榮辱在人之自取材性智能本同）

（因注錯異而榮辱亦殊）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鉛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泒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

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以上用兵貴附民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

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衞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以上王者之兵論仁義齊教化）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以上論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以上軍制論）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以上二節申言兵以仁義爲本）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

內者無宅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宅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糺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以上言治國以禮爲本不以賞罰爲先）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宅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以上論兼人三術）

韓非子說難篇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幷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寗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過秦論中

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誼過秦論下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經史百家雜鈔卷一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目錄

論著之屬二

班彪王命論

陸機辯亡論上下篇

李康運命論

江統徙戎論

韓愈原道　原性　原毀　伯夷頌　獲麟解　雜說四首　改葬服議　爭臣論　師說

柳宗元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歐陽修本論　朋黨論

周惇頤通書

張載西銘東銘

司馬光漢中王即皇帝位論

蘇洵易論　書論　詩論　樂論　諫論二首　辨奸論

蘇軾魯隱公論　戰國任俠論　韓非論

原书空白页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論箸之屬二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亨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甯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陸機辯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飇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

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甯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返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陸機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

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

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閴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眾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江統徙戎論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以上論禦戎狄之道）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以上敘周秦）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以上漢魏之世氐羌得居關中）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以上言氐羌之敝宜徙於外）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以上言羣氐晉兵威可制勢）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以上秦地之人得其半數）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以上并州之胡滎陽之夷皆宜並徙）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以上正仁道德之名義）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上言舉世習聞佛道之說而莫知其非）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以上言聖人所作爲皆切於民生不得已之事）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

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以上言聖人因時立法不必慕太古之無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以上詆不宜離事而求心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愈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者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愈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愈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韓愈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麟韓文公自況也聖人必知麟猶云惟湯知伊尹也出不以時猶云處昏主亂相之間也

韓愈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龍以自喻其身雲以喻其文章
憑依乃其所自爲猶曰文書自傳道不依史筆垂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甯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愈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

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韓愈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以上論封建之初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

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以上周）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以上秦）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以上漢）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以上唐）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以上駁論封建與郡縣之治亂）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以上駁論封建與郡邑祚之久暫）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以上論公私）

柳宗元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

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歐陽修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以上政教闕廢所由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閒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以上古者政教明備佛不得入）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以上修禮義以勝之）

歐陽修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周惇頤通書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者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閒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張載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司馬光漢中王卽皇帝位論

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灋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閒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顚覆三國鼎跱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曆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

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蘇洵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洵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

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洵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菫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菫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閒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蘇洵諫論二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

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與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洵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取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欺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

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蘇軾魯隱公論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蘇軾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閒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蘇軾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

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閒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目錄

詞賦之屬上編一

詩七月　東山　六月　釆芑　車攻　吉日　節南山　正月　緜　皇矣

崧高　烝民

荀子賦篇

屈原離騷　九歌　九章　卜居　遠遊

宋玉九辯

賈誼鵩鳥賦　惜誓

枚乘七發

東方朔答客難

司馬相如子虛賦　上林賦　大人賦　長門賦　封禪文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詞賦之屬上編一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莠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詩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
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
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
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
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
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
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
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
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詩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
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
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
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
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詩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
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
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
對於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
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
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
無拂

詩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
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
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駮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右禮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甯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甯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右知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右雲賦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右蠶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右箴賦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

紲約纍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讒人之害而將擯於死）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以上言欲退隱不避世患而不能）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以上說爲女嬃辭勸其和光同塵）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以上言賢之於舜而又不敢不爲善不敢與世俗和同）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

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
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
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
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
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
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涉出世之）
（退想即遠遊之意也宓妃有娀二姚冀有所遇合而皆謬）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
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
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
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
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以上兩美必合至何懷故宇靈氛之詞幽昧以眩曜至猶豫狐疑屈子答靈氛之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
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
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
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
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
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
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諂兮樧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
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以上升降上下起至百草不芳止巫咸之詞瓊佩偃蹇起至揭車江離止屈子答巫咸之詞）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
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
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
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
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
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
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
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以上欲遠逝以自疏有浩然長往之意末言蜷局不行則睠睠君國不能忘也）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
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
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
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
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
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
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
媛兮爲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陳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屈原九章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鄉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以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予心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予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回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今牉憂處過甚有背痛者有膺痛者牉者兩體若分割面仍交痛也）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予濟於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予車兮方林乘舲船予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予儃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陵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而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度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一無瞭字）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

遠而逾邁亂曰曼予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懮懮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脩姱與予言而不信兮蓋爲予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默菀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予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茀道遠忽兮曾吟恆悲永歎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難當不相值也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其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邅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此首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僞託也淺句以△識之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自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甯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圜實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象兮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甯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幡幡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

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之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予弗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以上因時俗迫阨人生勤勞思出世而遠遊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而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以上思鍊氣以登仙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予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戲娛以上惡人生勤勞思出世而戲娛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澂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以上思鍊氣而上升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予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以上渾寓遠遊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予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敖以上升天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撰予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以上東風伯為予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以上西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予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故舊以想象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並進兮形蟉虯而逶移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裴回以上南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予先乎平路以上北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闊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雁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

之濁濁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賈誼鵩鳥賦 有序

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汸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賈誼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蚴虯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並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埜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枚乘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甯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

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彊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鍼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莫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弦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幷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衞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

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陵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東方朔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以上言天下太平有才無所用之）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以上言無論見用與否總宜好學修身）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

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以上言人言不足解尚有遺行一句）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
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
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
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
惑於大道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奼烏有先生亡是公
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
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
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
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
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
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
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
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
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瑌石碔砆（以上敘山土石）其東則有
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江離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
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
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此敘南有平原廣澤似最宜畋
獵之地而下文敘獵但在東西北三處而不及南之廣澤蓋虛實互相備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
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
枏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
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以上東西南北獸下
畋獵之地）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
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
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陶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
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
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𠞰受詘殫覩
衆物之變態（以上獵於陰林卽上文北有陰林也）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纖垂髾（襞積至谿谷三句衯衯至垂髾
三句皆下三句用韻）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
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下金隄揜翡翠
射鵔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
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
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
外（以上與衆女獵於蕙圃游於清池卽上文東有蕙圃西有清池也）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
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怕乎無為憺乎自持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
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以上息獠）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
里來貺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
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
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
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
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邱徬
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
怪鳥獸萬端鱗崪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
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以上烏有折子
虛）

司馬相如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冽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 以上水○觸穹石四句始言水之變態有力澤弗五句極言其有力穹隆四句言其自然批巖二句承上言有力臨坻二句承上言自然○沈沈二句又言有力潏潏二句又言自然馳波十句皆言自然脈絡極分明也○湃溉冽沛墜鼎沸為韻懷歸回池為韻而一韻之中上有數句又各私自為韻如瀄折冽私自為韻盭涖私自為韻古人平去通用則湃至池本為一韻矣 於是乎蛟龍赤螭鮔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以上水中之物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㠥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 以上山 揜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稾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 以上山之草 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其獸則獌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驘 以上總寫苑中氣象點出各獸即為下文敺獵張本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纍臺增成巖突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閒晁采琬琰和氏出焉 以上宮室 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邱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幷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 以上宮中草木 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縠蛫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閒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 以上宮館中畜獸及離宮之多處舍具為韻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施讀上聲地裔施為韻而離追起亦平上與去為韻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壄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 以上天子校各部曲將帥之獵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

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雛揜焦明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以上天子親獵而還)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𠜎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以上天子還歷各處數獵者之所獲)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鼓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絶殊離俗妖冶嫺都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絏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以上置酒張樂)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於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干戚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與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司馬相如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曳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攙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蜩蟉偃寋怵臭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芔歙猋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潏湟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

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泯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司馬相如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風可觀也（以上渾言古昔）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以上言周無殊異而封禪）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遐闊泳沫首惡鬱沒晻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柢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以上言漢多符瑞而不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世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世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

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以上大司馬請封禪）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之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以上大澤之博）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以上騶虞）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以上麟）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以上龍）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以上因天人符瑞而進箴規）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四目錄

詞賦之屬上編二

揚雄羽獵賦　長楊賦　甘泉賦　河東賦　反離騷　解嘲　解難
班固兩都賦　幽通賦　答賓戲
張衡兩京賦　思玄賦
王粲登樓賦
劉伶酒德頌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詞賦之屬上編二

揚雄羽獵賦 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莊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上渾頌帝業）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揭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屬之乎昆崙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絅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岅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以上獵場之廣儀衛之盛）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鎭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以上天子親至獵所）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蟜娭澗閒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以上正賦田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龍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蹴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乎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邱累陵聚（以上獲獸之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崖隋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娭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

屈原與彭胥（以上水災）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震燿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以上諷諫反之於道德）

揚雄長楊賦（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以上高祖武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以上孝文儉約）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甿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敺橐駝燒熐蠡分㨿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以上武帝兵事）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以上元成太平宴安故講武以安不忘危）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以上諷諫）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

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揚雄甘泉賦 並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諷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䀢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爛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淩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廪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邱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爥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嶊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爥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掛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㠑嶵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乎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游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漎漎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搖泰一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爥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䚡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黎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邱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嵾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迡兮光輝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雄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邱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襄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絪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甯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揚雄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䵾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凰翔於蓬陼兮豈鴐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闈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泩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亾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邱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揚雄解嘲 幷序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有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幷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

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雄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於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撽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

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旣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以上總寫）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以上郊畿）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以上渾言宮室）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閒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以上宮室中之後宮）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

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以上宮館）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淩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以上離宮）

（苑囿）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以上畋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爥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以上燕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游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山河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繇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覩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

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以上光武）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以上明帝）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以上敘事）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邱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洩先驅復路屬車按節（以上田獵）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以上四夷來賓）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以上歸真返樸）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以上較論東西之長短）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班固幽通賦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飄颻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迕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禦昔衞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於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聿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䏻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燿於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於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於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算祀於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衞名諡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鞫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嬴縮三欒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躬以衞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以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班固答賓戲 并序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氂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竢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張衡兩京賦

西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尟於驩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

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九嵕甘泉涸陰冱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惟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爲彊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以上建都之地勢）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峨以岌嶪亙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暐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陖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以上宮室）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厭用戒不虞（以上官寺）後宮則昭陽飛翔增城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所未見（以上後宮）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

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跱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瀓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慫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櫓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巘巘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轢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途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喦齬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以上離宮）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以上市肆）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

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氂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以上遊俠）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邪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蔘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皋被岡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以上郊甸）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鼇鱣鯉鱮鮦鮪鯢鱨鯊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鴐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以上昆明池）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獢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攉㩧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之所

攙捔徒搏之所撞挑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匡威懾兕虎莫之敢伉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䰄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猬批窳狻指㨖落突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搏飛鼯（以上田獵）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斾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以上觀樂）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摘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逞欲畋魰效獲麑麌摎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以上水嬉）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纚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

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以上畋戲）於是衆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爲貴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此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以上微行遊樂）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後以莫己若迺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惵惵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以上言西京奢麗乃秦之舊非漢之制甚不足法）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伾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宓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圮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以上光武都洛）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

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
鵃春鳴鵾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龢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
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勑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
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
鼈蜃與龜魚供蝸蠯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
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
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
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
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褫禳災（以上
洛陽宮殿）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
帝臣獻琛執贄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
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
鼓旁震八鄙軯礚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
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
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
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
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荷天下
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寮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
乎家酷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
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
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以上
朝會宴饗）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
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
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
以容裔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鋄鏤鍚方釳左纛鉤膺玉
瓌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威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

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軖弩重旃朱旄青
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轕髶髦被繡虎
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囐戎士介
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
城闕旆已反乎郊盻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以上郊廟輿服）爾乃孤竹之管雲
和之瑟雷鼓䨻䨻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槱燎
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
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
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
牲辯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
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以上郊廟諸祀）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
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
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以上省耕）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
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
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
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
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
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
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
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
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
（以上大射養老）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
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
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上林結徒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
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列具舉武士星敷
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

四靑馬足末極輿徒不勞成禮三毆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
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
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以上大閱）爾乃
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
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
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淸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
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䰠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
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淸罔有不韙（以上大儺）於是陰陽交和庶
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
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
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
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賚於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
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以上巡省）總集瑞命備致嘉祥
圄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
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
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
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
儉尙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
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褘而
蓋蓂莢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
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
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以上嘉祥歎德）
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概如
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
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

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
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
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卻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
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
不麑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
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
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
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
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櫱栽昧旦丕顯後世
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
系以隤牆填壍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
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顚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
鮑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𪔂咬而衆聽或疑能不惑者其
惟子野乎（以上譏公子之失西京）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
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
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
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
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
達矣

張衡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
永靖兮緜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
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
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
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
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旦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烝民之多辟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己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以上自修）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茝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騕褭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以上傷祕遯）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臚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逸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甯（以上卜筮）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邸於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以上東方）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以上南方）顓頊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以上西方）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嘝（嘝後漢書作嘶）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居（居後漢書作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閹謁賊而甯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剚刃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緜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以上中央國藩按自近信遠疑至此皆黃靈之詞百變自疹以上言天道難測天監孔明以下言人事可憑）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以上北方）迅猋瀟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越谽㘎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磷磷經重瘖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

玉芝以療飢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礰以遺光獻環琨與璪縭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亙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瑤蘂以爲糇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以上入地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黮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途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撫軨軹而還眺兮心勺灤其若湯羡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之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淟涊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汩飂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庬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猋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以上升天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以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以上反本自飭

王粲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上因樓中美景而生感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以上懷歸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以上悲世亂而不得所藉手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經史百家雜鈔卷四

經史百家雜鈔卷五目錄

詞賦之屬上編三

左思三都賦
潘岳西征賦　秋興賦　笙賦
陶潛歸去來辭
鮑照蕪城賦
庾信哀江南賦
韓愈送窮文　進學解
歐陽修秋聲賦
蘇軾前後赤壁賦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詞賦之屬上編三

左思三都賦并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衞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以上大勢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經途所亙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葐蒕以翠微巘巍巍以峩峩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龍池㶁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其間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采彪炳暉麗灼爍以上前南也於後則卻背華容北指昆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柟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修榦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巢居栖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鴥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以上後北也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蝴蛦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砂赩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以上東也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麋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跗是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痾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緜雒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池而爲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以上西也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栗罅發蒲陶亂潰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烈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日往菲微月來扶疏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總莖柅柅裛葉蓁蓁蕡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鸑鷟鶤鶄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魴鮷鱧鯊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

躍濤戲瀨中流相忘（以上都畿植物動物卽中也）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途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幷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哤聒宇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摫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以上城市貨殖）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以上豪俠宴飲）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蹴蹈蒙籠涉躪寥廓鷹犬倏眒罻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麋翦旄麈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鍛翮獸廢足（以上田獵山阜）殆而朅來相與第如滇池集於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婓與神遊罨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吹洞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汎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閒斯蓋宅士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山川為世朝市（以上水嬉及獵罷而宴）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為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為譽造作者以為程也（以上人神奇偉）至乎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算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剏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以上抑蜀伸吳）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幷包括干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冥鬱岪潰渱泮汗滇㴐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𡾊𡾊滮滮涆涆磤磕乎數州之閒灌注乎天下之半（以上略指星躔山川）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幷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洶隱焉礚礚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潮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潫泂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總有流而為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以上水）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

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鯸鮐䱜龜鱕鯌烏賊擁劍鼅鼊鯖鰐涵泳乎其中葺鱗
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噞喁沈浮（水中之鱗）鳥則鵾雞鸀鳿鸘鵠鷺鴻鶢鶋避風
候鴈造江㶉鶒鷛鶂鶄鶴鶖鶬鸛鷗鷁鸕汜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
翮整翰容與自翫彫啄蔓藻刷盪漪瀾（水中之鳥）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
罔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
屓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島
嶼緜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迴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
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
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
響象嗟難得而覼縷（水中之珍物靈異）爾乃地勢坱圠卉木䄻蔓遭藪為圃值林為苑
異荂蓲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蘺之屬
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濩皋澤蟬聯陵邱夤緣
山嶽之岊幂歷江海之流扤白蔕銜朱蕤鬱兮茷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
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以上草）木則楓柙櫲樟栟櫚枸根緜杭杶櫨
文欀楨橿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
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挐莖重葩殗葉輪囷虯蟠埳墣鱗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
宵露霮䨴旭日晻時與風飄颺颮瀏颼飀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幷奏
笙竽俱唱（以上木）其上則猨父哀吟貚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趠飛超爭接縣垂競
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羊麡狼猰貐貙象烏菟之族犀兕之
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燿星聲若震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木上動物）其
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
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
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閟（以上竹）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
陰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
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
行（以上果）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

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䃬雜插幽屏精曜潛穎硩陊山谷碕岸為之不
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以上珍寶）其荒陬譎詭
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
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
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穱秀
菰穗於是乎在煑海為鹽采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以上荒服異物郊野）
（都會）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郛郭周匝
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
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
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覼
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
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曄東西膠
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彫
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
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亙
以綠水玄蔭眈眈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棋布橫塘查
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以上宮室）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
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
雲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
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以上人士）
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
昧旦永日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幷都鄙而為一士女
佇眙商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傱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
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珬𧶼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闌干桃笙
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䌭譶䆹𨛙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
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

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幷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以上財賦)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藏鍦於人去戢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鳥滸狼𦖋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警捷先驅前塗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旄揚蕤雄戟耀芒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陸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彀騎煒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猨臂骿脅狂趭獷猤鷹瞵鶚視趨䞘拉擸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佻坌竝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煙載霞載陰莅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虣甝虪䴁麖麢䴥六駮追飛生彈鸞鵕射猱挺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嶛嶕聿越巉險跳踰竹柏獮猭杞柟封狶貙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爲創痏衝踤而斷筋骨莫不衄銳挫芒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顚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鵔䴊俯蹴豺獏㓶剞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㹳㹳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麢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以上畋獵)嶰澗閴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靶乎行睨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旣同弘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跱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而有裕邁餘皇於往初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鶴鶤虞機發留鵁鶄鉤餌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絙鱛鱺鰭鮆罩兩魪罺鰝鰕乘鸁黿鼉同罛共羅沈虎潛鹿馽䴙儷束徽鯨輩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賁錦績料其虓勇則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汨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颲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以上水嬉)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酃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烽起釂鼓震士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鼓之鏗耾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湑半八音幷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以上置酒作樂)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玆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闞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槪之風睚眦則挺劍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

奇麗也。剖判庶士。商搉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緜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樳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也。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氐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襟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尙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禀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彊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劍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以上嘲吳蜀二客）於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贔。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荊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犨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以上渾敘魏都）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衞。跨躡燕趙。山林幽映。川澤迴繚。恆碣碪碍於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墳衍厈厈。或嵬罍而複陸。或黋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以上山川相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帀。比岡隒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㠑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髣若玄雲舒蜺以高垂。瓌材巨世。埢𡑐參差。枌橑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亙。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滮池。旅楹閑列。暉鑒抰振。榱題黮黮。階楯嶙峋。長庭砥平。鍾簴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啟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鎪。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以上建都作宮室）於前則宣明顯揚。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壼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葼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瞭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

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周軒中天丹墀臨
猋增構峩峩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
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
於一朝長塗牟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
邪鉤陳罔驚（以上宮殿前後左右）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轞轞隆廈重起憑太清
以混成越埃壒而資始巍巍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怳誰勁捷而无𢓜與
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苑以玄武陪
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漼
積水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淩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
沈棲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勒虞箴思國
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以上城郭苑囿）腜腜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伊
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
雨水澍稉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
李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以上郊野）內則街衝輻輳朱
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
步櫚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
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
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
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輿
騎朝猥蹀𨂂其中（以上城內宮寺及閭里）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
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幂室房廡雜襲剞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槖
街之邸不能及（以上賓館）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侈所頫之博大百隧轂擊
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
刀布貿而無筭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
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著馴風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

世資賨賝積墆琛幣充牣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
馬填廄而駔駿（以上市廛物產）至乎勍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
襲旍旗躍莖弓珧解檠矛鋋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嬴齊
被練而銛戈襲偏裻以讀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
制推鋒積紀鉎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烋雲撤叛換席
卷虔劉稜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輷輷反旆悠悠凱歸同
飲琉爵普疇朝無刓印國無費留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
柯以柙刃虹旍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恆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
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衍（以上削平禍亂息馬論道）於時東鯷
即序西傾順軌荊南懷𢤱朔北思韙緜緜迥塗驟山驟水襁負賮贄重譯貢篚
髽首之豪鐻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
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岌岌冠縰纍纍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
溫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讌酣湑無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
六莖僣轡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金石
絲竹之恆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
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
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以上外藩燕樂）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
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斨以
時罾罛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藪丹魚爲之生沼矞雲翔龍澤
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
穎離合以蕤蕤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
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旼旼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醰粹餘糧棲畝而
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
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闚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
五德之所涖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籀篇章畢

覲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以上嘉祥畢集遂受漢禪）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喚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謐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以上人才之盛）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亙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雄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以上禪位於晉）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申之而有裕非疏糲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此八句作一結束）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㵎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眂眂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閼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易陽壯容衞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笱信都之棗雍邱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以上山川人物之異）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修以作系（八句言此賦不貴麗而貴則）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嗛嗛同軒掎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云也（以上數魏之五傑）摧惟庸蜀與鴝鵒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踦嶇泉流迸集而咉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恆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蔡莽螫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徙帑宵貌蕞陋稟質遳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耋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韰果爲嫿人物以戕害爲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闚闟時高檏而陛制薄戍緜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衞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剿絕揆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顧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以上譏蜀吳之陋）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相顧瞧焉失所有靦瞢容神憖形茹弛氣離坐㥘墨而謝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維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過以犯劌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悂以貤繆佪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昬情爽曙箴規顯之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潘岳西征賦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惟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元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以上言遭楊駿之難）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余

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邱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以上言授長安令西征而戀闕）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對洛陽之東周言則長安爲西周對鞏縣之東周言則洛邑爲西周）遠矣姬德與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啓繇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以上洛陽）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重戮帶以定襄宏大順以霸世靈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咨景悼以迄丐政淩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沇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以上新安）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以上澠池）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以授戈曾隻輪之不返絭三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崤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以上崤坂）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威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僵沉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以上陝州）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以上曲沃設用）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遯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以上函谷弘農）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以上湖邑）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發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愠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妙算砰揚桴以振塵繼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以上潼關華陰）倦狹路之迫隘軌踦驅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皐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以上通篇關中氣象）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敝而

改爲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爲亡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以上驪山）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鄰里乎況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撝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實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以上新豐霸上）嬰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疏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嵃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閾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涖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彊而不息（以上入長安）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焕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駁娑而款駘盪轥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鷩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霸川（以上數故宮之蕪廢）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

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以上懷漢世之人才以下周覽長安城郭郊原古跡弔古傷懷）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祕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爆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勤東嶽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以上弔漢武帝）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以上弔后妃四人）律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以上弔周亞夫）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惆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末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以上弔白起）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岥岮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爲煙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以上弔秦之君臣）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以上弔項羽）感市閭之菆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以上弔韓延壽）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抔步

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邱奚信譖而矜誰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皆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襃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怵淫嬖之匈忍勦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潔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俱滅（以上弔漢代七陵）驚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斵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爲沼豈斯宇之獨隳由僞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以上弔秦始皇王莽）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不獲事於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以上弔孝宣帝）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以上弔漢武昆明池）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菱芡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瀲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以上池上風影）凡厥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楫櫂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枻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纖經連白鳴桹厲響貫鰓骂尾掣三牽兩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黏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以上池上觀魚）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酆鎬如渴如飢心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嬴鉏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以上周與秦並舉明俗隨教爲轉移）

潘岳秋興賦（並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以上引宋玉之言自寫秋懷）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以上言秋日之景）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曈曨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以上歷夜景而自傷）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閒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以上因世途危險思欲投紱歸去）

潘岳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縣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則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以上製笙之要）基黃鐘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修櫋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攦。鉀鍒參差。（以上笙韻之異）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惕。終嵬峩以蹇愕。又颯遝而繁沸。罔孟浪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以上始貴後賤者吹笙之象）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汎淫汜豔。霅爆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以上笙韻之變）擢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以上由悲轉樂）爾乃引飛龍。鳴鵾鷄。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啁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嘈。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以上音之最極變態）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疏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以上送別）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鐘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以上言聲韻與政通）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以上悔悟思歸）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以上初歸之景）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以上謝絕交游流連林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以上委心任命）

鮑照蕪城賦

瀰迆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首七句言地勢雄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

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以上言昔時之盛）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鬭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以上言近時之衰）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庾信哀江南賦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以上敘所以作賦之由）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敘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紀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以上言遭逢喪亂不能無記愁之作）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槃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以上言己奉使被留不得生還）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以上追痛梁亡）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上言己不得東歸而作賦）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湻深事君彰於義烈新埜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以上敘世德）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奸回之奰逆終不悅於仁人（以上敘信之祖父）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冑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以上信自敘仕梁時事）於是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贐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以上追述梁承平之盛）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猨鶴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魴魚赬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以上言侯景兵起梁君臣忽於武備）彼奸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

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於
大夏識鳥卵於條枝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闚三川而遂窺(以上敍侯
景內附)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
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
北闕龍吟東陵麟鬬(以上敍臨賀王通侯景)爾乃桀黠構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
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
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
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以上敍景圍臺城)將軍死綏路絕長
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
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
子離別(以上敍援兵不至)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
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倡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
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
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
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以上敍章江羊柳諸將)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
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忘戟
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以上總言敗軍之狀)於是桂林顛覆長洲
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
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
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以上敍臺城陷武帝死遂言信自赴秦)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
逢鄂坂之譏嫌值耏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
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鷰之船樓
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
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
(以上敍自金陵達江陵)若乃陰陵路絕釣臺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柵
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

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屆於七澤濱於十死(以上敍途中漂泊之狀)嗟天
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
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
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
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以上敍復見用於元帝而憂其不終)於時西楚霸王
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
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
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
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蟠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
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
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以上敍陳霸先滅侯景而故都終不可復)若夫
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
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以上敍弔簡文帝)司徒之
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勳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
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
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以上弔王僧辯)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飇凜然水神遭箭山
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鳶才子併命俱非百年(以上弔邵陵王綸)中宗之夷凶
靖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
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
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
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
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
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
勇而形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
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以上敍元帝中興之業不終)況以沴氣朝浮妖精
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

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俴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以上敘江陵之亡） 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鷄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硎谷摺拉鷹鸇批擆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以上總敘國亡之慘） 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鷰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以上梁人被擄入關之苦） 別有飄颻武威羇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以上信自敘羇旅無家可歸）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以上敘江陵之滅陳禪之勢成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以上追咎武帝不能豫教子弟而亂生）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以上自傷世家）

韓愈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之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溼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閒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歐陽修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閒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蘇軾前後赤壁賦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閒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閒。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閒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經史百家雜鈔卷五

經史百家雜鈔卷六目錄

詞賦之屬下編一

詩閟宮　長發　抑　賓之初筵　敬之　小毖
左傳虞箴
李斯嶧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邪臺刻石　之罘刻石　碣石刻石　會稽刻石
漢書安世房中歌　郊祀歌　敘傳
揚雄十二州箴　趙充國頌　酒箴
班固封燕然山銘　高祖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張衡綬笥銘
崔駰官箴三首
崔瑗座右銘
龔瑋光武濟陽宮碑
王升石門頌
蔡邕祖德頌　京兆樊惠渠頌
史岑出師頌
高彪送第五永爲督軍御史箴
崔琦外戚箴
士孫瑞劍銘　漢鏡銘

原

书

空

白

页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詞賦之屬下編一

詩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首章十七句）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二章十七句）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三章十七句）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四章十二句）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五章十三句）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六章八句）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七章八句）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八章八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九章十句）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十章十句）

詩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詩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詩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詩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詩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左傳虞箴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李斯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李斯泰山刻石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李斯琅邪臺刻石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國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李斯之罘刻石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李斯碣石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李斯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
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
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
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並宇兼
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
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
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漢書安世房中歌（依漢書劉攽注分十七章）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
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以上四句攽古闕入上章）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
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我定曆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
爰轃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以上六句攽古闕入上章）撫
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
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以上三章攽古闕併爲一章）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靁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
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
克綽永福

美芳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
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
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
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
無疆

漢書郊祀歌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
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
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
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
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
匽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傾聽枯槁復產迺成
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羣生啿啿惟春之祺（青陽三）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
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朱明四）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僞不萌祅孼伏息隅辟越遠四貉

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西顥五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玄冥六鄒子樂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惟泰元七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緼豫為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燿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鶬神夕奄虞蓋孔享天地八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天馬十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云六幕浮大海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甯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諜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徦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后皇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鶬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喜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抏嘉壇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汨臚析奚遺淫淥澤洋然歸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靁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朝隴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紛員殊翕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赤蛟十九

漢書敘傳前敘及王命論幽通賦答賓戲均另錄此專錄述贊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寗康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辠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呰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威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彫落洪支底剭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韙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迪於秦有革有因觕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曆算逌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曆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靁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靁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墬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惟河為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陻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删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
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
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
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諫甘公作漢
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
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
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
盧吳傳第四
賈廑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
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淫蚨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奕世
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
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
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景王
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
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龔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阨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甯
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
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廄騶穎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傅
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于色廣阿之廑食厥
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
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還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
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或悊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
三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
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
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夭夭申申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
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
失所思心既霿牛既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
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
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攬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既如發機先寇
受害述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
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
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挻既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

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醟長沙寂寞廣川
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閒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
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衞青見討
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合圍單于北登
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
列郡祁連述衞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
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
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
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壟壟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
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罹咎慝安世温良塞淵
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惟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
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戾述張騫李廣利
傳第三十一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勤成一家大略
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剌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
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浟浟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
於國述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污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
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
容已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贏葬建迺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
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
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
䖲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
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邊會宗勤事疆外
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
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辟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
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
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
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
迕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

厥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抖抖邦家之彥章死非辠士民所歎述趙尹韓
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繫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
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長倩懊懊覲霍不舉遇宣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蹪石許述蕭望之傳第
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
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褏褏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山惇慎受莽
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
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
先作述辥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為
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鄰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
第五十五
哀平之郵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
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
象論潛于篇籍㠯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
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作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
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與曾是強圉掊克為雄報虐以威殃亦
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
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
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
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
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
變理為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
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
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
大宛姼姼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
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碊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
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㠯登上官幼尊
類禡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
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
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
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
明光曲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杳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

揚雄十二州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州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縱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渠。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泰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巫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士。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衞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邪。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欷歔。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牧箴

郁郁荊山。伊河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甯。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敝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幷連屬國一護攸都盍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陜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稉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於獯鬻晉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獩貊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塹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幷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幷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宗周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揚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甏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班固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

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勒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班固十八侯銘

軏軏相國。宏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右酇侯蕭何）勳勳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與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右將軍舞陽侯樊噲）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命惠贍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右將軍留侯張良）懿懿太尉。惇厚樸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國兼幷。見危致命。社稷以寧。（右太尉絳侯周勃）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與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士。秉御乾楨。（右將軍平陽侯曹參）洋洋丞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阨。揚名於後。（右丞相戶牖侯陳平）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迹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右南宮侯張敖）衎衎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恥愧景。刎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右衛尉曲周侯酈商）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右將軍潁陰侯灌嬰）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及要荒。聲騁海內。苗嗣紀功。（右將軍汝陰侯夏侯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靈金曜楚。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右將軍陽陵侯傅寬）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折衝扞難。遂寧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右將軍信武侯靳歙）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右丞相安國侯王陵）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洫項營。序功差德。履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右將軍淮陰侯韓信）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右將軍棘蒲侯陳武）晏晏曲成。與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右曲成侯蟲達）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勳乃永存。（右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項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右將軍清陽侯王吸）

張衡綬笥銘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德更理笥。衡時爲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鬱封艾縉。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鄰。

崔駰官箴三首

太尉箴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臺極。妥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干戈戢宿纏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司徒箴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勸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黔甿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僁。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邈矣皐陶。翊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衞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夐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傚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崔瑗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容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鞏瑋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曆數在帝踐阼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迹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維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貳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兇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於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王升石門頌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先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廎寫輸淵平阿泉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盤臨危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遰导弗前惡蟲蔣狩蛇蛭毒蟃未秋截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僚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烝艾甯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彊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蕩真雅以方甯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斗極下荅巛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歎誦

蔡邕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兕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泣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

別幹同心壙有擾冤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蔡邕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塉墝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弗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史岑出師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構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高彪送第五永爲督軍御史箴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尙其桓桓呂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閒總茲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崔琦外戚箴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王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穨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閒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嬖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邱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愼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士孫瑞劍銘

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勛伐彌章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士孫瑞漢鏡銘

尙方御鏡大無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順陰陽子孫

備具居中央。鍊冶銀錫清而明。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

又

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經史百家雜鈔卷六

經史百家雜鈔卷七目錄

詞賦之屬下編二

曹植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陸雲榮啓期贊
張華女史箴
張載劍閣銘
嵇康太師箴
潘尼乘輿箴　釋奠頌
摯虞太康頌　尚書令箴
郭璞山海經圖贊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
陶潛讀史述
傅玄擬金人銘作口銘
裴子野女史箴
卞蘭座右銘
王褒皇太子箴
高允徵士頌
元結中興頌
韓愈五箴　後漢三賢贊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平淮夷雅
程子四箴
范浚心箴
朱子六先生畫像贊

原书空白页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詞賦之屬下編二

曹植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史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與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代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王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赫其靈遭世霿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紹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迹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叡后無競維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遯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擒嚮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

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淩險必夷摧剛則脃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弢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淩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甯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壤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邱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甯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賴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庚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侔蕭相覜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銷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刑可以暴志不可淩貞軌偕沒亮迹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陸雲榮啓期贊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之頹淩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泝懷玄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又得爲男矣是二樂也或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爲之三日悲常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邱滅景榛藪居真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豈非天真至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贊其辭曰

芒芒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夷明收察滅迹在陰傲世求己遺物自欽景遐瓊煇響和絕音戀彼邱園研道之微思樂寒泉薄採春薇鳴絃清泛撫節高徽有聖戾止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負道是嘉於鑠先生既體斯和熊羆作祥黃髮皤皤耽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徽冕陋我輕裘永脫亂世受言一邱媚茲常道聊以忘憂

張華女史箴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

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元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感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元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懽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張載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幷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嵇康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太樸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涖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缺 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之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邱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宏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𪊺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彊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遌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潘尼乘輿箴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惟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補過教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

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茫茫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曁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邱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惟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僑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潘尼釋奠頌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宏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閶闔般辟俛仰可以澂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二元迭運五德代徽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

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佩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宏我以道萬邦蟬蛻翙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擿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藻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摯虞太康頌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閒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千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摯虞尚書令箴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毋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循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

郭璞山海經圖贊

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葩淩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桂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　迷穀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鴸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鴸鳥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太華山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鸞鳥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霓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瑾瑜玉

榣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　榣木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桀然中峙號曰天柱　崑崙邱

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封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魂　神陸吾

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留　沙棠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西王母

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文貝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名曰惟帝江　帝江

鳥飛以翼當扈則鬌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于轂至用在無　當扈

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噓天雷鳴氣無不淩吞虎辟兵　駮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鱕魚潛淵出則邑悚　鱕魚

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帶山則儵壑焉遺岱聊以盤遊　儵魚

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耳鼠

幽頞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縶　幽頞

磁石吸鐵瑇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磁石

狍鴞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齦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狍鴞

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淩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　天馬

蚌則含珠獸胡不可狪狪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繇招之自我　狪狪

犰狳之獸見人佯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爲歸之於天　犰狳

治在得賢亡由失人獙獙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誰見其津　獙獙

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貴（蠳龜）
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觴禱百神以和天氣（帝臺棋）
山膏好豚厥性如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山膏獸黃棘）
爰有嘉樹厥名曰楠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楠木）
荀草亦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遷（荀草）
厥苞橘櫾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為美談（橘櫾）
大騩之山爰有苹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蘋）
蝮維毒魁鴆鳥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戮厥罰難犯（鴆鳥）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冥作紀南夏天清地靜（岷山）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為病媒（跂踵）
清泠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灑景黔首祀禜以弭災眚（神耕父）
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浴泳（帝臺漿）
賤無定貢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楝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三珠樹）
有人爰處員邱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不死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三首國）
羣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焦僥國）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之薄味（視肉）
筮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夏后啟）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為多減不為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三身國一臂國）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為水閒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女祭女戚）
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於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女丑尸）
軒轅之人承天之祜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為彭祖（軒轅國）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阜（乘黃）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脊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無脊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瞀洞見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眇（一目國）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夸父）
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歐絲野）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倮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毛民國）
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為物警辨以酒招災自貽纓羂（狌狌）
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木禾）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不死樹）
醴泉睿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袪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為聖（甘水聖木）
金精朱鬣龍行駿跱拾節鴻鶩塵不及起是謂吉黃釋聖牖里（吉良）
怪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騶虞）
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為疏合不為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王子夜尸）
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穀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都廣之野）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款冬之生擢穎堅冰物休所安焉知渙凝（款冬）
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芣苢）
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麻）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萍）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

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污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壙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飆扇海二溟揚波蚪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澤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臨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

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荀彧）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荀攸）郎中温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迹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袁渙）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民惡其上時不容哲琁琁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崔琰）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徐邈）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陳羣）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夏侯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王經）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陳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霧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諸葛亮）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龐統）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寶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蔣琬）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黃權）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周瑜）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張昭）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魯肅）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諸葛瑾）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陸遜）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恆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顧雍）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虞翻）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邈音徽遠播餐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退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退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薈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邱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陶潛讀史述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絶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淩俗爰感懦夫（夷齊）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箕子）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管鮑）

遺生實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程杵）

悯悯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七十二第子）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屈賈）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韓非）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汚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魯二儒）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斂轡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其意（張長公）

傅玄擬金人銘作口銘

神以感通心繇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裴子野女史箴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卞蘭座右銘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堂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窅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爲純

王褒皇太子箴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懃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正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疢甘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

高允徵士頌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以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埽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咨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明士咸稱范陽盧元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元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反一敘於懷齊衿於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詞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

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埽盪游氛克翦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甯且一偃武甯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煢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秉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王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彼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舉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上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述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閔愆於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茁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惟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居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士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元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韓愈五箴 並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買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韓愈後漢三賢贊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門問雁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嗚呼先生（三句用韻略仿秦碑）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民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遠哉志以為誨

柳宗元平淮夷雅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於溯於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眾昏嚚甚毒於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　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徒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禡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旗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罇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於濦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苑苑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　我旆

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頟頟式和爾容惟義之宅

進次於鄢彼昏卒狂㒸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截闢截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譁譊化爲謳吟　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　愬拜卽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衒勇韜力日思予殛　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兩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邇其退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靡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顙蔡初胡甄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　右方城

程子四箴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浚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朱子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

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

薄夫

經史百家雜鈔卷七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八目錄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坤文言　上繫七爻　下繫十一爻
禮冠義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年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自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　諸侯王表序　貨殖傳序　西域傳贊　敘傳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上繫七爻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禮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以上因表首共和而歎厲王時事）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

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名家）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以上言六國之盛好用謀詐）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以上秦并天下亦有天意而兼地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以上秦記亦有可采）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皆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以上言周封國之多）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

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以上言漢封宗族之強）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諸侯日削強本弱枝）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國之長由於忠謹）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以上言功臣多坐法亡國）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以上敘述家世）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

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以上談論六家要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以上談遺令遷論次史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以上遷有志作史）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以上與壺遂言春秋治人輔禮教之不及）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上言作史但記述事實不敢希春秋之褒貶）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甯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阼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

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
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
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
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
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
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
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
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黄髮爰饗營邱不背柯盟
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
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
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
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甯東土燕
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甯舊商及旦攝
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
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
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
告及朔之生衛傾不甯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
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
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
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
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
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
是續莊子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
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
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
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
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
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
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
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
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
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
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
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
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
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
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
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
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
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
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
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
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
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
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
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甯嘉參不
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
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
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

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惟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惟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強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惟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穎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惟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惟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埶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惟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

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衞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惟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埶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班固漢書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衞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

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與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與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　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

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邱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邱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簒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俟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老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

人楚、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終始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陽二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譤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為燕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

(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荊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說淺薄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邱侯劉隁賦十九篇　吾邱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　衞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

陽錡華賦九篇　眭弘賦一篇　別栩陽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娷一篇　兵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呂刑　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敘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靁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鵊治子一篇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

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
七篇　蹵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蹵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
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
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
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
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　金
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
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　漢日
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
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
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殉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
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曆十四卷　日月宿
曆十三卷　夏殷周魯曆十四卷　天曆大曆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曆十七
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
十九卷　律曆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
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
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
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
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玄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
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鍾
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虛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
神二十五卷　羡門式法二十卷　羡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
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
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
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
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
行於世寖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

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生爲死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

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一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一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班固漢書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以上周秦封建）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以上漢初分封）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以上諸侯漸以削弱）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䭫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以上漢末宗藩之衰）

班固漢書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邱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

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極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以上前世寡欲足財民無爭心）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以上後世上下尚利法度無限）

班固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惟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班固漢書敘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壹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以上子文至況）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

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幷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斿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以上伯斿穉）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惟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閒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己持論如此（以上嗣）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壠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

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虖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彪以上）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雄中）

（按此敘中王命論一首鈔入論著門幽通賦一首答賓戲一首入詞賦上編皇矣漢祖以下敘述七十餘首鈔入詞賦下編皆遵文正公原鈔一編訂畫以類相從也）

經史百家雜鈔卷八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目錄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許慎說文序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論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讀儀禮　讀荀子　贈鄭尚書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秀才塤序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五代史宦者傳序　蘇氏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集古錄跋尾十首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中論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王安石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以上言周以禮讓為國）。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以上言六國爭強）。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以上言戰國之士因時而畫策）。

許慎說文序

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緐，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 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以上文字之敍及古文大篆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灋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繇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小篆及八體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㠯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以上敍漢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以上新室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以上世俗非訾中古文不達字體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以上述己著書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後敍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四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嘖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卬景行敢涉聖門其宏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

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愼已病遣臣齎詣闕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幷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辠死辠稽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幷齎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以上宦官原起）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以上前漢）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宅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與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以上後漢宦官事實）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禍難）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許遠事）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府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以上幷嘆巡遠事）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以上南霽雲事）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麤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以上雜述張巡事）

韓愈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麤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閒嗚呼盛哉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韓愈贈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諸而後行（以上叙贈鄭）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

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火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廣俗殊難治）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愈送王秀才塤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武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

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宗元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愼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義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異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麤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以上經）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以上史）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子）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以上集）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

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代藝文）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閎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敘盛）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敘衰）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以上疑潔身遠遯之士）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以上疑節義泯沒之士）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數張承業之賢）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

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論宦官之禍而歸咎於唐昭宗）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常能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於後世）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於治世又能文竟以見廢）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為古文於舉世不為之時）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世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時得罪者多復進用獨子美不幸早死）

歐陽修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二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閒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儼不妄交人）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儼與人辨詰之詞）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為文數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

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以上與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閒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以上敘己與曼卿祕演三人蹤跡）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碑者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府君從爲御史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語）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以上數異說駁以惑人）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閒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閒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

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士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閒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閑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與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穫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斃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閒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

者也

歐陽修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則物皆可致）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閒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難聚）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閒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以上述集古錄目之意）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以上書數）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以上仕宋後奏議）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陜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故不果用然真宗終

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以上太宗真宗時再進再疏）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敘奏議在太宗時不言財利在真宗時不言符瑞）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曾鞏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以上考書非完本）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以上敘幹志事）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以上論其書合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以上考其行之賢）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校書之意）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適變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戰國遊士之說爲世大禍）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

之閼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以上言書不可滅）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鞏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閒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閒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說一無衆說雜出其閒）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漢異說誕漫）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以上言劉向亦爲衆說所蔽不能拔俗）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以上敘書之存亡分合）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衞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賢本於躬修）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以上言後世之士道不行於妻子）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數周禮之美備）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以上言訓釋復古之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以上言詩義難明）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安石書義序

熙甯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以上言史記於治亂興衰典章二者並詳他史則不能觀其通）至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温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亂興衰有通鑑可稽而典章經制無書可以會通）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

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寗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備未審之處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記之著作敘通典有同有異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以上言採摭舊說間附己意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閒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媿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言謙恐有繁蕪闕略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閒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則井田不可行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與商鞅楊炎之事君子羞稱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即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

有改也（以上錢）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時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爲幣）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紲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以上言征榷額日重則官與商賈豪強皆無利可圖）然既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農民代商受田如鹽課歸地丁之類）作征榷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閒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誘曰摧蓄賈居貨待買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誘曰捄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

管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袤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掊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敍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論唐虞三代取德兩漢魏晉取才）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後官人皆出於銓曹科目）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舉士舉官分爲兩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尊之則爲師鈞是人也（以上言三代以前吏與師合而爲一）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與學分而學日衰）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敍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

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變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以上分清濁）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簡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以上分內外）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爲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爲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爲之並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爲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爲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爲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賤）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懸絕如此（以上名實不符古今互異）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以上祭祀儀節久失）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以上鄭氏說不足據）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以上祭禮并錄楊杜之說）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

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以上言無沿革者不綜及之）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菴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以上略序王禮之目）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無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閒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以上言漢唐宋盛時無樂樂成而政已衰）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捄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以上言樂有神解不在簡編尺量之末）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以上古者教練多而調發少）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以上言後世兵民判然爲二）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

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以上言譏法嘗[illegible]於）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扑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以上言漢魏六朝輕重失宜唐以後五刑乃爲不易之典）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賕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刑惠姦輕）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以上言秦焚書實未嘗亡）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闕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鼂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羣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鑿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以上言史記世表爲歐陽所譏譜系似不可信）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鉅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以上言無譜系則茫然難考）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册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鬻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

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王公封國非有截然之疆界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漢之封建凡三變而猜防益深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攫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封建可久因及漢末之弊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縶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卽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鎭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奬宗藩亦不能救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奬宗藩者亦有弊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邳鄅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墮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與紀時政合而爲一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閒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閒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閒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胞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

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嘗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哀帝之時不聞日無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廣異聞耳（以上言諸史記日食之不可信）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閒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罙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說多不可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以上自敘命名物異之意）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眚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臚正諸名目）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罙多所統罙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罙不復可考矣（以上言九州紛亂無定騐不可考）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泝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跡下以宋代爲準）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

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皐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以上言三代時四裔皆在中華之地）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經史百家雜鈔卷九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目錄

詔令之屬

書甘誓　湯誓　牧誓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秦始皇初幷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求賢詔

漢文帝賜南越王書　除誹謗法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求言詔

遺匈奴書　遺匈奴書　策問賢良文學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報李廣詔　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策問賢良文學

漢昭帝賜燕剌王旦璽書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難蜀父老

王尊敕掾功曹教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報臧宮馬武詔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漢明帝即位詔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辟雍行養老禮詔　申明科禁詔

塞汴渠詔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禘祭詔　詔三公

漢和帝恤民詔

馬援誡兄子書

鄭玄戒子書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諸葛亮與羣下教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曹植下國中令

鍾會檄蜀文

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

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宋文帝誡江夏王義恭書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議減鹽價詔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祭鱷魚文

歐陽修擬制九篇

曾鞏擬制四篇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詔令之屬

書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書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書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以上苗民作五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以上堯舜滅有苗制刑法）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以上告典獄者以伯夷爲法以苗民爲戒）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以上言愼刑亦克有終）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以上言五刑五罰五過之等差）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以上專言罰之條理)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書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以上晉之先世輔晉文武)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以上平王遭家難無人匡扶)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以上嘉文侯之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以上賜賚)

書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以上除戎器)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以上清道路)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以上嚴戒律)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以上芻糧壁壘)

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以上自悔)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以上悔疏老成而親佞人)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以上言國以一人衰以一人興)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以上惠襄以前皆藉諸侯靖難)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以上靈景無惡秦之妖言將驗)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以上斥單劉及晉之咎)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

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背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 以上滅六國 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以上議帝號

漢高帝求賢詔 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 以上敘由代入卽帝位 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以上存省兄弟墳墓勸令息兵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以上不貪其土地勸去帝號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 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漢文帝除肉刑詔 十三年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以上增祀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以上無祈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 後元年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遺匈奴書 前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 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蠉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 十五年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閑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

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報李廣詔 元狩二年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封齊王策 元狩六年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葷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元光五年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漢昭帝賜燕剌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

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以上往賓西南夷之故）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衞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以上有司發軍興之失）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以上邊郡之士敵愾死難之對）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殺者之愚）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以上蜀大夫疑招西夷之非）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以上舉禹以證非常之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以上言賢君規模宏大）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以上言異域慕漢向化）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

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以上言開西夷事不可已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王尊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汚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 二十七年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漢明帝即位詔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

輕賓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太尉憙告謚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憙爲節鄉侯訢爲安鄉侯魴爲楊邑侯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永平二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漢明帝辟雍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 永平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塞汴渠詔 永平十三年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建初元年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章帝禘祭詔 建初七年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漢章帝詔三公 元和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

亦殆近之矣閱敕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漢和帝恤民詔（永元十二年）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馬援誡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以上遊學業）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以上出處）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以上傳家）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以上教誡）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以上自述志事）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以上數曹氏之罪）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以上述先主功）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以上後主諭諸葛）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

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以上言以順討逆兵勢甚盛）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以上赦降弔民）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以上言大臣立權以殄逆亂）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㺃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以上言紹初與操合謀）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以上言操專制朝政誅戮忠良）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以上言操發掘墳墓及諸虐政）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橈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

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幷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以上言操與紹相拒）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以上言操軍心易離）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以上勸人以忠義）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幷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以上言見幾避害）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以上言吳國屢敗滅亡）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閒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鷹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爲脣齒又鎭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以上言曹氏武功之盛及破韓馬宋張）之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以上順逆之分）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竝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以上陳五道伐吳之盛）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䕫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以上歷數拔用降將）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以上設辭吉凶禍福）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顚沒不亦哀乎（以上歷舉江東舊德名臣）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鸋鴂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曹植下國中令　黃初六年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恡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鍾會檄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以上魏宅中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兹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以上征東夷）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以上平蜀）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以上陳兵勢之盛）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諭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

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以上勸降

傳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元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横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宋文帝誡江夏王荆州刺史義恭書

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以上引咎自責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祗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以上謝絕徽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荅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以上赦民之罪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以上赦李田等叛將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

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以上不赦朱泚而赦其部下　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效力並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以上滌洗有罪職官仍與錄用　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以上敘錄奉天定難功臣　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以上敘錄各方鎮　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薶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閒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以上收葬死事者　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閒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以上減放賦稅及奉天給復　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幷洞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以上薦達賢才旌郵民閭　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停減聞奏以上停減服廢　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寖微強霸爭騖於是設祈望之守與榷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閒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乃專煑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榷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夭斃實爲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便人征利滋深疲甿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幷峽內榷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

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與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

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韓愈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歐陽修擬制九篇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敕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茍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杜鈛可衛尉寺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鈛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張去惑可秘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

始怠焉者蓋必有得於其閑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敕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愼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郭子儀孫元亨可承與軍助教制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涖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涖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曾鞏擬制四篇

賈昌衡知鄧州制

敕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尙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淯之閒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尙思繼於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繇綏德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體寬恩尙思報稱可

張知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爲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錯內屬拊巡填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於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繹騷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目錄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魏絳諫伐戎之辭　薳啓疆諫恥晉之辭
李斯諫逐客書
賈誼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賈山至言
鼂錯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對賢良策二　對賢良策三

原书空白页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無逸貴知艱難）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上殷三宗及後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以上文王）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上戒嗣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誡不可變舊法）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言怨詈者可徵不可怨）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數莒僕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以上舜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以上舜去四凶）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也庶幾免于戾乎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以上言不可獲戎失華）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以上引后羿事證不可恃力黷武）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以上因羿淫於田射以諫獵）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以上和戎之利用德度者不用力也）

左傳薳啓彊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以上言行禮不務勝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以上言恥人不可無備）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以上言晉多才強盛）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賴客之效）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以上言色樂珠玉不必秦產）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資敵國）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

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痛哭之一）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爲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一事）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二)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以上教太子一條無長太息字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以上定取舍重德教一條無太息字樣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罰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

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不挫辱大臣一條長太息之三魏高堂隆諫明帝疏稱長太息者三始指此）

賈誼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以上言靡敝者多立虞媚駮）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以上言積貯以備兵旱）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以上請建諸子以爲藩扞）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以上規畫淮陽及梁二國）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

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以上公鑄起奸）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以上錢法輕重不一）今農事棄捐而採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以上採銅與禁鑄並失）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以上收銅七福）

賈山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以上言秦士之慘以諫聽）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鍧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以上言古人能養直士置諫臣故興也）昔者秦政力幷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

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言秦不養老無輔臣諫士故亡）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縗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后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以上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宴遊）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以上言用兵在於擇將）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以上言得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以上言士卒）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以上言器械）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以上比較中國與匈奴之長技而計其可勝）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以上兼用降胡與漢兵二者之長）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以上言重農桑則能有其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以上言貴賤輕重之操自上）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以上言農家之苦）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

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以上請入粟以拜爵免罪）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以上秦時戍邊之失）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以上胡人犯邊難防）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上募人備塞之法）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以上徙民總言有法）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以上徙遠方）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以上制邊縣）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幷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覩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以上請制度以防淫）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以上周失之弱）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

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以上秦失之敗）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深諱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以上言不可窮兵黷武）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以上秦攻胡之失）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以上高祖伐匈奴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以上言越不宜用兵）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

里賚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以上單士瘴癘死士必多）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以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上言越人易防且可就）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以上言伐越之害）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以上言以德懷遠不必用兵）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以上對冊中蓋聞五帝三王之道至又將無補與一節言非天降命不可反勉強行道則必有功效亦可作樂而天下和洽）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繇而起也（以上對冊中三代受命四句）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以上對冊中性命之情五句）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以上言修飭德教）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以上修飭德）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以上修飭教化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以上對問中伊欲風流而令行至廷及羣生一節重在何修何飭一句修飭德教一段修飭德一段修飭教化一段末指明仁義禮智信以爲修飭德教之目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虞舜之時王勞逸之分一節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以上對問中儉者不造玄黃王二端異焉一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

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殷人執五刑至耗矣哀哉一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以上對問中夙寤晨興至未得其真一節因問任賢而陳貢士之法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

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以上對天人徵應一節而推之於化民之道知命之學）

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以上對冊中上嘉唐虞五句）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以上對冊中三王之教五句以下二層爲冊問所不及因冊有悉之語也亦就天人古今貫穿說下之）

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

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以上言不與民爭利冊問所不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以上言罷黜百家冊問所不及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目錄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賈捐之罷珠厓對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劉向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諫外家封事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讓治河議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歆毀廟議
樊準與修儒學疏
劉陶上桓帝書　改鑄大錢議
諸葛亮出師表
高堂隆諫明帝疏
劉琨勸進表
江式文字源流表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二

路温舒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以上言宣帝初即大位宜有異恩）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言三代不廓地而興秦皇務廣地而亡）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

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以上言孝文偃武孝武窮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言珠厓不足貪）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以上言不宜舍先零而擊罕）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以上言罕雖爲寇宜致之使來不宜往攻）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以上言先零必敗罕之急解仇結黨）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以上月須糧穀太多不變計則不能持久）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以上罷騎兵留步兵屯田發郡騎爲遊兵以護田者）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以上言屯田而羌可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

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以上言先零破散爲期不遠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以上言屯兵防守之法可恃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以上言虜爲小寇不足患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以上言繇役不宜復發轉運不宜多費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以上表進言之誠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以上虞周和氣致祥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

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以上衰周乖氣致戾）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剌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以上言時多邪黨災異稠疊）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曰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以上言疑賢人爲朋黨故讒邪得進）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以上請誅邪佞去狐疑）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以上表延壽湯之功）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以上大於方叔吉甫）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以上優於齊桓貳師）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以上言國家有廢興引出文帝薄葬之賢）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以上雜引聖哲薄葬之事）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以上言厚葬之非歸罪始皇）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

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劉向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弒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與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以上歷敘權臣害國而以呂氏之亂引出王氏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父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以上極言王氏僭盛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以上言王氏大則劉氏危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以上請黜王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儌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以上言屢赦而姦不止，因陳俗之貪薄。）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以上言下之俗本於上之化。）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以上言教化自近者始，宜先正長安帝都。）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以上因天災徵應，遂言宜崇廉讓忠直。）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以上言遵守舊章，不宜紛更。）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以上言治性當戒其所不足。）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以上言正家當別嫡庶。）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以上總起）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上戒妃匹）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勸經學）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則）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閒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憾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以上言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

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以上言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以上秦漢匈奴之彊）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以上未服時攻伐之難）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以上既服後撫慰之備）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

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幷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寗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寗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孝武功烈)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以上孝宣崇立之)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上宗不在廟數中)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以上辨難)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樊準與修儒學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以上前古及光武之好學)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以上永平儒學之盛)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以上興學)(修儒學之法三端)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劉陶上桓帝書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寗

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以上論時政貪虐）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譏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以上進退忠佞之鑒）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埽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以上薦朱穆李膺）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行人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以上言憂不在貨在乎民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以上言禁鑄無益宜止役禁奪）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幷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閒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以上民窮則恐爲亂）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以上志意不可卑薄）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
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
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以上宮府賢才
尚可信任）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
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
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也（以上自陳志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
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收一節）

高堂隆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
民者乃國家之鎭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
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
阨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
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
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
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
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以上言上下勞役宜加愍卹）臣觀在昔
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
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
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
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顚覆者也（以上言當畏天命）天道既著請以
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
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
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
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
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以上言情欲不節將起禍亂）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
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
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
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
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
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
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以上言吳蜀未平不宜困民）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
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
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
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
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
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
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
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以上言存卹士）又將吏
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
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
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
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
太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

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以上言祿賜不宜濫）

劉琨勸進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以上言宗社歎有主者）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以上聞懷懸之難）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以上言元帝親賢宜嗣大統）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以上言立君以定民志）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江式文字源流表

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

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以上自上古至孔子）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漢興有尉律學徒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以上西漢及新莽）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以上後漢）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以上曹魏）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仿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以上晉）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兎爲䨲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以上元魏文字錯謬）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以上自述世習斯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愼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以上自述撰集）

（文字以義爲主而訓詁音聲附見）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𠍣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

入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以上進言之由）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閒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蹋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襆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漂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以上言操失其柄當務改行易制）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

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幷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以上辨輕重緩急）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法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宂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以上請撤河北之兵回援汝洛）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以上述旨）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

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以上言誠信不可悔）

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讒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淸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以上言從諫改過爲美德）

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侮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

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愼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槪輕侮而莫之省納也（以上言雷同之論不可輕棄）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絶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詘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以上言辭窮者未必理屈）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惟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舋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尙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甦況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顚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以上分別治亂之由宜戒疏隔猜忌）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

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以上接下獎善納諫推誠四大端）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沈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目錄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韓愈禘祫議　論佛骨表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蘇軾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尙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以上言天子不蓄私財）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以上言開元始置二庫）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以上言大難未平不宜建私二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以上言軍情離怨）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彊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以上言所以致離怨之理）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悋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以上請改過散財）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以上備舉五說之不可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儻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自陳己說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以上言事佛得禍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以上言憲宗不應信佛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

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以上請屛斥）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幷力以拒忠臣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以上總起）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閒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閒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總言結人心）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宂長而無名（以上論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

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以上言謀事責於無迹）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狠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并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甯歲矣（以上論遣使）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以上論興水利）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

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論戶役)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壞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閒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以上論青苗錢) 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

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以上論均輸)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以上論結人心) 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

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以上言培養國脈不在富彊）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以上言用老成忠厚不取新銳刻深）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以上言不取驟進速化）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以上言厚風俗止此）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以上存紀綱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備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閒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閒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辥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

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閒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閒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與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蘇軾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才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祖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也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衞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東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衞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還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召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

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甯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詔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

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

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

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

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匄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

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彊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閒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嵓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

里之閒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

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彊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彊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彊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彊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

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閒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閒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目錄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呂相絶秦之辭　叔向詒子產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馬援與楊廣書
朱浮與彭寵書
馮衍奏記鄧禹
李固與黄瓊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王粲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曹植與吳季重書　與楊德祖書
吳質答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答東阿王書
楊修答臨淄侯牋
薛綜與諸葛恪書
高崧為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遺殷浩書　報殷浩書　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誡謝
萬書　與吏部郎謝萬書
盧諶贈劉琨書
劉琨答盧諶書
邱遲與陳伯之書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國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賦篠簜敷衍編町成篁以篁與町對舉亦訓田也此云故篁亦指故上之竹田也後人以篁訓竹則此與西京賦皆不可通）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動之以利害死生榮辱）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齊必加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以上燕國內亂燕救之能已乘著）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以上勸之歸燕或降齊）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以上言士不尚小廉小節當以管仲曹沫為法）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以上釋報書之遲）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以上因言薦士而述被刑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

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受辱思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言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與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以上歷數周末及漢初經之不絕如縷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以上言得禮書左傳三事之可貴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以上言時人無識抑此三學 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以上言博士意不欲立左氏 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以上言數家之言不可偏絕

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 楊廣隗囂將春卿廣字也 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

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季孟囂字）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伯春囂子恂之字）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仲舒囂大子字）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國藩按漢書蕭望之傳不肯碌碌反抱關為與此陸陸字詞意正同）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孺卿囂將牛邯字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歙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名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馮衍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辠而不竭其誠哉（以上渾寫默訐之意）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以上陳光武中興之盛）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

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以上諸將無紀律故以王者之節制望鄧禹）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以上勸鄧禹鎮撫并州招納名賢）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閒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寵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

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以上言欲敦姻好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衞也以上言魏之勢力足以併吞吳國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忠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以上勸權並功自效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勖之而已

王粲爲劉荆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初聞此閒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

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淩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

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臷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涖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迆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幷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筝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諐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薛綜與諸葛恪書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歎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與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嗒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外不甯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

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毅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蹔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王羲之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劚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侯兒婚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羲之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

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
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
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
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王羲之誡謝萬書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
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
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
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
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
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
游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
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
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盧諶贈劉琨書（附詩一首）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
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眄不免臏賓書
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
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綢
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
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
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
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
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
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
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濬哲維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攜朗四
岳增峻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
忠貞宣其徽猷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興
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
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
今惟昔口存心想僭曰如昨忽爲疇曩疇曩伊何逝者彌疏溫溫恭人慎終
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
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騄承亦既篤眷亦既親
飾獎駑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謀莫陳無覬狐趙有與五臣五臣奚與契
闊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昔在
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使是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趣會罔要窮達斯
已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磾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
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謗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
秪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覬
高深退眺存亡緬成飛沈長徽已纓逝將徙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
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緜緜女蘿施於松標稟澤洪幹晞陽豐條
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飆纖質實微衝飆斯值誰謂言精致
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机仰熙
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矣慷慨遐蹤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
越惟同大觀萬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福爲禍始
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豐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遜
矣達度惟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

民望

劉琨答盧諶書（附詩一首）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騄驥倚輈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蘂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於國孝愆於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郁穆舊姻嬿婉新婚裏糧攜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冤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啟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旍弓騂騂輿馬翹翹乃奮長縻是縶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孼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閒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呂毉山人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竇秀才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
才論史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韋中立論
師道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李翺答獨孤舍人書　答王載言書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曾鞏謝杜相公書
蘇洵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軾答李廌書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原书空白页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枹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

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人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刻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刻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愈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愈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微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愈答竇秀才書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

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愈與衞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愈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迹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衞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戚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

竊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迹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存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以上罪謫後情況）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以上得罪被謗之由）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憾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歔欷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以上無子嗣）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以上不能展視先人墳墓書籍）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

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以上被誣謗不能自明）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以上賢者被罪終得解脫）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牴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以上不復能著書）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憾矣（以上求北歸）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驟覩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敢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遺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

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還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李翺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顚頟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閎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嬾便一切畫斷秖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疏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李翺答王載言書

翺頓首足下不以翺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閑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

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翺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翺頓首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師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愼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曾鞏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

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以上謙詞大誼進）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以上言養兵不用則思爲變）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閒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閒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閒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以上言劉項之兵一動而不能休太祖太宗之兵能發能收）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閒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鉏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以上言兵久不用不義者思逞）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才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

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以上言邊將邊兵貴寬京將京兵貴嚴）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以上言天子尚仁將帥尚威）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閒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麤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閒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以上述願見之誠）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閒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以上論贊歐陽公之文）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麤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

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以上自述文學本末）

蘇軾答李廌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閒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閒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閒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

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六目錄

哀祭之屬

書金縢冊祝之辭
詩黃鳥
春秋衛太子蒯聵禱神之辭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誼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告謝毀廟文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漢昭烈帝成都即位告天文
曹植王仲宣誄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　楊荊州誄　楊仲武誄　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哀永逝文　金鹿哀辭
陸機弔魏武帝文
陶潛自祭文　祭從弟敬遠文
顏延之陶徵士誄　陽給事誄　祭屈原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齊高祖即位告天文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擬告謝代宗廟文
韓愈祭田橫墓文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
　哀辭　祭十二郎文　祭鄭夫人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馬僕射文　祭張給事文　祭女挐女文　祭薛
　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李翱祭韓侍郎文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
　聖俞文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安石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父
　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六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哀祭之屬

書金縢冊祝之辭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詩黃鳥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春秋衛太子蒯聵禱神之辭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以上不必筮問）（而直招之）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兮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以上四方下皆不可往）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居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絓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以上宮室）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以上女色）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以上飲食）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

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以上樂舞）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以上戲辭）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以上言東西南北之不可往）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乎歸來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四酎幷孰不歰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來不遽惕只（以上飲食）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閑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以上歌舞）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來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婳只靨輔奇牙宜笑嫣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以上美色）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以上園囿禽獸）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以上家庭福祿）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來歸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來歸尚三王只（以上德政威名）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猶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惪煇而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呑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埶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沐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歎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谽乎谺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上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惟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彊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匡衡告謝毀廟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令日還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平顯奕世敬叔生牙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即雅濟濟京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于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懾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蔡邕擬還都告廟文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還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乙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萁鹹鹺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漢昭烈帝成都即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曹植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以上粲之先世）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碁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覊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以上粲之身世）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饗我明德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晻藹（以上粲見用於魏）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痛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以上粲從征吳而士）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生死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以上子建與粲交誼）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轜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

歎息雨泣交頸呼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
嗚呼哀哉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

粤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命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沈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玄玅蒞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以上德敎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偽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帥奉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閭旌善德音爰發以上平吳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其冒於我大行從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為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顒顒搢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棲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以上虛己恭讓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還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甯神峻陽羣后擗踊長訣轀輬望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軨解駕白虎弭旆龍輴卽定元闥載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甯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以上述哀

潘岳楊荊州誄

維咸甯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柰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烏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以上敘世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以上才德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以上歷官封爵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繼褰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邱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以上伐吳無功貶退而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衞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楊仲武誄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以上先世）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齓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肄（以上劬慧安貧）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子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以上潘楊親誼）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兗及荊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以上敍湛先世少時）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惟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以上湛之敍行歷官）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嘆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以上交誼箴規）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纘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闥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以上辨顯而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以上遺令之體）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

褭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絶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罗以鐵鏁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柿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壍寘壺鏞瓶甒以偵之將穿響作內焚積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閑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妒之徒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以上八句總挈綱領）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鞏更恣睢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熾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以上汧事危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曩恩撫循寮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則以長塹鍤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稈空虛瞯然馬生傲若有餘罗梁爲礧柿松爲芻守不乏械櫪有鳴駒（以上爲敦守汧方略）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庚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謩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以上功敍）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眠（以上因冤獄引決）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以上哀榮）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絶緒兮莫承俄龍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憧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回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烏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

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潘岳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榦又翦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以上言魏武經營八極牢籠萬有之概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旆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以上敘武帝歸自關中死於洛陽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沈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以上言託姬如季豹之非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以上言作伎進脯分香賣履別藏裘綬之非

陶潛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

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犇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耻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温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齒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嘗願攜手寘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脃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蓍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期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

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陽給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率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獫虜間釁劚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閑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悵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遏矣獫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翬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斟斟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拑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褒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顏延之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芈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甎甓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壍聚壤成基一槨既啟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壍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羡古風為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

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淸。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文蔽班揚。性悻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淸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兹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粤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旣微。仍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于厥艱。大造顚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兹。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順。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剿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兹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閒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尙饗。

陸贄擬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纘承。兇渠殄夷。都邑如舊。兹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尙饗。

韓愈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顚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韓愈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淸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以上同爲御史 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顚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以上同南還 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騾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以上在陽山臨武時兩人相約會於界上 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淸寫。泊沙倚石。有遷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

嗚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豞（豞豕鳴也怒也）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堦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以上同掾江陵同遊南嶽洞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以上自在京別後遂不復見）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坻獠戶歌用還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伸孰勸爲善（以上張之末路潦倒而死）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續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以上述哀）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羈馽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纍纍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述哀之文究以用韻為宜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後人則不必效之）

韓愈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齔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頑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韓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

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晳晳兮目存丁甯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韓愈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予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弁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士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覯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買而奚售哀窮退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疢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籒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叉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還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疏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橈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韓愈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illegible][illegible]跋躓顛而不踣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幷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猘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犨萃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蹟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戱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

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還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趣豈利之踐虺豺發覺闔府層劃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祭女挐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嬭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邱萬古是保尚饗

韓愈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誄尚饗

李翱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墨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感於中欲別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邱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憾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侑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饗

歐陽修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予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恤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軾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

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衛縣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絜朝甑絕鐳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鞭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觀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闋閑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閒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甯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王安石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鄣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鱗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閎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敝絺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儷強酷似韓公特謙說天然之趣不及爾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痛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王安石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閒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王安石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罷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王安石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甯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王安石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蘱鹹分當先獘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王安石祭束向原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儁鶚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僨仆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安石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遊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六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一

史記項羽本紀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五宗世家　伯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魏公子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一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以上籍微時事）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以上梁籍殺會稽守舉兵吳中渡江而西事）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以上項梁并有陳嬰黥布蒲將軍秦嘉等軍）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閒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以上項氏立楚懷王）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

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以上齊不助楚項梁敗死）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幷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以上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爲諸侯上將軍）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

驕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以上項羽受章邯之降阬秦降卒）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

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以上項王宴沛公於鴻門）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

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以上項王燒秦宮室東歸）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以上項王分王諸將自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幷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以上項王殺義帝韓王齊趙叛）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幷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上項王伐齊叛）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帀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

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以上項王大破漢於彭城睢水）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亨周苛并殺樅公（以上楚破漢於滎陽）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以上漢王逃至河北楚拔成皋旋復渡河取成皋）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亨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以上楚漢相拒廣武）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以上項王東擊彭越漢破楚軍於汜水）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以上楚漢）

(約中分鴻溝東西)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以上諸軍會垓下圍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以上項王死於烏江)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

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以上何秦時事)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闕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以上漢未定天下何守關中)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

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以上何之旋)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

過也(以上召平與客與王衛尉說何於禍)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以上將死薦賢誡子孫二事)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层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以上從高祖初起至入關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甯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以上從高帝定三秦渡河往返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以上從韓信破魏破趙破齊)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以上留齊相齊)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總敘參功)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以上爲齊相事)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趨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

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以上去齊入爲漢相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飮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飮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飮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飮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飮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以上爲丞相時事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尙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衞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以上子孫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閒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幷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

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無得收租賦端皆去衞封其宮門從一門出遊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之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爲哀王子慶爲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梲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

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戸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戸爲泗水王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絶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黄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槪見何哉（以上言學者當考信於六藝許由卞隨務光之說不可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以上言伯夷事當徵諸孔子之言傳及軼詩不可信）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以上悲伯夷之餓死而自寓不平之意）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上言士當立後世之名不爭一時之榮與解嘲賓戲等篇同一自況之意）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以上羨伯夷得孔子而名彰憾己不得聖人以爲依歸）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上孟子）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

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以上騶衍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以上淳于髡至騶奭等六人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以上荀卿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以上公孫龍至墨翟等七人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以上持璧使秦完璧而歸）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以上從趙王會秦於澠池）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以上避讓廉頗）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以上收租稅治國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

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以上解閼與之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以上趙括長平之敗）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以上廉頗破燕後去趙入魏）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以上廉頗思復用趙）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以上李牧破匈奴）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

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拒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以上李牧破秦後以讒廢）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以上保田宗得出安平）燕既盡降齊城惟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以上守即墨）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上大破燕）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以上敘數語）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以上斬美人謝躄者)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以上毛遂定從於楚)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以上李同說出家資饗士)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以上公孫龍說不受封)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納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以上與樓昌爭論趙之不宜與秦媾）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以上與趙郝爭論趙不宜割六城媾秦）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獘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幷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以上與樓緩爭言趙宜賂齊不宜媾秦）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

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以上與趙王說宜與魏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以上公子好客能採趙陰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以上請迎侯生）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弃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

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以上奪晉鄙軍救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以上留趙不受封)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以上毛公薛公諭歸魏)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飮飮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飮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以上再以毀廢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聞之閩屈平作離騷]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

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維申謹按屈原傳中懷沙賦鈔入詞賦上編依楚辭九章）

（賈生傳中弔屈原賦鈔入哀祭類服鳥賦鈔入詞賦上編故此處不更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游俠列傳
漢書霍光傳　李廣蘇建傳　趙尹韓張兩王傳

原书空白页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醳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

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衞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衞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衞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衞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衞元君衞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衞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交遊蹤跡）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

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上田光薦荆軻見燕丹）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丹與荆軻謀刺秦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入秦）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以上荊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

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侯貴盛）

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爲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與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術罷黜）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以上武安爲丞相貴盛魏其日疏）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以上灌夫破吳知名）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以上灌夫歷官及兩次失職家居）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

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以上灌夫富豪及失勢後與魏其相得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以上武安飲魏其家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以上灌夫與武安搆畔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

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以上灌夫罵坐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甯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以上魏其出救灌夫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甯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

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以上魏其武安廷辯）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以上灌夫族誅魏其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序分三等人衛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之語南意北驟難見其鍼綫之迹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以上為郎侍中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

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
決於光（以上受遺詔輔幼主）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
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
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
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
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
美須頿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
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
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以上輔孝昭帝）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
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數
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
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閒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
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
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
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
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
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
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稱趯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
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
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
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
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
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
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
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
皆自殺（以上誅上官桑丁燕王蓋主）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
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
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
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以上光迎
立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
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
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
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
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
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
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
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

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以上光議廢昌邑王賀)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

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以上羣臣於太后前宣讀奏書)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以上敍昌邑王賀)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閒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輇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

宣皇帝以上立寵輔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衞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衞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衞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以上光號年門第之盛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以上霍氏之驕僭

宣帝自在民閒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衞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衞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以上宣帝奪霍氏之權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

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閒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内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以上霍氏怨望私相計議）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衞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惟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以上霍氏之誅）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以上徐福賞）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

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
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
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
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
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
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
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
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
徙爲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以上景帝時爲上郡上谷隴西等六郡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
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
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
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
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
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
人廉謹於文法（以上與程不識同爲衛尉）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
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
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
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
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
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
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以上爲匈奴所擒屏居藍田南山）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
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

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
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
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
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
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
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以上爲右北平太守）石
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
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
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
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
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
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
軍自當亡賞（以上從衛青出定襄與張騫出右北平兩次當匈奴無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
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
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
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
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
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
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
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吶
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

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
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
所傷云以上雜序廣生平 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
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
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
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
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
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
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
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以上從衞青出擊匈奴失道後期 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
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
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
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
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
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以上廣不
肯對簿自剄 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
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
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
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
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
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
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
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
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

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
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以上
廣之子孫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
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
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
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以上陵居酒泉張掖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
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
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
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
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
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
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
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
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
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以上詔陵至浚稽山詔博德至西河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
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
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
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
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
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
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

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以上陵以步兵五千與匈奴三萬騎戰屢勝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閒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穎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以上陵軍敗降匈奴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以上漢誅陵家屬陵在匈奴貴用事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以上任立政招陵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

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
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
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
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
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
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
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
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以上武使匈奴）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
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
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
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
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
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
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
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
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
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
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以上緱王虞常之變）武益愈單
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
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
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
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
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

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
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
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以上衛律勸武降）律
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
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
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
屮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
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
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以上海上牧羊）初武與李陵俱
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
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
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
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
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
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
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
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
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
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
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
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
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以上李陵勸武降）陵惡自賜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
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
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

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以上匈奴許歸武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以上武還漢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以上武晚年事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以上麒麟閣圖象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閒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以上叔壯時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以上爲潁川太守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

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以上虛敍歷官）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皋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以上敍廣漢之精能）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衞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與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以上治京兆實蹟）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以上敍傲犯霍氏因及其致敗之由）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以上廣漢迫脅魏丞相獲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以上爲市吏）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大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以上受知於田延年歷官督郵尉令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

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上爲東海太守）以高等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以上爲右扶風）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以上因父歿而得顯賞）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以上爲潁川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以上虛敍延壽爲吏以禮服人）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以上爲東郡太守）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

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以上爲左馮翊）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韠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以上延壽與蕭望之互考獲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尙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以上敞歷官至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衞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以上諫霍氏事）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閑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

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以上自請治郡）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惟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以上爲膠東相）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

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以上爲京兆尹）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以上敞獲罪亡命及復起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以上爲冀州刺）

（史及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以上家屬）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以上歷官到槐里美陽令）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贓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以上爲安定太守）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以上兩免官復爲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迺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以上爲東平相）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

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污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以上爲司隸校尉劾匡衡等）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以上爲京兆功旋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閒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以上公乘興訟尊之冤）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以上爲東郡太守保河隄）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

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還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以上數節顯著）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以上爲京兆尹獲罪）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以上記其妻子之謫）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悉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曰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蕭望之傳
後漢書班超傳　臧洪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祁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臝葬（以上王孫答書）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以上斬監御史事）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爲渭城令冤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琊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

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以上嘉薦雲爲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以上劾張禹)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幷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

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以上疏請進賢求言譏切王氏）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以上疏請封仲尼子孫）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邱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以上紀敘漢封仲尼子孫為殷後之事）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

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簒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以上徵時事蹟）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以上宣帝初累遷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以上爲郡守京尹）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

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辠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辠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以上與張敞議贖罪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以上論烏孫廢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以上議護輔匈奴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甯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

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兹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𠍦靡有後言（以上因繁延壽之劾奏而左遷）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以上論單于來朝禮儀）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以上受遺輔元帝與高顯恭三人相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汚濊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以上因鄭朋華龍誣告下獄免官）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

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卬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以上因子伋訟前事下獄自裁）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郅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衞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閒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

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以上破虜使於鄯善）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以上降于窴王）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以上執疏勒王兜題）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以上徵還不果復留疏勒）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以上具疏請兵平西域）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

破番辰欲進攻龜兹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衞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兹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以上招慰烏孫）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兹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内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以上發疏勒王忠）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兹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以上破龜兹等降莎車王）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兹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兹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以上堅守拒退月氏兵）明年龜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兹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兹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兹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以上經略東一）六年秋超遂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鎭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絶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以上大破焉耆）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幷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

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以上論功封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衞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以上疏請還朝）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以上敍交代事并及子孫）

後漢書臧洪傳

（三國志洪傳載洪答陳琳書詞稍繁冗後漢書刪節甚當故錄之）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以上父臧旻）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烈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

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以上盟五太守共誅董卓）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飆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以上爲青州刺史）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幷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以上未救張超與袁紹絕）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覼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

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威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以上答陳琳書）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以上袁紹殺洪）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以上陳容之見殺）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以上名公之後少而知名）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以上由劉表歸曹公）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以上以典章文學見任）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秖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以上因粲而兼敘徐陳阮應劉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以上錄文帝傷悼六子之書）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合曹植乃爲七人此疑當作六人例當作列謂邯鄲淳至荀緯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

顥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以上又因六子而兼敘邯鄲淳至吳質十三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元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以上亮微時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以上隆中答先主之問）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閒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以上荊州破後隨先主奔夏口）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上說孫權并力拒曹）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

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以上鎮荆州平成都）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以上先主卽位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以上受遺輔幼主）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以上和吳平南）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此處有闕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以上北伐上出師表）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以上街亭之敗）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以上三出師破王雙郭淮張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

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與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以上戰中卒）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命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援求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以上陳壽上亮集表）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

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以上敘亮子孫著一家志節）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以上因瞻並及董樊）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目錄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陳太邱碑　胡公碑銘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袁滿來墓碑
韓愈曹成王碑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公墓誌銘　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女挐壙銘　贈太傅董公行狀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毛穎傳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以上舉行高遠）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以上多士翕附）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甯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邕陳太邱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圮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

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遺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數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還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還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尙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甯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淪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遺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尙書左丞尙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還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還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尙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尙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尙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參入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耋耄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甯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輔駱車雕驂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蔡邕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與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尙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

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戚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閒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害倖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為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絪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退邇穆其清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威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勳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閑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撰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閭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纖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於鼎斯脩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為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祗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於京師其五月丙申葬於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於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為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為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為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為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為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

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涸之不濁涅之不汚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怯窮迍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齔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以上奉母趨蜀從君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以上刺溫州還眞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還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以上刺衡州遭誣受降喪母三事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䧥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以上帥江西討李希烈而於帥荆襄事略之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以上總敘治民用兵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

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甍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與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以上敘弔賻雜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以上敘其人與詩）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以上敘第官階）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以上死葬私謚）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補敘孟郊）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以上著作之多）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上居家居官）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以上家世）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以上知音）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如不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

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以上敍歷官）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敍家世）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取婦之故）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袪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還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以上敍事）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以上內行）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以上家世）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嗜諳以為生子獨劇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閒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

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敘許汴公所以得帥）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擊蔡）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敘汴）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還延旋軍（以上擊鄆）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以上推蔡推鄆）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以上擊蔡）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禽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平蔡）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以上平鄆）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廏錢以貫數者尙百餘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以上入相）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鎭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以上敘卒葬）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以上總敘帥汴之功）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鎭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以上子弟同象鄭敘）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以上補敘瑣事）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獵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狠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以上自校書至殿中侍御史凡七遷）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長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鎭京西請與

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還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
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以上自京兆司錄至刑部員外凡四遷）改
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
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
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
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
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以上虔州刺史）改澧州刺史民稅
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
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
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
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以上澧州刺史河南令）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
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
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以上卒葬子女）其兄將作少監昔
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
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頏頏以世厥聲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
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
世名人（以上先世）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
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
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
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以上科第文學名譽）貞元十九年由藍田
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
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
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
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
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
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
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以上官階政事）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
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
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
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
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
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以上顧以柳易播）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
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
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
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
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上因久斥極窮乃能自力於文學）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
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
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
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
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以上敘家世）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以上辭親從君）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以上歷敘功績官階）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以上總敘其賢）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稹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夫人淸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以上敘家事）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旣明且愼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以上先世）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鎭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以上辭敘文公號諡法）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還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以上歷館京師）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節人以甯便（以上爲宰相及在山南河南）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以上卒葬）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以上節敘數大事）公娶淸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

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邸甌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傳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傳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傳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傳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以上敘先世）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還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以上總敘歷官及卒葬）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以上敘弘）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以上敘訟暨佐）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纖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以上敘府）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佐郎官守令司難名僻其道）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以上敘孔妣）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援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以上敘世）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韓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見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還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還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還萬年令果辦激絕（以上敘卦）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

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剩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還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以上歷叙封爵)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

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坻穅循業維不順隨失署士資非公之愆

銘以著之

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以上叙世)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還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還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以上歷叙卒葬)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過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譏哭之皆哀又可尚也(以上叙性行)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上叙卒)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以上歷叙中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民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以上服闋後爲中書舍人江西觀察)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以上叙卒葬)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譏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譏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賦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以上歷叙官資)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以上總叙治行文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

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以上先世）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閒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擿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甯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閒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以上從楊琳曲環）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以上守陳州爲陳州刺史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以上爲陳州節度）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攣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以上得罪還敍及卒葬）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以上敍妻子）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以上強諫盧從史而還洛）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固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以上爲盧從史所誣奏得罪以死）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以上敍歷官致佐昭義軍著所以事盧從史之由）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

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
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以上祖父妻子）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
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
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
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
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以上先世）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
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
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
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
烏大夫重允聞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
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
（以上出處仕宦）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
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甲葬萬年白鹿原
（以上妻子卒葬）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
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
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
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
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
哉竟何爲哉

韓愈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匄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
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
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
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
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
相弔歸衣服貨財（以上明二經歿死時事）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
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還凡十
九年不離太學（以上在太學之久）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
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以上祖父妻子）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譽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
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
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
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
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
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
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允乎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
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以上述張劉氏語）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
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
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還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
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以上科第官階）元和四年秋

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以上卒葬叙及妻子是爲銘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閑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壼彝是攸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辭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愈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以上科敘歷官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

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以上敍歷官）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以上再敍歷官出兵破朱滔）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以上議敍懷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以上爲敍相）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上以東都留守授節度汴州之任）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以上逮入汴州不以兵衛）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以上畫處廡弭亂之士）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

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以上治汴僚佐效驗）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以上薨汴）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謟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以上遺德及妻子）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阸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還監察御史帥還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斁精神以弃餘買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韓愈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以上敍其致仕）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以上敍官階而及華州刺史政蹟）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

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以上嶺南節度）

（以上任內政事）十五年還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戣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以上先世及妻子兄弟）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翺既還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還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壙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
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
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
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覯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
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
舉武吾爲子蕝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
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
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
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玑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
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
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剌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誗也挈之信也蕝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
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福宜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胡先生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瀧岡阡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寒花葬誌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先妣事略　歸氏二孝子傳　陶節婦傳

原书空白页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以上先世雜孤寒科第）及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以上行己大節）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以上諫章獻太后楊太妃郭皇后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以上與呂公不和而貶）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衞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以上經略陝西）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以上與呂公復合）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

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以上參知政事）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以上再出帥陝西守四州）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以上總述其盛德善政）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閒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以上渾敘其志）（事言論及其死後奇禍）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以上敘科第至官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襃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以上敘慶曆聖德詩）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以上敘著述及教人風旨）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燄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南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以上直講後歷官及卒葬）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燄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其違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

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今噫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以上著其總學高風)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以上仕歷)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以上卒葬)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以上專表其有功春秋)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鞏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閒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以上狀其性情器識)其曾祖諱諠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以上先世及歷官卒日)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以上在官事蹟)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以上感憤卒葬)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以上與師魯互勸與篇首相應)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

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以上志敍文學)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上歷官)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閒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以上論敍材略)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以上敍官病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閒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以上兒敍妻子)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以上病敍卒葬)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巧怪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以上工詩)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以上仕官遇合)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垧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以上先世子女)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

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以上敘其著作而歸重於詩）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不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閒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以上敘其妻先求集序後求墓銘）

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以上先敘官階）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以上得罪之由）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詩歌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以上罷官後著作文字）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以上病歿家屬）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幷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躋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以永垂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以上渾舉其氣節材略）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甯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以上官階）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以上兩言大事後皆稍見用）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彘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以上因論兵而述其外貌有不能盡其心迹者三事）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甯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甯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少有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以上太夫人述崇公之盛德遺訓）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緜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以上崇公科第官階卒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以上太夫人盛德遺訓）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以上自敘祿位親得贈封）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以上著立表之意）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

所器實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與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衞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閩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瑋早卒瑋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遊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以上敘作銘之由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遊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以上敘歷官至端州失守免一官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還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以上再敘歷官又坐前事論貶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還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以上卒葬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以上世子姓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慰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宥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彊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以上直歐陽公之獄君又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

陝閬再戍大怨即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閱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以上還延州敍不令赦戍）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以上撫民兵之亡者得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以上治坊州惠及里正）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甯鄉馬坊村（以上官贈先世妻子卒葬）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祗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公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蚤卒其二皆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邪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邪銘曰

蓄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安石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甯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維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嫗愉愉教聽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顓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勖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以上先世）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

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以上論爭大節三事）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以上歷官）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污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以上再爲中丞再知鄆州之由兩事）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以上卒葬）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甯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以上寧州擊蛇）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以上科第官階）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以上居官剛柔懋勳）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褭沙之原（以上卒葬妻子）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富貴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蓄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以上交誼徵銘之由）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王安石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

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
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
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甯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
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
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
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
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
迥爲進士子遘爲殿中丞知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
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
懷仁里於是遘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蹟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蕚跗
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
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豕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
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
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以上祖父妻子孫曾卒葬）按歸氏
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乃世貴顯封爵
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
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以上敘其世譜屬之遠近）府
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
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
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
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
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
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
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以上力田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
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
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
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畝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
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
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
豈非世之所須也（以上敘農功爲國大計）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緜緜汝穎遷於荊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
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
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潟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玆土

歸有光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虎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
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
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
人又持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
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
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
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
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
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
冢宰鄭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以上科甲級官南京吏部）陞江西布政司左
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

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以上官江西司道均南新二縣田稅）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鎭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甯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以上官山東臨清）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閱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鎭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稟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稟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以上官湖廣河南及巡撫湖廣事）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僰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以上開府江陵督採湖廣川貴大木）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甯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甯迤西落洪班鳩井鎭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瀨底汪集入永甯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鎭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甯赤水臣自遵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迹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悉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以上奏言採木已多而長巨尙不合所派之數請量材取用）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詔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與工有日矣（以上言木爲西工所奪又數次懇奏）（而後罷採）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鎭雄烏蒙之木龍州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荊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瀨底永甯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以上錄其所奏採取之地）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輓崩萃鳥獸哀鳴震天岌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

俾後有考焉（以上敘採木之事）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以上敘公之孝）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以上補敘歷官之事）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曾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艮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

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閒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閒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甎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牏自浣灑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閒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目錄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顧命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秦晉韓之戰　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楚城濮之戰　秦晉殽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鞌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晉入齊平陰之戰　宋之盟　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叔孫穆子之難　楚靈王乾谿之難　吳楚雞父之戰　魯昭公乾侯之難　吳楚柏舉之戰　晉鄭鐵之戰　齊魯清之戰　白公之難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未可戚我先王周公勸二公勿卜辭亂爲卜而禱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乃命于帝庭四句言武王命于上帝能定國安民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戴氏王辟位)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居東之近郊)則罪人斯得(周公辟位之時不知流言之所自起也二年以後乃知其出於管蔡故曰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勸王興師討管蔡之詩也)王亦未敢誚公(王見鴟鴞之詩尚未信公但亦未誚公耳)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用牽恤厥若無遺鞫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上秦伐晉之由）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以上卜徒父之筮）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以上慶鄭不孫之詞）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以上韓簡視師）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以上韓原戰事）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以上獲晉後情事）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以上秦君臣謀處晉侯之法）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以上晉臣謀歸君之法）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以上惠公韓簡追論昔年卜筮）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以上呂甥說秦伯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上處狄）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以上過衞）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以上敘齊）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以上過曹）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以上過宋）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以上過鄭）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以上過楚）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以上辭秦）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以上秦伯納晉侯正文）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以上呂郤焚宮之難）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以上逆秦嬴）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以上見頭須）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

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以上歸二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上介之推避隱）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以上蒍賈策子玉之敗）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以上謀救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以上大蒐謀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以上因大蒐而追敘前事兼及後效）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以上衛持兩端欲附於晉）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以上魯持兩端不敢成衛）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以上晉師破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以上晉謀激齊秦使來會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以上楚君欲退臣欲戰）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以上私許復曹衛以說三國）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以上晉退三舍避楚）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上晉君臣論戰事）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以上子玉致師）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以上城濮戰事正文）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以上晉鄭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以上獻俘于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上踐土之盟）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以上子玉之死）

左傳秦晉殽之戰

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晉楚邲之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以上楚克鄭）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以上晉救鄭諸將）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以上桓子士會不欲伐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以上彘子先濟晉師皆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以上楚君臣商應否避晉）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以上晉諸臣議對鄭使）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以上晉諸臣議對楚使）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以上楚人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以上晉人如楚致師）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以上晉諸帥號令不一）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以上戰事正文中軍下軍敗上軍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以上雜敘戰時細事五端）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以上楚不築京觀）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以上追敘鄭之背人）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以上晉不殺桓子）

左傳齊晉鞌之戰

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以上齊衞新築之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衞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衞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以上魯衞乞晉師伐齊）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衞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以上齊師之驕）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以上合戰）（時中軍之勇）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衞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以上韓厥獲逢丑父）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衞師衞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以上齊侯返國）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以上晉許齊平）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以上晉鄭之釁）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以上楚鄭諸臣料楚必敗）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以上范文子不欲戰）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以上晉楚各料敵情）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以上戰時雜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以上晉楚勝負未分因子反醉而楚王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晉入齊平陰之戰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以上荀偃志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以上齊畏晉虛聲而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以上晉師逐奔略地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以上晉攻齊城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

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以上諸侯許向戌弭兵之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以上宋享趙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國藩按復白也上文云復於趙孟此當云復於子木言字疑衍）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以上諸侯皆至）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焉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以上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衛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以上魯視宋衛）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以上晉楚爭先）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以上重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以上鄭伯享趙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以上向戌不賞）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以上豎牛有寵）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邱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以上豎牛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以上穆子餓死）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以上杜洩忠於叔孫氏）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以上昭子殺豎牛）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衞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

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
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
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以上子革折王之侈心）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
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
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
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
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以上四族及羣
喪職者謀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
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
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
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
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
入楚（以上觀從朝吳挾蔡公召子干子晳成軍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
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以上先定楚宮次破散乾谿之師）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
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
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
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
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以上靈王自乾谿歸鄢中途縊死）觀
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
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
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
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以上子干子晳死平王立）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
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
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
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
王問犫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
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以上平王卽位新政）初靈王卜曰余尚
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
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
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鬭韋龜屬成然焉
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以上埋璧之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
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
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
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

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以上叔向論子干不能得國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以上公若以魯將敍季平子告宋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以上鸜鵒之兆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以上孫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以上公爲等謀逐季氏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辠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以上公伐季氏公使郈孫

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以上孟孫叔孫救季氏）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以上公孫於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以上子家子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以上叔孫昭子謀納公）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惟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以上宋元公爲納公不果而卒）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以上追敘季臧相惡之由卽此年秋所敘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也）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以上齊侯欲納公因梁丘據受貨而不親往）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以上公子朝詐降以緩齊圍成之師）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以上季氏之徒與齊師戰齊師見魯人致死力於季氏）二十七年秋會於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上士鞅辭季氏之貨不願納魯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以上魯君以鄆衆與孟孫季孫戰不克)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以上齊侯饗公辭見夫人以狎公)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以上齊高張唁公卑君)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世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以上季孫致乾侯公魯衆所持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

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以上公之喪至自乾侯子家羈從公者皆出奔）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以上葬昭公墓溝其兆域）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以上司馬戌與子常定謀）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以上子常敗射）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以上楚郢之敗）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以上司馬戌之忠勇）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以上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以上隨人保楚）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以上申包胥乞秦師）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

大敗吳子乃歸因闔輿罷闔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以上吳師之敗）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以上述楚多賢臣）

左傳晉鄭鐵之戰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左傳齊魯清之戰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以上冉有與季氏謀）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以上冉有激孟氏使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以上敘畧戰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以上右師敗左師勝）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左傳白公之難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以上白公仇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衞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以上楚召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以上白公仇子西）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以上白公作亂）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以上葉公靖難）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目錄

敘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諸葛恪之難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劉裕伐南燕之役　韋叡救鍾離之役　高歡沙苑之戰　宇文泰北邙之戰　韋孝寬之守玉壁　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韓愈平淮西碑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敘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以上魯肅至荊州覘變見先主武侯）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茍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以上武侯至柴桑說孫權）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以上吳君臣定議）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幷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以上先主見周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以上周瑜大破曹軍）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淸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淸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以上爽之驕橫）久而復爲幷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荆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以上懿之奸詐）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靑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靑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顚輕豪

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以輅爲狂（以上管輅之先見）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儗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閒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以上懿閉城門奏謀誅爽等）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惟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

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以上爽不聽桓範之計免官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以上爽等被誅）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以上曹氏僚屬之賢）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閒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

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以上羊祜令女之賢）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以上何晏等敗徵）

通鑑諸葛恪之難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嘉平五年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以上虞松策備吳蜀之法）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以上恪攻新城無功而返）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以上鄧艾料恪之敗）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

母欲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以上孫峻殺恪）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閒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以上臧均請收葬恪）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以上諸人料恪之敗）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埶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以上苻堅伐晉出兵）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以上晉部署所以拒秦）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

賊威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埶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以上朱序輸情於晉）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以上劉牢之初破秦軍）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緜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以上秦軍大敗）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以上慕容不乘苻秦之危）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琊內史

通鑑劉裕伐南燕之役

義熙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鎭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鎭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鎭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鎭惡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以上劉裕決計伐南燕）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淸野敢爲諸君保之（以上劉裕料敵）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

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
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
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
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
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
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
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
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
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以上南燕君臣議戰守之策）劉裕過大峴
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
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
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
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
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
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
閒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
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
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以上
臨朐大捷奇兵從間道克城）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
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
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
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
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
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
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
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
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
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
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
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
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
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
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
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以上圍廣
固）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
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
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
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
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
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
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
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
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
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
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
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
州牧以鎮之初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幷兵
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
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
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
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

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以上韓範降裕秦救不至）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阨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癸未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以上破廣固）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通鑑韋叡救鍾離之役

梁天監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以上魏急攻鍾離）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以上中山王英不肯退兵）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以上曹景宗韋叡救鍾離）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以上梁軍屢捷）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鬭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閒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以上焚浮橋大捷解圍）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

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通鑑高歡沙苑之戰

大同三年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玆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以上東魏渡河伐西魏)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以上宇文泰不肯還長安迎敵於沙苑)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以上達奚武偵敵情)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以上李弼謀於葦中背水置陣)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鬭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以上東魏之敗)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通鑑宇文泰北邙之戰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爲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爲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與典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與伏壯士執之大同九年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

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以上高仲密叛西魏召兵）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以上東魏大破宇文泰於北邙山）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閒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以上次日東魏大敗）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以上東魏復大勝）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惟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以上西魏增修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以上東魏不誅高仲密之黨）

通鑑韋孝寬之守玉壁

梁中大同元年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

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以上韋孝寬之善守）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閒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以上高歡苦攻無功而還）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檦鎮車廂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通鑑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興元元年二月朱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勢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以上李晟并劉德信之衆）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以上李懷光與李晟合軍觀望不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鬭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以上李晟與李懷光有隙思發兵）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以上李懷光不肯召吐蕃兵）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威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

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以上陸贄奏請李晟移軍離懷光手詔）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宅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姧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埶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埶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宅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以上陸贄更請李建徽惠元移軍）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以上李愬初到唐州）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以上收降丁士良）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幷置兵以衞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楊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還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以上收降吳秀琳等）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以上諸軍度溵水屢捷）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

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以上董昌齡鄧懷金以郾城降)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以上破諸城柵)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曏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以上厚待降將李祐)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以上吳元濟窮蹙朝廷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以上裴度自請視師)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邱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以上裴度駐郾城)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以上李愬攻吳房不取)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

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以上李愬襲破蔡州）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以上裴度入蔡）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以上李愬自明知略）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以上功成後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閒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還官有差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以上歷敍唐之先朝）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以上憲宗前此武功）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以上疑臣不願伐蔡）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以上部署諸將相）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以上平蔡賞功）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以上唐中興後方鎮多叛）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以上憲宗與裴相同謀）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以上破蔡）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嬉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以上裴公惠政）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埶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以上蔡人知感）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目錄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周禮大司樂　大司馬　職方氏　大司寇
儀禮士冠禮　士相見禮　覲禮
禮記祭法　投壺
史記天官書　封禪書　平準書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周禮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

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周禮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

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周禮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儀禮士冠禮（儀禮以射禮喪祭禮爲最精詳然不能鈔全經姑鈔其篇幅短者）

士冠禮筮于庿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於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以上筮日）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以上戒賓）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以上筮賓）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

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以上宿賓）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於賓之家（以上爲期）夙興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衣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於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以上陳器服）主人玄端爵韠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於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以上即位）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於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於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以上迎賓）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於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以上始加）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以上再加）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於房（以上三加）筵於戶西南面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於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以上醴冠者）冠者奠觶於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以上冠者見母）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以上字冠者）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以上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以上見兄弟贊者姑姊）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上奠摯見君及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於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以上醴賓）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於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以上不醴而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以上殺牲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以上孤子冠）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以上庶子冠）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以上母不在）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以上戒賓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以上宿賓之辭）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以上三加之辭）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以上醴冠者之辭）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以上三醮之辭）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以上字辭）儀禮

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以上三屨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請見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上復見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以上士見大夫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以上嘗爲臣者見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以上大夫相見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以上士見于君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以上他邦之人見君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以上燕見於君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以上言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以上視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以上請退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以上君賜之食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以上長者請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以上對君自稱及執幣執玉

儀禮覲禮

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於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以上郊勞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以上賜舍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以上戒日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以上受舍釋幣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

出(以上覲)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家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以上事)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以上請事王勞之)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以上賜車服)饗禮乃歸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以上諸侯覲於天子)

禮記祭法(小戴記惟喪大記投壺二篇首尾完備餘皆殘略不詳姑鈔其不甚攙雜者)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郊禘祖宗四代不同)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以上天地百神歷代不變)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以上廟祧壇墠多少之數)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上立社之名)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以上立祀多少之數)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以上祭殤之數)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以上聖賢死後應列祀典者)

禮記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鼓○□○○□□○□○○□半○□○□○○□□○□○魯鼓○□○

○○□□○□○○□□○□○○□□○半○□○○○□□○薛鼓取半

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半○□○○□○

○○□○□○薛鼓○□○○○□○□○□○○○□○□○○□○半

○□○□○○○○□○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以上中宮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以上東宮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衞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以上言南宮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

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以上西宮）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以上北宮恆星至此止）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以上木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以上火星）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

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甯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甯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以上土星）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簒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

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甯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毁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西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

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亢爲䟽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以上金星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械劒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

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以上水星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以上分野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以上日暈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塡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蝕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以上月行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塡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

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
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
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
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
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
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
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
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
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以上望星吉凶）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
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
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
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
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
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
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
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
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
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亙天其半半天其蛪者
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
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
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旛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
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
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
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
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
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

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
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
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所逢俉化
言誠然（以上望歲氣）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
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
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
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
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
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
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
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
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
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
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
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
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
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
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以上候歲）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
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
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
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
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
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
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

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命主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以上封禪敘禮不畢）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

從之位以丞甯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畤祀陳寶）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與桓公論封禪）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以上孔子不言封禪萇弘以方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幷天下秦始皇既幷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

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以上秦多巽微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
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
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
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
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邱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
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
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
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
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
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
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
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
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
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
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
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幷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
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
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
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
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以上燕齊海上多方士始皇入海求神仙）二世元年東巡碣石
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
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
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
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上秦最遠士見封禪不足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
之閒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
岳四瀆皆幷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

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
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
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
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
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
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
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
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
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
涸祠禮不必同（以上秦祀名山大川）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
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
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
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
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惟陳寶故雍四時春以
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
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
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
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
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
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
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以上秦祠諸神）漢興高祖之
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
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
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
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時也莫知其說於
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以上漢高祖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以上漢文帝景帝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以上武帝好神異之初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

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以上李少君）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以上祠太一及麟禪）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以上文成將軍）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以上因帝病復敘神君事）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邱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以上親祠汾陰后土因巡郡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

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衞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以上五利將軍）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㬈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以上迎汾陰寶鼎於宮廟）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以上公孫卿說黃帝事）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以上郊雍拜太一至隴西崆峒）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

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
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
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
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
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
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
瑟自此起（以上雜敘太一旗繆氏述及音樂事）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
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
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
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
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
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
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
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
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
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迹未信及羣臣有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
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
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
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
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
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
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
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
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
二匹復博奉高蛇邱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
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以上北巡勒兵朔方還至甘泉東禮中岳又東巡海上遂封泰山禪梁父）又下詔曰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
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
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
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
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
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以上再至海上由碣石遼西九原還至甘泉次年復郊雍）其春公孫
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
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
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
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以上再至東萊海上臨塞決河）是時既
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
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
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
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

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以上信用越巫多作樓觀等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以上西北巡一次東南巡至泰山修封一次）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以上拜祠明堂）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上柏梁烖後作建章宮）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以上雜祀不具）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以上屢次修封以下總敘武帝祠祀）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覩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

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總敘所以用興利之臣）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以上募民田南夷入粟興利之事一）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入羊興利之事二）

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以上賣爵興利之事三）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以上嚴刑法藉功利之由）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以上伐胡耗財）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厎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以上塞河穿渠耗財）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以上養馬耗財）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以上賑貧耗財）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

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以上鹿皮幣白金三品興利之事四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以上行鹽鐵興利之事五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以上算緡錢興利之事六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以上卜式貴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以上入穀補官興利之事七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幷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以上刑法日峻而顏異誅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以上赤側錢及輸銅三官興利之事八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以上楊可告緡郡國治緡興利之事九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以上官多奴婢衆耗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以上

株送徒入財興利之事十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以上振山東之災耗財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常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以上巡幸天下耗財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以上擊南越西羌築令居耗財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課息興利之事十一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以上開置初郡耗財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

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以上平準興利之事十二）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以上入粟補官贖罪與利之事十二）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是時弘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惡詈之言作結若弘羊業已烹殺者然此太史公之編裹耳）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以上言安甯則尚禮義多故則尚財利自古已然）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以上言戰國及秦事尚富彊）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以上借秦皇以刺漢武）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四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目錄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

唐書兵志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序越州鑑湖圖

原书空白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節鈔)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宏農故關㠯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閒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酆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㠯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以上秦國始末)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㠯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以上三輔弘農等郡之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㠯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㠯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以上天水隴西六郡之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以上武威等四郡之俗)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閒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以上巴蜀廣漢之俗)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

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以上武都犍爲牂柯越嶲)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盡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以上河內之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以上河東之俗)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以上魏與晉分合之略)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墬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崈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崈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以上鄭國之俗)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以上陳國之俗)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

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旣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以上潁川南陽韓國本俗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壄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閒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以上趙中山之俗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以上太原上黨之俗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宅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以上鍾代及定襄雲中五原之俗

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以上燕薊之俗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以上上谷遼東之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以上樂浪玄菟之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

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閒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壄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邱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邱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邱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邱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幷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幷吞江漢之閒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邠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惪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幷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以上吳　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

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幷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溼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幷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以上粵始末）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唐書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與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

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䂎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幷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己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宅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

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鎭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

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鎭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淩暴民閒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薳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薳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苑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

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譚乃引去乾甯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衞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甯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衞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衞都指揮使禁衞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衞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衞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衞昭宗遇弒唐乃亡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閑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甯閒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宅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

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閒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閑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宅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與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幷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閏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閒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 宣武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 永平	都	有 晉昌	有 永興	有
兗	有 泰寧	有	有	有	有 罷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 平盧	有	有	有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齊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 武甯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鄆	有 天平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 威信	有 罷	有 彰信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濟					有 太祖置
宋	有 宣武	有 歸德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 輝州	有 改曰單州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 鎮安	有 軍廢	有 復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 匡國	有 忠武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 宣義	有 義成	有	有	有
襄	有 初曰忠義後復爲山南東道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 蜀 雄武	有 蜀	有 懷德尋罷	有	有
鄧	有 宣化	有 威勝	有	有	有 武勝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 宣威	有 安遠	有 軍罷	有 復	有 罷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 護國	有	有	有	有
孟	有 河陽三城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 初曰定昌後曰建甯	有 建雄	有	有	有
絳	有	有	有	有	有
陝	有 鎮國	有 保義	有	有	有
虢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 感化	有 鎮國	有	有	有 軍罷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 忠武	有 匡國	有	有	有
耀	岐 義勝 有 崇州靜勝	有 復曰耀州改順義	有	有	有 軍罷
解				有 隱帝置	有
邠	岐 靜難 有	有	有	有	有
甯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威			有 高祖置	有	有 改曰環州
鄜	岐 保大 有	有	有	有	有
坊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 忠義 有	有 彰武	有	有	有
夏	有 定難	有	有	有	有
銀	有	有	有	有	有
綏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有（朔方）	有	有	有	有
鹽	有	有	有	有	有
岐	岐（鳳翔）	有	有	有	有
隴	岐	有	有	有	有
涇	岐（彰義）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
秦	岐（雄武）蜀（天雄）	有	有	有	有
成	岐蜀	有	有	有	有
階	岐蜀	有	有	有	有
鳳	岐蜀（武興）	有	有	有	有
乾	岐（李茂貞置）	有	有	有	有
魏	有（天雄）	唐有（鄴都）	有（鄴都）	有（鄴都）	有（罷都）
博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貝	有	唐有	有（永清）	有	有
衛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澶	有	唐有	有（鎮甯）	有	有
相	有（昭德）	唐有	有（彰德）	有	有
邢	有（保義）	唐有（安國）	有	有	有
洛	有	有	有	有	有
磁	有（改曰惠州）	唐有（復曰磁州）	有	有	有
鎮	有（武順）	唐有（成德）	有（順德）	有（成德）	有
冀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有	有	有	有
定	有（義成）	唐有	有	有	有
滄	唐（橫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廢）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漠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世宗置）
霸					有（世宗置）
幽	唐（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振武）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大同）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彰國）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雁門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麟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永安	有罷軍	有永安
幷	唐河東	有北都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昭義	有安義	有昭義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淮南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蘄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保信
壽	吳忠正	吳	南唐清淮	南唐	有忠正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世宗置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寧國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武昌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吳鎮南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泉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福	閩（威武）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鎮海）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鎮東）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宣德）
温	吳越	吳越	吳越（靜海）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婺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睦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秀			吳越（元瓘置）	吳越	吳越
荆	南平（荆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綿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寧）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永平）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黔	蜀（武泰）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夔	蜀（鎮江）	有後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利	蜀（昭武）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梁	蜀山南西道	有後蜀	蜀	蜀	蜀
洋	蜀武定	有後蜀	蜀	蜀	蜀
潭	楚武安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武平	楚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馬希範置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昭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宜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	楚靜江	楚	楚	南漢	南漢
賀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寧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建武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竇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橫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鎭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甯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鎭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鎭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鎭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温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鎭甯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洺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幷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甯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甯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鹽州之方渠甯州之木波烏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權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漠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龑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龑割廣州之湞陽置治湞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邱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邱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邱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

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
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甯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仵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邱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汶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邱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
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
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
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
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
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
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
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
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以上謹事）州縣吏錄民之
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
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
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
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
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
食而任以事（以上給粟不能自食者）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
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
糴者自便如受粟（以上糶）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
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

人得收養之（以上以工代賑）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以上醫病瘞死）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鞏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東江即曹娥江也西江爲西小江當即錢清江耳）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以上溉田之數）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槁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閒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以上斗門蓄泄之利）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閒二十七戶慶曆之閒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閒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嗚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以上廢湖爲田）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爲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以上雜陳八種議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謂密

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鎭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以上習俗苟且難於舉事）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睹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睹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湖不必濬前八說中所無益隄壅水卽刁約張伯玉之言也）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以上二說不可用）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以上蒙收衆說全在必行）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與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于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甯二年冬臥龍齋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五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六目錄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周禮梓人　匠人　輪人　輿人　輈人　弓人　矢人
漢修西嶽廟記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王延壽桐柏廟碑
王粲荆州文學記
晉造戻陵遏記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鄆州溪堂詩　畫記　南海神廟碑　汴州東西水門記　處州孔子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邱記　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零陵三亭記　序飲　序棊
范仲淹岳陽樓記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峴山亭記　豐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齊州二堂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芝閣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蘇軾表忠觀碑　超然臺記　石鐘山記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歸有光項脊軒記
姚鼐儀鄭堂記

原

书

空

白

页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六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

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周禮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劃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輿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周禮輈人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周禮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旣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埶自然之形埶也謂本曲也亦謂堅勁也）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菑斯也析也謂以鋸析之栗裂之假借字也迆謂迆衺失木之理也）則弓不發（發謂弓後有傷動也發讀爲撥戰國策弓撥矢鉤撕予亦有撥弓枉矢）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昔與錯通文理交錯也）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𦚗而休於氣（蹙近也𦚗與腦通休讀爲煦）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謂弓淵也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𦚗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摶圜也廉稜鄂分明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剽疾也）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敝謂椎打嚌齧欲得勞敝謂熟之又熟）漆欲測絲欲沈（測清也沈謂絲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奠讀爲定）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目幹之節目荼讀爲舒徐也）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幨起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液漬水也三漬再漬所以伸其材達其性）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帤謂弓中裨幹雖用整木仍以木片細副之需謂不充滿）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大脩言極久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恆讀爲極竟也）是謂逆橈（角短則弣必長中央強直而屈之曲處如折故曰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引引滿也釋放弦也校疾也）恆角而達辟如終紲（達謂角自弣直達於簫是太長也紲謂常若有竹紲縛之者）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茭解謂與簫相接之處弓幹之增析爲兩骸而以簫斵入幹埶向內簫埶向外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橋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孰于火而無燂（贏過孰也燂炙爛也）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峻謂簫畏之中隆起拄弦者敝謂把處柎謂把處之左右弣接角畏者）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下柎謂柎不高而力弱也興謂把處有搖撼之患）爲柎而發必動于閷弓而羽閷（閷者角與柎相接之處羽讀爲扈緩也）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弓與興爲撥與閷爲撥強與防定爲撥）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量其力有三均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有讀爲又謂其力又均也）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荼古文舒假借字）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周禮矢人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重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

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則長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圍寸並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生謂無瑕蠹也摶圜也）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與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曆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曁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腠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埽頑凶更率舊章敢用玄牡牲牷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虣撫疲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旣宣由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邸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克厭帝心嘉瑞仍會風雨應卦瀸潤品物（瀸與灘同）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曜億齡永有銘識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汎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翕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章建乂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曁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漢碑多酬應諛頌之文此碑亦專爲虞氏而作）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務潔碑作齊絜沈景伯以爲齊字當是齋字）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隸釋作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高峻祗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牷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泫泫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

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則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千胥樂兮傳於萬億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辭逕似倣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王粲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閒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天降純嘏有所厎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晉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幷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厎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滮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賸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維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逄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埽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韓愈鄆州溪堂詩幷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鎭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以上鎮鄆大固）於是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以上三方變而鄆常安）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以上論前後之難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以上作溪堂徵詩歌）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蝥節根之螟羊很狠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甯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蔞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蘩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閒爲萬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

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以上言南海神之尊祀事之嚴）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狠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以上言前刺史不躬親其事）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以上敘孔公親往將事）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以上祀神獲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四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以上附敘孔公善政）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惟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嘷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

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與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

衢州有偃王廟其事本支離漫誕文亦以恢詭出之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間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以上以秦配徐彰偃王之有後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以上述衢州所以有偃王廟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黮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𣯶祈甿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以上敘達夫修廟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冒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閑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以上生能澤其民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以上死能食其土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

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並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韓愈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惟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迹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以上敘立碑之由）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謁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臺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甯令諱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甯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以上歷敘先世）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以上袁公滋歷官功績）

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甯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埶卽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巇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其尊元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愈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以上敘立廟之由）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以上

敘烏氏先世及近四代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以上專敘贈尚書烏承玭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墠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韓公貶陽山由衡南郴州以桂未過南昌故曰便道取疾貶潮州亦然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盡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谿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潀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宗元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柳宗元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攲仄以入緜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宗元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閒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宗元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埽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閒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本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閒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方㙻溪云形醬作刑鉶羹也見周官內外饔職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閒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宗元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閒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糈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瓔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禆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昌黎誌東野則傚東野誌樊宗師則傚宗師其作羅池碑似亦傚此等文爲之然如禆諶宓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爲也

柳宗元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糾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宗元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游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晲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玆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猨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爲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閒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閒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

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夫疑固然四字倒當作固然無疑）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與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鞏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閒。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佪沒世。不敢遂其篡奪。（以上漢之學者）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以上今之學者）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以上言漢宋雖異貴有化導之方）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尙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以上筠州立學請記）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曾鞏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

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閼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以上言黨錮諸公之賢　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以上言孺子與黨錮諸公事異而志同　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甯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孺子之進退惟其時　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以上敍修祠堂　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幷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閒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以上長渠之原　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以上孫永治長渠　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漑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作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以上孫永修復古跡亦因山川高下之勢　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甯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以上作記之由

曾鞏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

蓋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逌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甯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甯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庸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觀聽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氣體頗近退之但少奇崛之趣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飮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以上古立學之本意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

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率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以上學廢乃立孔子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以上林肇因廟立學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以上衆美悉備求爲可繼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閒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急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

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敧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軾表忠觀碑

熙甯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蘇軾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石鐘山記

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爲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麐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閒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

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閒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出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歸有光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閒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為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姚鼐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裒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為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譽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為耑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

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駮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斬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六